



集选拔文联苏

3

集專家作名联蘇

曼斯洛葛

行印局書東大

基本定價 15.00





蘇聯文藝選叢

- 蘇聯名家專集
六輯
- 蘇聯名作家合集
二輯
- 蘇聯名著概說
二輯
- 蘇聯少年文藝選
三輯
- 蘇聯報告文學選
三輯
- 蘇聯詩集
一輯
- 蘇聯傳統文學的研究
一輯
- 蘇聯作家創作經驗
一輯
- 蘇聯音樂
一輯
- 蘇聯美術
一輯
- 蘇聯戲劇
一輯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蘇聯名家專集

第三輯 葛洛斯基

定價一·五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
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及各省市



版權不
所翻印

前記

關於葛洛斯基曼，我們知道得並不多，勝利以前，中國祇有耿濟之先生在夫妻譯文後面有過這麼一段小小的介紹：

「葛洛斯基曼為蘇聯新起的青年作家。他以長篇小說格留考夫的問世，博得文壇的佳譽。他的短篇小說如在白奇柴夫城裏，夫妻，兒子等都清新可喜。他最近發表一部中篇小說四天，寫三個青年黨人偶然陷落在被波蘭軍隊佔領的小市鎮內，在一個醫生家裏躲藏四天的故事。這部小說內的人物個性被描寫得非常的靈活新鮮。」

其後，蘇聯文藝第十一期上關於葛洛斯基曼的介紹類裏也止寥寥的幾筆，說他「是史吉邦、柯里居根等名著的著者。衛國戰爭時期，文學批評界對於他的中篇人民不死，小說集史大林格勒和關於兵士靈魂的短篇小說特別注意」。

但葛洛斯基曼，自從他的人民不死譯成中文出版（有兩種譯本，一為時代版，一為茅盾本）以後，不謹是蘇聯文藝界對他注意，便是中國文藝界也對他加以非常的重視。他的文筆實在是清俊挺秀，而對於人物的描寫，風景的穿插以及故事的安排，更都能應付裕如，穩練老到。一般批評家稱他的文藝寫作具

有高度的技術，誠非虛語。

柯伐里契克在評論人民不死一文中有云：「在它的嚴峻性中，嚴峻和偉大的生活真實，其中曲折着活的經驗，活的和仔細的觀察——這便是這篇小說感動讀者的地方。葛洛斯基找到了這樣的語言——深思熟慮和極高信仰的語句，這種語句深深的衝動我們」。又謂「這小說中戰爭的場面寫得術巧高明。它們是有內容的，有表現性的，其中沒有故意的堆砌和浮面的效果。柯伐里契克對於這中篇小說的幾句評語，大致同樣可以應用到葛洛斯基的其他的作品上去，如本集中生命等篇」。

因此，所有文藝愛好者都應該讀一讀這個葛洛斯基。不過葛洛斯基的作品移譯到中文，至今數量既不算多，且復散見各種書報雜誌，如欲彙集而觀，有時亦很為難，所以我們化了一點時間，較比選剔重複的譯文（如生命另一譯文名活（錢亮之譯），老人另一譯文由兵譯）來搜集了這本集子。

在這本集子裏，除包含幾個短篇外，我們特意從人民不死中選摘了三章：最好的場面之一——偵察；戰爭中最緊張的鏡頭之一——他們齊胸站在泥裏；幽默和嚴肅並存，人物凸出在情景之上的馬沙林。每篇都可以當做獨立的短篇看。

至於幾個短篇，其中自以生命一篇最感動人，這樣苦痛的題材，那樣沉毅的人格，作者寫來不拘不泥，歷歷如在目前，彷彿活的一般。老人篇幅雖短，但簡勁有力，富於強烈的暗示性和啓發性。

作者也善於寫述關於兩性間的題材。在夫妻和阿媽達兩篇裏，我們很可以看出作者頗頌讚那種表現

沈默的愛和沈默的力的女性。尤以阿姆達篇，作者將故事放在陰陰的戰雲之下，如畫的風景之中，別有哀婉動人的風味。

但令人讀了最感可怕又感沉痛的還是特烈勃林卡地獄一篇。在世界上，果真有「殺人營」這類東西存在過嗎？世界上也果真有那種殺人不眨眼的喝血魔王的嗎？可是，這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是三百萬男女老少用血來寫成的真實的故事。

葛洛斯曼的作品篇篇都有分量，是值得我們仔細誦讀和研究的。

蘇聯名作家專集

(第三輯 · 葛斯曼)

目次

前記	一
夫妻	一
阿妮達	二九
老人	五九
生命	六七
偵察	一一一
他們齊胸站在泥裏	一二五
沙馬林	一四七
特烈勃林卡地獄	一五七

夫妻

V·葛洛斯基著

羅曼·柏夫洛維奇·克拉敏斯基，一個大商業電買聯合的董事，辦完公事回家，吃了飯，躺在沙發上，看他的妻子，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把細碎的茶葉倒進小白茶壺裏去。他們兩人都沈默着，好像談話會阻礙沏茶似的。

阿里莎一清早把魏洛奇卡送到園丁街外祖父家去了，所以屋內十分靜寂。

爲了這事，昨天晚上就把飯預備出來；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完了工作，比丈夫先十五分鐘回家，把飯燙熱了。

阿里莎祇會熬兩樣湯：冬天——酸白菜湯，夏天——新鮮白菜湯。二盤普通是煎黑色帶汁的牛肉丸子，白煮土豆子。

今天飯菜是菜湯和肉丸子。土豆子改了碎段的，淡味的通心粉。

平常羅曼·柏夫洛維奇吃完飯，總要生氣說：「渥立卡，革命前大眾的吃飯節目，是應該放棄的。說實話，除了時髦菜湯外，還有涼肉湯，肉汁清湯，波蘭式菜湯等等……真是應該，早就應該承受文化遺產的。」

丈夫不滿意的話很使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不歡，然而吃飯節目還是沒有變更。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自己也祇會燒這一樣菜湯，而且她完全沒有功夫；她辦完工作回家，已是六點鐘了。阿里莎呢，是意識地不願承受文化遺產。克拉敏司基責備她時，她生氣着說：「儘想花樣！自己也不知道要吃什麼！每天是肥油的肉湯，他還不滿意。」

阿里莎享有獨裁大權，同她爭辯是無用的。魏洛奇卡很愛她，每逢她到分配所①去，便要哭泣，父母在家時也一樣。

爲了這頓不好吃的飯餐，他本想罵妻子幾聲，卻自己忍住了；有一個從列寧格拉特來的朋友快給他打電話，——他們約定一同去赴晚宴。

他知道今天要晚回家，並且身上將發出酒撲氣，所以現在不說話，免得預先鬧僵。

他一會兒像看電話，一會兒窺望妻的臉。茶沏好了，他嘆了口氣，凝神地說：「渥立卡，情勢很緊張，——屈着手指數起來了，——第一層，米哈洛夫那個笨蛋相信我在卡茲那且夫的會議席上取笑他的

①第一次五年計劃時代設立的分配職工食糧和日用品的機關，這一九三五年底已取消。——譯者。

簽呈；第二層，是一般人對於我們這機關的態度不好，昨天拉鮑撲搖手說：「你們總是預備好一大堆解釋的。」第三層，雪洛莎這畜生，扳起像煞有介事的臉孔，儘找客觀的話頭。我當時對他說：『你這寶貝，你同你女人和阿立士卡住在我屋內有四個月，那時候你是好人。現在我拿朋友的交情找到你，你要想裝聖人樣子，請你對別的什麼人裝去，別同我裝這種樣子。我是講原則的人，決不讓步。我的主義是有根據的。』——他搖了搖頭。——天不怕，地不怕，我們還要幹一下。」

渥立卡·格拉西莫夫停止倒茶，輕輕兒放下茶杯，不讓牠發一點聲音。平常她如在聽說話時做什麼事：譬如，用抹布擦茶盤，茶杯，切麵包，或是填着木板縫魏洛奇卡的襪子，丈夫便要生氣。

「請你等一等」，——他說，——「你這樣閃着影子，會消失我的注意力。」

現在他住嘴了，她才重新拿起茶杯，說道：「祇是請你不要再換行，今年已經第三次了。」

「不換麼？」——他跟着說，把四隻彎屈的手指伸給她看。——「你又打哈哈了。我的工作範圍這樣大，又是處在這種地獄的環境內！我祇要能够脫離，那真是大幸。想去唸點書。」

渥立卡·格拉西莫夫說：「你自己尋大工作來做。你記得麼？你起初脫離糖業托辣斯，後來又脫離牛乳聯合，那時候也說到要唸書去，可是又進礦石商業組合裏去了。」

克拉敏司基聳了聳肩膀。

「大概好活動的人總會尋找暴風雨的。說正經話——我是生下來有組織的才幹的。」

「也許，——但是你不必同大家拌嘴，有組織才幹的人的工作並不在這上面。」於是流着家常的談話，一會是和愛的，——克拉敏斯基微閉眼睛說：「渥立卡，我是可以完全坦白地對你說的，……」——一會是嘲笑而不信任的，由於明白了對方的一切弱點而起，一會是帶着公事性質的，——合起來，成爲丈夫和妻子的談話。

後來渥立卡·格拉西莫夫說道：「魏洛奇卡今天在外公家過夜。我們去看電影，好不好？」

「好極啦！」——克拉敏斯基從沙發上跳了起來，——「我們還趕得上七點鐘的一場。」

他雙手捧起腦袋來了：——

「哎喲，完全忘了：還有金屬進口聯合的報告，一會兒就有人打電話來！」——他呻吟了一聲，好像三十二隻牙齒一下子全痛起來了，還毫無希望地揮着手。

「報告完後，你自然要到夜裏一點鐘才能回家罷？」——渥立卡·格拉西莫夫說。

「按你的說法，要是那些托辣斯經理定在夜間三點鐘開會，他們祇好和妻子離婚，是不是？」——他問着，又帶着希望說：——「誰知道呢！也許會取消的。我們等半點鐘再說。沒有人打電話來，我們再溜出去看電影。」

但是電話響了：

「是的，是我！」——克拉敏斯基發出碎鈴似的聲音，——「知道了……好罷！」——很生氣地扔

下話機，——「這種開會報告的玩意兒真够人受的！」——他說。

他們告別了，和愛的接吻。渥立卡·格拉西莫夫送丈夫到門前，喊道：「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一一

朋友在電車停車站那裏等他。

一個陰沈的，禿頭的人，大鬍子，手內握着白色制帽，是商業輪船公司的職員。

「羅曼，怎麼樣，溜得還順利麼？」——他問。

「並沒有溜」，——克拉敏司基說——「我們的關係是另一種的：『渥立卡，我遇見了庫特，同他約好去赴晚會。』——她說：『好罷！』還給我一塊手絹。」

庫特睜了睜黃眼睛，喃聲說：「看你在電話裏同我說話的神氣，我就不大相信……」

「這是電話上的約定反射，」——克拉敏司基嘻嘻哈哈地說，一會兒態度一沈，又說道：「內人是紗廠的女工，那羅·福明廠裏織工的女兒。我很敬重她。你知道嗎，老哥！」

那時候他們應該搭的電車開來了，他們坐上去，直奔渥司托仁卡大街。

「等，等！」——克拉敏司基說，——「讓我來買票。」

他有一個隨時隨地替人家付錢的習慣，——在電車裏，喝汽水，爲同行人買香煙，報紙等等。即使是一筆大款，他也樂意而且隨便地支付出去；似乎找不到第二人，可以隨隨便便像向他那樣借錢的。凡認識他的人都說：「真是好人，够交朋友的角色。」

婦女很喜歡他：他會說有趣的話，在必要時做着快樂和俏皮的樣子，但有時也會罩上一個爲國事勞瘁的人的憂色。

他們登上樓梯，在半路站住休息一下，庫特氣喘着說：「年老真不是一件愉快事。」

「李姬·蓋莫更諾夫納一定來麼？」——克拉敏司基問。

「來的！來的！」——兩個朋友攙着手，又走上去了。

主婦在前屋裏迎接他們。肥胖的女人，穿着鮮明而雜色的衣裳；用也是鮮明而雜色的綢手絹打成一個大結，繫在頸上。回身的時候，好像有人在旋轉貼滿了光怪陸離廣告的圓柱：在外省，走碼頭的馬戲班至今還在這種圓柱上，將班子到碼頭的消息通報出去。

主婦今天過着命名日，他們向她道賀。在外屋脫大氅時，克拉敏司基低聲問庫特道：「這就是世界上唯一的金髮阿美尼亞女人麼？」

庫特肯定地含糊了一聲。

「我不敢冒險問，她今年幾歲，」——克拉敏司基說。

「你這個混人！」——庫特答，——這主婦是他喜歡的。她又走出前屋，快樂地微笑着。

「你們怎麼啦？我們還等着你們，沒有坐席呢。」

克拉敏司基手撫着胸，吻主婦的手臂。

命名日的典禮是照一切規則佈置的。起初大家都談同溫層探險的事情，後來又爭論那種汽車牌子好：是「埃司彭諧——許慈」呢，還是「洛司——洛意司」，隨後一個穿淺色寬褲和黑漆皮鞋的青年敘說他的女朋友跳降落傘的情形。主婦從另一間屋內取出從柏林帶來的機器狗。那隻小狗搖着尾巴，轉着眼睛，聲聲的吠着。大家看着這小狗，贊美德國技藝程度之高，嘆息追趕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容易的事。留聲機器響了，另一個青年，穿着灰色寬褲和鮮黃皮鞋的，默默地走到一個白臉女人面前，唱戲似的鞠了一躬，靴跟相碰一聲，請她同舞。

屋子裏擺滿各種傢具。一瞧這些傢具，可以立時斷定食廚、餐桌和沙發是新近在特米脫洛夫卡店裏買來的，至於畫白鶴的綢屏風、紅碗架、鑲金門簾，還有掛在牆上的花磁碟，全都有悠久的淵源。

青年舞時，不住向肩旁看望，深恐觸碰到什麼東西，好像怕有一隻肉眼看不見的狼狗咬住他的袴子。

克拉敏司基同一個小女人並坐沙發上。小孩樣的，圓圓的臉，臉上的一切：臉頰、嘴、眼、小耳

朵，全是圓圓的，好像用圓規鉤成的一樣，連耳環上的玫瑰色寶石都是圓的。這女人就是李姬·蓋莫更諾夫納。

克拉敏斯基不滿意地對李姬說：「要是我早知道這裏滿是俗氣，我決不願來吃這一頓飯的！」他打哈欠；傾聽別人的談話，做出哭喪的臉子，兩次揚拳比着庫特。

後來客人們入席了。喝過幾鍾後，克拉敏斯基開始笑了，隨着就說起笑話，而且還不斷地說起話來。他終於讓兩個穿灰色袴子的青年記下電話號碼，答應替他們在聯合裏設法位置，雖然他們兩人並不願意。一個是建築師，另一個在莫斯科電氣公司做事。克拉敏斯基差不多對全體客人都有賞賜，答應向海關免稅取出一套綢衣，設法覓到眼睛片，打電話給軍人狩獵會的朋友要索獵彈，保送剛從甘扎來的主婦的姪子考進高等學校。大家全記下了他公事房和宅裏的電話號碼。

晚餐後開始跳舞。克拉敏斯基和李姬·蓋莫更諾夫納移到隣屋去。

「真像走馬燈！」——克拉敏斯基生氣地說，一屁股坐在故意做成凸形，卻仍硬幫幫的長沙發上面。

半闔的門外傳來唱探戈調的萎靡的聲音，脚步發出嚓嚓的響聲。

克拉敏斯基默默地看着並坐的李姬·蓋莫更諾夫納的臉。——“*Ein Mahl sagt man sich adieu*”——
淒切的聲音呼呼地響着。

酒喝得頭暈暈的，心裏很自在。李姬·蓋莫史諾夫納的臉，顯得疲乏，悲愁、慘白，像隣室內傳來的聲音。

他握她的手，緊捏潮潤的手指。這一切裏具有極大的迷力。

「我固然初次看見您，」——他說，——「可是已經知道您的一切底細。您有的是內心的韻律，您不像那些人！……」——他朝門外點點頭。

她默默地看着他。忽然他覺得淒涼，很想哭泣。

「您知道，」——他輕聲說，——「我近來開始相信愛情，我對您說是什麼原因。這是一件蠢事。我那時祇有十六歲。母親喚我回家去住幾天，——好像是她病了，我不記得了。我坐着窄軌的火車。輪在硬鋪上發悶，大概是在挖鼻泥，恕我說得這樣詳細。後來火車停在小站上。我看見站房旁邊站着一個姑娘。我看她，她也看我，很注意，而且惡狠狠地看着。火車開了。幾分鐘後我忘記了她。過了兩星期，我回莫斯科去。火車又停在那個小站上，我忽然記起那個姑娘，真想再見她一面。連忙跑到窗前，——沒有她，有些鄉下人躺在廁所旁的樹下。忽然看見她沿火車走着，細心地向窗內看望。於是發生了這事。我立即明白她在尋我，一定是尋我，那個赤脚的，圍白巾的姑娘。當時她站住了，我們互相對視，——您知道是怎麼看法的。後來火車開了，我忘記了這件事情。這段歷史也就在這裏終結了。但是兩年以前，我坐在公事房裏，——那時候我在水道人民委員部工作，——我完全無緣無故地記起這位姑

娘。我心裏擁滿了一種憂愁，一種擾亂，我才明白，——這就是我的愛情。我這三十六歲的人，會至今還想念着她，——說來是極可笑的。竟出了這段歷史！——他大聲說，——「愛情。誰知道是什麼東西？我有一個太太，難道她了解我麼？她是正直的，理想的工人，那羅·福明廠的女織工，有四十四件德性，但是她太直率、太平凡、太幼稚，這是我看出，感覺出的。我在對德戰爭的陣線上打了三年仗。你知道我這裏，——我心裏，時常鬧的是甚麼？有時我覺得我有點精神病。我的經歷實在太多了，但是我同她說這些話嗎？她能了解嗎？就是我在對您說的話，她會了解嗎？不會的！」

他俯身就她，嘴唇觸着冰涼的寶石耳環，微語道：「我對您隨隨便便就說出來了：同您相處，我覺得自在，輕鬆。這是什麼緣故？」

他開始吻她。

「什麼緣故，李姬？你說，什麼緣故？」——他喃聲說。

她把臉側過一邊，手掌掩着嘴唇，說道：「有人進來的。」

這是李姬·蓋莫更諾夫納這一晚上說的第一句話。

克拉敏司基重又吻她，鄰屋內無恥的聲音蠢蠢蠢氣地喊着：「檸檬……得得……得……得，檸檬……」歸途上，庫特鄭重其事地問：「怎麼樣，羅米歐？一切都順利嗎？」

克拉敏司基凝神地答道：「這類女人使我最感興趣。爲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然而我對於

她們具有一種純粹科學上的興趣。庫特，你要記得：是科學上的——並沒有別的！」

他們默默地走着，揮着手，像做完夜工回家的工人。

三

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坐在桌邊看書，拳頭撐在太陽穴上。

「爲什麼你不睡覺，渥立卡。」——他生氣地問，心想：「噫，現在就要來事嘯……」他覺得發冷，脚指在新皮鞋裏疼起來。

她一句話也不答，也不回頭朝他那面看。

「好啦，我們來示威！」——他說着，在屋內踱步起來。

長沙發上另鋪了一張牀。

「吩咐我在那裏睡？」——他問，坐到長沙發上去了。

她的沈默使他感到壓迫，那怕開口罵也好。他游疑了一下，應該怎樣開始談話。說會議延長時間，還是說遇到朋友？開始攻擊，或是直說在人家過命名日？他累了，感到心神的激動。他巴不得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憐惜他。他居然輕聲地嗚咽了一下，正想說：「渥立卡，我有什麼辦法？我欺騙你。我自己覺得自己可怕，並沒有去赴什麼會議……」自然對於李姬·蓋莫更諾夫納他是一字不提的。

手肘觸着枕頭，他忽然十分想睡。同妻子開始談判的這一念，他覺得可怕起來。他興奮地望着她的背部，開始迅快而無聲響地脫衣裳。

「快快地躺下去，鑽到被裏，——他真想睡！」

他脫了鞋子，袴子，沒有脫襪子，已經感到，過一瞬間他的腿就要移到沙發上，頭埋到枕內。就在這一眨眼間，當他的手拉住被服的當兒，他突然像響雷般打了一個飽噎。他呆住了，好像一個兵士到敵人壕溝裏去偵查時，打了個噴嚏。「萬惡的西葫蘆！」——思想閃了一下。

涅立卡·格拉西莫夫納舉拳擊桌，堅決地仰着頭，巍巍地立起身來。

「這樣下去是不成的！」——她說，「我的愛情——不是基督徒的愛情。我決不能再在穢水坑裏住下去。」

她走到他身旁，忽然不說話了。他打了飽噎，十分羞慚。他覺得自己那雙像鷄爪般的紫色的腿，和像賊賊似的橫在椅上，而且皺得不成樣的小袴和襯衫，十分滑稽寒傴。他明白他現在得不到睡覺的了。她注視他的臉、手、脚，像是初次看到。他對這高身寬肩的女人感到恐怖，對她的闊額，安靜的藍眼，垂重的顴骨、巨手，對她的安靜的語聲，對她現在就要說出的平凡而使他討厭的話語，感到恐怖。她站在他面前，——偉大的，仇恨的，威嚴的，用沈默的安靜的態度壓迫着他。他一下裏覺得自己是如何卑賤，如何異樣，幾乎要叫喊出來。

然而一會兒一種自覺優越，自覺清高，有學問，肯犧牲，有好良心的情感湧了上來，同時爲了這沈默的壓迫，爲了打了一嚏竟嚇得要命，爲了自己的可笑的可笑的裸露，浮出了憤恨她的心念。

這是她磨折他，她不讓他睡覺，在他這樣需要工作前休息的時候。自然嘍！就爲了這個，明天他要被傳到檢察廳去。爲了這種家庭的壓迫，生出一切的失敗和不如意事！

他跳起身來，用被單遮着肚腹，像一條圍裙，喊道：「這種可怕的生活，我够了！你使用叫我失眠的刑罰，像對待卡拉柯作夫①一般！」

因爲他說出了可笑的蠢話，又因爲他聽見自己顫抖的聲音，他更發出盛怒了。

「這種醫生的診察，是什麼道理？」——他輕聲說，——「你要我做什麼事？這樣過下去不成，我們離開罷。你把我身上的活氣全壓迫盡了。我是有複雜的感受的人，我孤獨得像一隻狼。什麼話也不能同你談。你明白不明白？矛盾侵蝕我，頭髮快變白了，爲了許多可怕的問題竟要哭出來，然而你，你……」

「我是什麼？」——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問，她的臉變作變形：眼看就要哭泣出來。

「你是什麼？」——他反問，——「你什麼也不是。在我們共同生活裏，你沒有了解自己的任務。你不明白我的喝酒是因爲我的神經緊張得像鐵繩，溴素不能使我得到安慰，你不會創造使我得到休

①俄國革命黨，一八六六年槍斃皇亞力山大二世未中，被處死刑。——譯者。

息的環境，你連飯都不讓我吃得舒服。不但如此，你不會明白你的責任，就是做這種事情，這是你應該做的事，因為我一天的工作，要比你在研究院裏，在那些你一竅也不懂的書籍裏，五年功夫的瞎摸亂撞，珍貴得多。」

克拉敏司基很快的說了一大篇話。她聽着，並不打斷。真是應該痛痛快快地說一說。他聽到自己的話，心內安靜下來，自信力重又恢復過來。他想對她多多說出氣憤的，惡毒的話。他到底說了出來。他說她妄想鑽進文化界去，說她不會做人，說他們中間橫着一條深淵，說她對於男女關係保持庸俗的見解。半點鐘內，他對她力說，九年來她所做的苦奮的工作，（明白她想努力達到和他同等的程度，和他相配，）並沒有取得絲毫的結果，算是白幹了。

他望着書桌，很快的說，用手掌揮出短捷的姿勢在斬切空氣。他裹在被單裏，好像一個具有絕對邏輯的力量，而且聰明的羅馬演說家。後來他暗中看了妻子一下：她坐在軟椅上，手掌掩住眼睛，好像眼睛瞎了似的。他忽然可憐她起來。不幸的女人！她聽到這些話是如何的難受！她是他的女兒魏洛奇卡的母親，他是他的妻子！他或許在興頭上說了許多費話。

克拉敏司基不響了。

「涅立卡，對不住得很！」——他忽然說，——「這全是那萬惡的神經……」

她把手掌從眼睛上移開，說道：「睡覺罷，卡拉柯作夫」——開始笑了。

——他重又生氣，默默地躺在沙發上，睡熟了。

四

克拉敏司基帶着惡劣的情感醒來。他向室中一望；牀已鋪好，妻子不見了。他憶起昨天的晚會，李姬·蓋莫更諾夫納，夜間的談話，——微呻了一聲。祇要他喝上幾杯白酒，就立刻喪失了自制力。爲了這醉後的胡話，他曾出了多少無趣的事情！同多少人斷了交情！爲了這個，他多少次掉進愚蠢的環境裏去！全是神經的作怪。

他梳洗了半天，用毛巾遍擦胸背各部，並用涼水澆頭。洗完後想吃點什麼。桌上預備好一份早餐——香腸、乳油、白煮雞蛋；電鍋裏盛着咖啡，還溫暖，可見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走了不久。

這末說，一切都極順利；她並沒有生氣。他匆匆地吃，看了看錶。他的心緒立刻好了。

「雷雨並不妨礙家庭的幸福，」他想。

他到聯合時已是上午十時，董事會議議剛剛開始。他坐在副董事長王卡·若利柯夫旁邊，向他微語道：「很可惜你昨天沒有去！我們過了很有趣的一個晚上。」

董事長佛拉騷夫迅快地寫着，把好生氣的，驕傲的，像青年瑞典人樣子的會計主任所說的話記錄下來。

米哈洛夫也在場。他盯看戰爭時炸壞的四隻指頭的手，似在努力理解什麼。還有兩人坐着：一個肥胖老人，一直在啃食三明治，把夾着的香腸取下來；另一個戴着圓眼鏡，蓬着頭髮。老人是顧問教授。昨天佛拉騷夫喊嚷的話，顯然是爲了他：「我不能拿出二百盧布，讓這老牛空叫五分鐘。這樣的話，我的汽車夫，祇要給他半瓶酒喝，都會說的。」蓬髮戴圓眼鏡的人坐在那裏仰頭張嘴。從會計主任時常向他那方面看望，克拉敏司基明白這是部裏派來的代表。

不錯，他有一次看見這個蓬髮人朝祕書點點頭，沒經通報，逕自走進國內商務人民委員部次長辦公室裏去。

「容我說幾句話，保衛·蒂莫飛維奇，——克拉敏司基說，稀裏嘩拉的打開皮包來。工作日開始了。」

他坐在辦公室裏，讀基也夫分局的報告，用紅鉛筆寫下批語，寫得筆蹟真粗，兩個字就差不多佔了半頁，又在文書上簽字，把兩件公事扔在一邊，對女祕書說：「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不要把別司裏的公事塞給我。我在簽字之前，全看過的。您同我工作了四個月，——應該知道這情形。」

後來他在辦公室裏和銷貨司司長議事，後來廢物屯收公司裏派來兩個代表，他罵了他們一頓，也不知爲什麼威嚇說要把他們鎖起來。罵後還沒有歇過來，會計主任來了。他們爲了批准基也夫的報告一事，重又爭論起來。

兩點鐘時，若利柯夫進來了。克拉敏司基吩咐外面不許別人進來，把昨天晚上晚會上的情形告訴他聽。他們約好在休息日前一天晚上到涅司託仁卡大街去。若利柯夫笑着說道：「米哈洛夫開會後對佛拉騷夫說：這一類的公務員，我知道得和自己的四隻指頭一樣。他們的才幹，就是記性好；剛到一處機關去辦事，先學熟二十個技術名詞，第一天就把全體職員的名號記住，因此就造成了幹才的名譽。他又說，他的履歷我曾調查過，就是說你的履歷，寫好一張五年來工作過的清單。他當時數了起來：什麼書局、水道人民委員會、兒童委員會、子粒屯收聯合、有色金屬聯合，——他數了半天，可是佛拉騷夫是個蒙古人的臉貌，看不出他心裏有什麼主意，祇說：『是的，大彼得，船海家，兼木匠。』老兄，你須留神；你說情勢緊張，是很對的。」

「是的，」——克拉敏司基說，——「他不給我汽車坐的時候，我就覺出來了。」——又生氣地說，——「米哈羅夫是個臭人；我同他說話時，總覺得好像在廁所裏忘了抽水似的。」

若利柯夫哈哈笑起來，搖手說道：「你說得真對，真有趣！這句話應該記住，」——說着，走了，心裏很滿意，快樂地微笑。

若利柯夫走後，興緻減了許多，顯然，造成了難堪的工作環境。他向辦公室瞥了一眼。黃色的牆、沙發，甚至他昨天打發人買來的花，全都顯得異樣而且冷淡。這一切於他有什麼相干！收買舊碎金屬的工作，有什麼意思？佛拉騷夫在告訴他工作的底細的時候，曾突然的說：「您想一想——把全國舊金屬

品聚在一起，重新改鑄一下，這是多末有意思的事！」那句話其實是他打打哈哈罷了。爲什麼他竟坐在這間辦公室裏，而不到別處去呢？有人勸他進組織登記聯盟去，在那邊董事部裏至少熟人還多！他感到自己十分孤獨。必須給妻子打電話。他想到她時，一陣溫柔的浪侵襲他的全身。在此地，在這些仇視他的事物中間，他似乎特別敏銳地感到她的親密。爲什麼昨天夜裏他對她說這末許多氣話呢？真是傻子！難道一定要妻子處於和丈夫同等的學識程度麼？她愛他，她對他忠順，她認他爲非常人物，——他還有什麼需要的呢？他好幾次叫研究院的總接線處，但是電話老是佔着。他生氣了，叫了調查課的號頭，後來又打到值班主任那裏，要求聯接電話，但是是一個乾澀的女人聲音回答他：「機器很好使，我沒有拆線的權利。回頭再叫罷。」

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來說，在會計處的公共電話裏，有一個人，名叫沈色列夫，請他說話，說有要緊的私事。

「誰呢？」——克拉敏司基驚奇了，但是立刻憶起這是昨夜客人中之一！是他答應爲他設法尋覓子粒，或是眼鏡片的。

「請您對沈色列夫說」，——克拉敏司基說，——「我今天早晨到維尼差去查分局的賬，至早星期三後才能回來。」

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四個月內已慣熟了履行這類的委託，默默地走了出去。她的臉色就像醫院裏

的年輕看護婦，在看見光身男子時，心裏總是說着：「我爲科學服務，其餘一切於我不相干的。」

四點鐘光景，克拉敏司基把公事收進皮包，告訴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他到重工業人民委員部財政司去，其實是到檢察官那裏去。是傳他四點半鐘去的。

路上他斟酌一會兒應說的話。「這件事情本來並不是爲了某人自己的利益，國家缺乏金屬的情形，還用對您說嗎！」並且這事情是董事會通過的。雪洛莎的行爲太不够格了。他從中說幾句也不費什麼事。總而言之，妻子的舊朋友對待他太下不去。她不在家時，他們立刻就走，不肯同他多說話。那個紅鼻的蠢女人莫薩對渥立卡說，在羅曼面前她會喪失言語的能力！最有趣的她在紅教授研究院裏做些什麼事情？祇要看一看銅眼鏡裏一雙穢水坑似的眼睛就够受的了！她來時克拉敏司基老逗她，問她：「莫薩，你在社會的剖形裏的性生活，過得怎樣？」

他本可以坐汽車，卻徒步走去，不慌不忙的，在拍賣店的窗飾前駐立一會。

街上行人擁擠，十分喧鬧。似乎是最熱的城市的夏，在熬臭膠的鍋爐裏沸騰，苦澀的煙燄朝人臉上撲來，使人呼吸艱難。看門人在澆水，像教授一樣，被許多助教、兒童，圍了起來。一條條水帶在水門汀上溜來，溜去，像活的耀眼的鏡子。窗飾、房屋、樹木、行人的剪影，映在急流的水裏。汽車噓噓的發響，拍着輪胎，在濕的街道上溜過。克拉敏司基走進大門，在涼爽、寂靜的走廊裏走着，忽然感到有一陣煩惱的情感掐緊他的心口，一種從小就熟識的情感，在期待德國人夜襲時曾有過這情感。最近在和

醫生約好的時間，在醫院的走廊裏走着，去拔掉痛牙的時候，也會遭受過這種情感。

檢察官不在那裏，他早晨已經出去，至今沒有回來。

克拉敏司基等了一點多鐘，生起氣來，扔着皮包，向一個光臂的肥女人恐嚇，說明天要寫信給真理報，敘述檢察廳對待經濟工作人員的情形。

肥女人舉起手，用可憐的聲音說道：「我可以賭咒，他沒有錯處！是總檢察廳突然喚他去的。」

她的神情，好似克拉敏司基要揍檢察官一頓，她哀求他減輕他的運命樣子。

克拉敏司基臨走時，給檢察官留了一張字條：——

「應該珍惜時間，——這並不屬於你我，而是屬於國民經濟的。」——他這樣寫着。

五

克拉敏司基開家裏門時，感到一陣疲倦，有種耍皮氣和抱怨的願望。他嗅了嗅廚房的空氣，準備一進屋就說：「又是菜湯！」

可是廚房和屋內都沒有有人。他一下子真想吃東西。他望着桌子，把食廚的門打了開來，重又回到廚房，打看菜鍋，全是空的！隨後沒有脫帽子，就坐在躺椅上，把皮包擱在膝上。他半閉着眼睛，坐候他妻子的回家。他跑回家來，家裏卻空空洞洞，飯也沒有；他坐在那裏，沒有動彈的力量，等候渥立卡。

格拉西莫夫納的光降。飢餓迫使他走到桌旁，取了早餐剩下的麵包和香腸。他把咖啡喝完了，心想：他竟撈不到飯吃，祇好喝點涼開水。

他吃完後又坐到躺椅上去。惱怒侵襲着他。起初，他心想研究院裏或許有什麼事，後來克里姆林宮的大時鐘敲了九下，他才明白妻子到園丁街父親家裏去了，一定要在那裏過夜。她應該打個電話，派阿里莎回家預備飯食，收拾房間。好罷，他要給她點顏色看看！

起初，他爲了想羞辱妻子一下，決定一晚上不出門，讀點書，早些睡覺。他酷愛書籍，時常留心新出版物，購買下來，不惜金錢。他收集了一批的圖書，但是沒有讀書的時間。他從書櫃裏取出一本書，翻了翻，立刻覺得乏味，腦筋裏鑽進一些關於工作和職務上不如意的念頭，從讀的書裏一點也沒有得到什麼東西。

現在，他從玻璃書廚裏取了一本××文集，讀了幾行，就數數這篇文章佔幾篇頁數，嘆口氣，把書闔上了。無論取起什麼書來，不是覺得以前已經讀過，便是從第一行上就知道作者在末一頁所寫的話。爲什麼呢？以前他曾整夜看書，愛讀迭更司、哈姆遜、託爾斯泰的作品。文藝算什麼！他還唸過鮑克爾和斯賓塞，他唸到第六班時才離校上戰場，關於讀書的事才鬆懈了下來。

「精神的創傷！」——克拉敏司基想着，就放下書，舉起電話耳機。渥立卡自己推他做這種事情。不過也許他是應該辦完公事，坐在空屋內，一堆沒有洗滌過的碗碟中間的。

「好啦！」——他說，——「是怎麼，李姬·蓋莫更諾夫納？您說什麼？我忘記了麼？不，您弄錯了；我不會忘記的。這一整天我坐立不安……」於是他們約好在司魏特洛夫場大時鐘底下見面。

他決定請她到飯店去，隨後借公共電話到家裏去；如果沒有人回答，他們便可到他家去過夜。昨天李姬·蓋莫更諾夫納說過，到她家去不方便；她住在親戚家裏，而且是一間給人走過的屋子。

「在這好世界裏，一切都會得到好結果的！」——他快樂的想着，當他在高爾基街上迅快地走時。他想到他白天到檢察官那裏去，曾經走過這條街。現在不必折進小胡同，就可以一直走到獵人市去。——「是的，一切都得到好結果！」——他重又複說了一遍。他已經不對妻生氣，而對她感到尋常應有的那種安靜的，謙遜的愛。

「好女人！」——他走過正在建築旅館的圍牆旁邊時心裏想。——「可憐的女人，她祇是放心不下女兒罷了。一個大人在飯館裏吃一兩頓飯，這並沒有什麼希奇的地方。」

一切都很好。他們在埃米達士高高興興地吃了晚飯，十一點半鐘時，克拉敏司基說：「李姬，我出去一會……打個電話，」又笑着補說下去。——「確乎是打電話。不要以為是軍事掩飾的最高技術。」

他叫了自己家裏的電話，幾分鐘功夫祇聽到冗長的呼叫聲，沒有人接。他忽然記起韋爾斯所著的一本書：在被毀壞的，空虛的倫敦市上，悲慘地發出將喪亡的火星人的警號。他顯得悽慘，但是回到小桌上時，他看見李姬·蓋莫更諾夫納美麗，皙白的後腦，又高興起來，俯身說道：「信號柱開着！」①

(第二天)從早晨起就來了不如意事。一個朋友打電話給他，說不久有委員會來調查商務司的工作。若利柯夫來了，一壁愚蠢地笑，一壁講述他同米哈羅夫最近的談話。檢察廳來電話，代表檢查官道歉，請他明天帶着材料到廳裏去，無論什麼時候，晚上十點鐘都可以。

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送來兩封信：一封是牛乳聯合的信，向他追還二百零六盧布；另一封是有色金屬聯合的信，也是關於借支未還的事情。有色金屬聯合還說要將案子送交法庭。

「這些會計全是頑硬的人！」——克拉敏司基生氣地說，——「我已經同福米且夫自己講好，這筆預支款子可以銷賬。這些官僚派不肯弄清楚，倒先動起筆墨來了。」

也許因為他夜裏沒有睡覺，這些零碎小事使他生氣。他重又想到自己的孤獨，感到一種可怕的疲軟。

他時常以為自己是個進入大人羣中的小孩，他們不明白他祇是假裝着大人罷了。現在他想對大家解釋——對檢察官，對米哈羅夫，對會計，——說這些事全是鬧着玩笑，他們不必向他生氣；以前他以戰爭為遊戲，現在則以結婚的人，負責的公務員為遊戲。實際上他是一個小孩，小羅曼，他十一歲，他迷了路，他沒有母親，他什麼也不明白。他是快樂的，他是和善的，他並不向人們有所要求，他們也不應該生氣。

①「信號柱開着，」表示火車可以開出去，是「應該走」的意思，——譯者。

但是他知道說這些話是不行的，一種無助和煩悶的情感侵襲着他。

對誰也不能說這話：對庫特，對若利柯夫都不能說，自然對妻子也是不能說的。爲什麼他娶她呢？這也是一種遊戲。一個羊毛托辣斯的董事娶了女織工，這是他認爲有趣的事。世襲的勞工階級！但是結果如何？他同她在一起，感到多末孤單！可憐的涅立卡，由於認識他的優越，反而感到悲哀！她學英語時，看着真够可憐的！

小老頭兒伯筆涅出差回來，進來報告公事。克拉敏司基問他：「你說一說，你在奧得薩的性生活如何過的？」

伯筆涅臉孔漲得通紅，搖着手。

伯筆涅走後，一個臉上又黑又陰沈的青年人走進辦公室來，在門限那裏，就目望天花板，用顫抖的聲音迅快地說話。

克拉敏司基弄得莫明其妙。

「到底您有什麼事情？」——他氣忿忿地問，忽然猜到這人原來是庫特的女朋友，金髮阿美尼亞女人的姪子。爲什麼他會明白的，這就不得而知了。克拉敏司基很客氣地讓青年坐下，說他昨天晚上已經去找過大學校長，把事情辦妥了。

「你可以遞上呈文，」——他說，——「安心地靜候：用得着的時候，我會打電話的。」

青年人笑得那樣快樂，竟由黃髮人一變而爲黑髮人，並且在告別時拚命用勁捏克拉敏司基的手，使他不由得向指頭吹氣。

就大體上說來，這一天並不比前一天特別些，祇是董事會議不在早晨開會，而是在下午四點鐘開會。

工作完畢以前，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來了。她的臉微笑着，顯得那樣嫵媚，使克拉敏司基看了她一眼，初次發現她是一個完全年輕貌美的女人。

「羅曼·柏夫洛維奇，」——她說，——「您向我道喜罷！」——把報紙授過去——「在報紙裏談到我的丈夫，一大篇文章，佔了小半頁，」——她朝克拉敏司基肩後看望，用手指點着，——「在這兒，在這兒！」——她唸起來了：——「在伏倫次同志與阿勃拉莫維奇，司庫立德兩工程師指導之下……」——重又用手指點，似乎怕克拉敏司基不信似的。

克拉敏司基驚異地看着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她的樣子，好像發瘋一般。

「恭喜！恭喜！」——他說，——「可賀，可賀！我的祕書作了受領勳章人的妻子，可喜！可喜！」——「對不住得很，」——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說，——「這是一種愚蠢的快樂！我真想告訴人家，這是我的丈夫。您知道他工作得多少勤力！」

克拉敏司基忽然感到一種喜悅侵襲着他。就是這件事，主要的是妻子和丈夫！她對埃麗薩·司鐵彭

諾夫納說了許多好話，他的聲音顫抖着，他握她的手。她離開辦公室時，幾乎哭泣出來：這個人有這樣好的心腸，真是她料不到的！

克拉敏司基來回踱步，精神激動得無法自遣。他能否引他的妻子爲榮，像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引她的丈夫，司庫立德工程師爲榮那樣？他打算沈浸入平常不滿足的情緒裏去，悽然微笑，搖手。但是他突然感到，而且明白了一點完全不同的東西。

不對，他想到他的妻子時，不應該悽然微笑。可怕的激動侵襲着他。他打電話到研究院去。「剛剛走，」——有一個人聲回答。

他當時匆匆地收拾公事，叫埃麗薩·司鐵彭諾夫納進來，說道：「我必須立刻回家，您隨便想一點緣由，對佛拉騷夫說一下，因爲過十分鐘後就要開會的。說實話，我完全心亂了！」

她幫他把公事放進皮包，趕快叫了一輛汽車。

「我會說的，我會想緣由的！」——她說着，也受了他底激動的侵襲。他走進寓所。還是一些沒會洗滌的碗碟在桌上，一塊香腸頭在漆布上。

「奧拉！渥立卡！」——他反復說。

他記起昨天晚上情形，空屋內悽慘的電話鈴聲。

「奧拉！渥立卡！」——他說。

他不知爲甚麼打開衣櫃，食廚的門！拉開書桌的抽屜。

「渥立卡！」——第三次他輕聲地喊着。

他完全心亂了，走到廚房，又回到屋內，往牀下張看。

牀腳旁邊橫着煙捲頭。

克拉敏司基拾了起來：皺摺的煙頭染了口紅，發着紅色，傳來難聞的煙氣。大概是李姬·蓋莫諾夫納夜裏扔棄的。

煩惱和恐怖侵襲着克拉敏司基。他在屋內踱步，坐在躺椅上，重又起來走路，躺在長沙發上，頭埋在枕裏，跳起身來，又從窗旁走到門邊。

他一下裏明白了一切。她離開他了，離開得遠遠的，剩他一人留在這裏。

是的，是的，這些年來她一直猛向前趕。他可沒有明白這件事，她求學，工作，讀書，赴演講會；每逢她叫他到展覽會、音樂會、博物院去，叫他一同研究外國語，他總要生氣；每逢有朋友找她，談話，辯論，他覺得可笑，而且乏味；每逢她們談到他沒有讀過的書籍，時常說些他不懂的字句，他覺得可氣。他笑她，可憐她。他，——他一輩子的生活和工作——都是虛謊。他恐怖地看到這層，他覺得聽見了遠遠的，行走的脚步聲。在這對於他可怕的數分鐘內，他明白了一切。

祇有一件事他不能明白：爲什麼她愛他？每天晚上她等候他，聽見他的腳聲，就替他開門。她整夜

地哭泣，爲猜忌而痛苦。她愛他。他這樣有經驗的男子，是該知道而且感覺到這一層的。

然而現在，站在被她遺棄的屋內，望着沒有抽完的，皺摺的煙頭，克拉敏斯基卻見出一切已無法改變，無從糾正了。

(耿濟之譯)

阿姐達

這一團在這個小城裏已經駐紮了整整十二天。是一個簡陋的小城，總共祇有幾條街道。城裏有幾家賣鈕釦的雜貨店，還有許多小飯店，裏面出賣多量地飾染着鮮紅色和檸檬色亞尼林的汽水，出賣蹩腳的自製的伏德卡，簡單地說，就是自製的燒酒。但是在每一家這樣的小飯店裏總擺着覆有白檯布的小桌子，如果顧客不是在檯檯邊進飲，而是坐在小桌子旁邊，那麼給他們下酒的冷菜就是放在潔淨的小盆子上的，一切東西——胡椒匣，鹽瓶，煙灰缸——都是令人愜意的。摸摸它們，把它們移來移去都是舒服的。

在長久的幾個月的林中生活之後，在沼澤中的宿夜之後，在雨、雪、風、和注滿水的掩蔽處中生活之後——這個小城對這一團的全體軍官說來簡直就是天堂的一角。

紅軍總司令部的榴榴砲團在戰爭期中難得在城市裏停留的。已經變成了這樣：這一團不是在戰爭初期在防地上抵禦敵人，便是在勝利和光榮的時候替步兵和坦克突破，打出裂口，——不會有過時間在城市裏休息。

軍官們一早就做事，有的到那些進行着教練的礮兵中隊裏去，有的從事於查考和試驗新從烏拉爾運來的大礮，有的從事於建造放置重礮彈的倉庫，有的監視修理曳重車和貨車。午餐大家都在餐室裏用的，罵罵新的廚房，回憶回憶在巴拉諾維契城下打死的，戰前在莫斯科大都會飯店服務的老廚子，菜湯和烤肉的名手。午膳後就在城裏散步，有些愛午睡的則在屋子裏休息，到傍晚的時候通常大家都是聚集在一家小飯店的單獨房間裏，那裏放着一張鋪有乾淨檯布的桌子，上面裝飾着幾束人造的花。

他們在那邊下棋，講故事，爭論，喝茶，——但是不僅僅是茶，當然，偶然也喝喝強烈的飲料。雖城不遠，在一個小小的戰地飛機場上駐紮着一個衝擊飛行團。飛行員們從這個飛行場上飛去衝擊德國領土，有的甚至是一天兩次，晚上他們來到城裏休息，看看電影，追求追求姑娘和太太。得指出，其中很多的已經獲得了成功，不是白跑的。

指揮員中間的一個在街上碰到了一個老同志和遠親的空軍大隊指揮員，柯托夫上尉。飛行員到礮隊的「俱樂部」去了一次，第二天晚上便把他的飛行同伴們領了來。從這一天起就變成這樣：礮兵講一個故事，飛行員講一個故事。飛行員——好奇的，狡猾的，長有羽翼的人——知道很多的新聞，他們看見過我們的火車、坦克、礮兵和汽車縱隊朝德國領土那一方的移動，他們注視過，德國的生活如何的從國境那邊退去，行李車和背着布袋的步行者如何的向西方，向德國腹地移動，昨天還冒着煙的工廠今天如何的死去，昨天還是空闊的道路今天如何的充滿了一羣羣的難民，給我們礮隊的遠程礮火和衝擊機與驅

逐機的連續轟炸與機關槍火所燃起來的大火如何的燎燒。

於是礮兵耐不住地說道：

「啊，我們就在這裏算是什麼？」雖然他們知道，他們就在這裏是不會長久的，是他們，而不是別人，斫開了通往德國國土的大門，那由偉大的軍隊疾衝而進的大門。

過了幾天，一旅重坦克和一團摩托化步兵在城下停下來了，他們都穿着簇新的，華麗的，引起礮兵羨慕的制服。

這裏就找到了共同的熟人，那些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痛苦陣地上一同作戰過的人。他們到小飯店的後室裏，下西洋棋，下象棋，玩骨牌，嚷嚷笑笑，喝喝不是葡萄製的，而是番薯和甜菜製的苦味的白酒，輪換講講故事。

夜裏，當伙伴們散走了，黝黑的天空中懸蕩着慘淡的火光，軍官們——其中很多都是年紀很青，但已有因戰爭年份的劇烈苦難而變得銀白了的頭髮——久久默默地望着德國土地上空的紅光。這時他們中間誰也不說一句空話和廢話，對他們說來這遼遠的火光有太多的意義；他們的光榮，他們的苦痛，他們的理智，他們的白髮和淌下的淚水，他們的艱苦的勞動，他們的戀愛——全都在它，在這一慘淡的復仇的火光裏面。他們在空闊的，燈火熄滅的街道上行走，經過那上有女修道院的建築它的石牆在發着白色的廣場，走過那像黑色的石砌成的白楊樹似的大加特力克教堂，——它的質樸而莊嚴的建築很像凝立不

動的，變成了花崗石的風琴音樂。

那些住在郊外的人走過那以菩提樹、山毛榉和高高的灰暗色的樅樹的警衛線圍繞着的城堡。在晚月從秋天的迷霧和細雨的濕幕裏探出頭來的時候，城堡上的窗和石子路上雨後的水窪就耀起光來。從公路那邊則傳來了自東向西的坦克、曳重車、貨車的瘖啞和刺耳的隆隆聲。

參謀長卡薩柯夫少校特別歡喜這種夜談後的散步。卡薩柯夫是一個漂亮的，身材魁梧的男子，賦有巨人的力氣。關於他的和勇敢與怕羞關聯起來的力氣，團裏會流傳過種種的故事。卡薩柯夫對於自己的力氣很爲忸怩，他總藏起了力氣而要顯得是一個病弱的，文雅的人。他自認有詩人的複雜的氣質，他甚至愛在鋼琴上撫彈。走過修道院和城堡的時候，卡薩柯夫不禁憶起了他的生命會在那邊消磨過的地方——故鄉的巴特拉基、伏爾斯克、魯薩葉夫卡。記起了他度過童年的板屋的暗懂懂的小門斗，天花板很低，小窗子上擱着花瓶的狹小的半暗的房間，小小的書架。他記起了穿着油污的，滿是補綻的衣服，密佈皺紋的臉孔總是緊張而驚惶的老婆婆，愛酗酒而在喝醉了之後就在家裏實行殘酷的秩序的父親的宏亮嗓音。

他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這幾天他老是想起了過去。卡薩柯夫認爲，他個人的生活並不成功。五年前他第二次結了婚，但是同妻子一起的時候很少，一直在外奔波，她呢，總是生病，她不能跟着他走。他難得寫信給妻子，也不常常記起她。她最近的信都是前後相像的。卡薩柯夫覺得，她每一次都是

寄給他同樣的信。她寫她很健康，不需要什麼東西，叫他別爲她擔心；她能够完全擔負自己和達瑪拉的生活費用。

達瑪拉不是安娜·斯吉邦諾夫娜·卡薩柯娃①的親生女兒。一九三四年卡薩柯夫在卡薩赫斯坦服務，在那邊同一個大學生的女共青團員結了婚。他第一個妻子的父親是卡薩赫斯坦人，母親是俄羅斯人，雖然卡薩柯夫第一個妻子的臉部線條是完全端正的，膚色是潔白的，但是他們生下的女兒卻是黧黑的，有點高顴骨的。卡薩柯夫同他第一個妻子同居得不久，她不多幾時就因肺病而故世了，撇下了一個三歲的女兒給他。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卡薩柯夫才這樣急急地第二次結婚：沒有地方好安插女兒。他覺得安娜·斯吉邦諾夫娜是一個非常適當的女伴——幽靜，不輕率。她，這個美麗的姑娘呢，也答應嫁給他，並且說，她會盡力好好照顧他的女兒達瑪拉。

經過古舊的城堡，沿着那被強大的蘇聯軍力所解放的小城的空闊的街道走着時，卡薩柯夫想道：「鬼蛋，應該替阿紐達②買一打真珠母的鈕釦，有機會的時候寄給她。」

接着他憶起晚上聽到的出奇的故事。

「要是能把這些故事寫下來多好啊，」卡薩柯夫心想，「可能會得出一本任何一個現代作家所夢想

① 卡薩柯夫的妻子。

② 阿紐達爲安娜的愛稱。

不到的出色的書。」

卡薩柯夫對現代作家的看法很爲峻嚴，讀着他們的作品，他偏於批評而吝於稱贊。

「大家都在教訓，都在解釋，」他暗想，「可是瞧，我不知道誰該教訓誰，他們教訓我呢，還是我教訓他們。我們中間對於生活誰知道得更多？」

走到了家，他從箱子裏取出一本很厚的戰利品的練習簿，坐到了桌子旁邊。飛行員們講了許多的戀愛故事，大部份的坦克車手也憶起了出奇的戀愛遭遇。

一個上尉坦克車手講了一個蘇聯英雄，坦克營指揮戀愛一個波蘭美女的故事。那姑娘卻不睬熱戀她的人。不管他給她什麼禮物，他總得以自殺相威脅，他也曾企圖誘拐她，——但她祇是笑笑。連她的父母都叫她答應嫁給俄羅斯軍官。這個故事的結尾是：坦克車手殉國了被從戰鬥中運回來，他躺在裝甲車上，覆着帆布雨衣，那姑娘呢，渾身塵土，髮辮蓬亂，淚流滿面，跟着戰車跑，她明白了自己的，僅在這時才意識到的愛。飛行員們講的故事通常都不是這樣悲慘的，而帶有比較順利的結束，但是在這種故事裏頭也有很多羅曼主義的色彩。

「瞧，我已經聽了你們三晚，」一位步兵中校說，他已經不是一個年青的人了，「我有這樣的印象，似乎你們都是光棍：你們戀愛，受苦，結婚，喪失神智。可是請你們相信，你們中間的百分之七十都是已經結了婚的，大概也有孩子。是不是？我給你們講一個完全不同的歌劇裏的遭遇。」

於是他講他怎樣的在一九四一年夏天丟失了妻子。他戰前在邊界上的契爾諾維茨區服務。此後過了半年，當他哀悼過她，認為她已經死了的時候，妻子卻找到了：她在列車遭轟炸時肩膀上受了彈片的傷，失去了知覺，農民們把她藏匿起來，醫好了她，後來她步行穿過森林沼澤，走了七百公里的路，越過了火線，找到了丈夫。

「要是我那個時候同一個漂亮的女機械師結了婚，那我多難為情啊，是不是？」中校問。「這簡直可恥！」

一個礮手，伏洛奇金少校，卡薩柯夫的同事，講述近衛榴礮團的指揮如何的在一九四四年春天找到了四歲的兒子的故事。他的妻子在戰爭的第一天就在勒伏夫被德國人的炸彈炸死。孩子給偶然的同路人帶到奇卡洛夫，他們把這孤兒交給了兒童院。有一次團指揮愁眉不展的坐着，政治委員讀着妻子的一封信，——上校自己從不曾收到誰的信過。政治委員對他說道：「伊凡·特里福諾維奇，你瞧，我的老婆說，她已經收了一個義子，是從兒童院裏領來的，我們是沒有子息的人啊。」上校，一個身重八十八公斤，當他光起火來叫嚷的時候連掩蔽處裏的蠟燭都會熄掉的人，望了一眼照片，就輕輕的啊了一聲倒地不省人事了。他認出了兒子！

飛行員柯托夫，一個眼睛眯細，鬚角上有傷痕的美男子，開始了輕鬆的談話。

① 近衛榴礮團指揮的名字和父名。

「也還有這樣子的巧合嗎，」他狡猾地說。「您別生氣，中校同志，但是我的生活是這樣的，今天我在的，明天我就沒有。同伴們會說——『我過去在的』。」

於是他講述一九四一年冬天他寫信給一位少婦——他同她是有戀愛事件的——的故事。她住在伏洛希羅夫格勒的蘇維埃街五號，而她的丈夫這時卻在軍隊裏，在伏洛聶士的後方參謀部裏——那時參謀部是設在那邊——，他住在一家私人住宅裏，也是蘇維埃街五號。大概是出了這樣的事情，郵局裏把郵票貼得不端正，以致祇看得出「伏洛……」二字，其餘的都給印戳蓋住了，信就這樣送到了伏洛聶士。

「後來這個信封我自己也看到了，」飛行員說。「噢，丈夫就給我的女朋友一頓斥罵！尷尬的事情！」

大家又換上了輕鬆的調子，開始爭先恐後地講起故事來了。

卡薩柯夫站起身來，在房間裏踱了一圈，第一百次開始審視那些擺在小桌子上和掛在牆上的照片。它們全部顯出了一個年青的女人，身材修長，發育均勻，臉孔可以說是非常的美麗，如果她的下巴略微小一點的話。不過即使有了這一缺點，卡薩柯夫仍舊覺得她的臉蛋是出衆的。這個女人一會兒顯出來是渾身雪白：穿着白衣，白襪，白鞋，拿着網球拍，一會兒坐在鋼琴後面，穿着嚴肅的黑衣，一會兒騎在馬上，穿着男子的長統靴和運動褲，一會兒做着體操，一會兒穿着浴衣從水裏鑽出來，一會兒坐在打字機後面，一會兒坐在寫字檯後面。

卡薩柯夫愈是多看那些像片，他愈是喜歡這個年青的，強烈的，總是含着笑，顯露着美麗的，均勻的牙齒的女人。

這是房東，亞丹·費奧陀洛維奇·士巴爾斯基律師的女兒。士巴爾斯基是一個頭髮灰白的男子，看上去瘦得很厲害，因為他的兩頰和他的褲子都盪着褶皺，他俄文講得非常好。革命前他在盧布林的俄國中學裏唸過書，此後則畢業於哈科夫大學的法律系。

他晚上總彎到卡薩柯夫那裏，談談他戰前的生活，他怎樣到勃魯塞爾去看他的大兒子，一家營造廠的副廠長，他怎樣到過巴黎，兩次乘著名的郵船諾曼第號到紐約；他也講起他有一輛出進的汽車，但已給德國人徵用去了，他是每星期六晚上乘了這輛汽車到華沙去度星期日的。他所有的談話都以同樣的意思結束：現在德國人奪去了他的一切——事主、業務、旅行和享受的可能。德國人也奪去了他的坐騎、狗和美麗的獵槍。現在他得親自去斫柴，老廚娘太弱太老，僱一個斫柴的人他又沒有錢。

「我不能抱怨命運，」士巴爾斯基說，「很多的人遭到了比我更壞的命運。他們不僅失去了享受，而且還失去了生命。瞧，在近鄰的美麗的屋子裏從前住着一個我的同伴，蓋德洛伊茨工程師，他是猶太人。他的骨頭以及他妻子和可愛的兒女的骨頭都在奧斯文樓姆營裏給燒掉了。」

士巴爾斯基具有對世界政治和戰爭戰略的固定見解。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僅僅證實了他的見解。用手指威脅着，他說道：

「英國人在意大利拖延事情是毫無目的的，毫無目的，他們應該向奧地利挺進，紅軍呢，這個時候應該從南斯拉夫向希臘進攻。」

當卡薩柯夫駁以在雙方作戰軍隊的總參謀部裏對於目前的任務一定看得更清楚時，他說：

「好，但是您可知，」他笑着補充着說，「要不是您和您的大敵同坦克，我的議論也許值不了這麼多錢。」

卡薩柯夫一面聽着他，一面點着頭，並不時失神地望望律師的女兒的照片。

士巴爾斯基捉住了他的目光，忘掉他昨天已經說過的那些老話，解釋道：

「我看，您對這些照片很感覺興趣，這是我的女兒，她是一個女新聞記者，女運動員，網球冠軍，她曾經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獲得克拉科夫競賽的銀杯。」

卡薩柯夫就興奮起來，向律師打聽他的女兒的事情。

他探得了很多關於她的瑣事：她會說英文，她二十六歲，她嫁過人但是已離了婚，她有一個女兒，那小姑娘現在住在波士南的前夫的父母家裏。她戲演得很好，她會畫水彩畫，她的文章也很受歡迎。在「德國人」的年頭她移住到鄉下的老姑母家裏，那邊很暖和，有乳酪、牛奶、蔬菜、菓子。她設法照舊的從事運動，滑雪撬，夏天則游水。德國人在撤退之前特別橫行不法，她同村子裏的居民一起在林子裏過了幾天，她寫信來說，她一點都沒有消瘦，她在林子裏的草地上溜日光浴，她用釣竿釣魚。現在她預

備到父親這裏來。

「唉，鬼蛋，我的運氣不好，」卡薩柯夫暗自忖道。他不知爲什麼竟這樣想像：士巴爾斯基的女兒如果碰到他，就一定會愛上他的。

「是的，那時就有點東西可以回憶了，」他想，「我也有點東西可以講講了。」

這一天晚上，在聽了許多熱鬧的故事之後，在沿着黑夜的街道漫步走過美麗的古老建築物之後，他特別強烈地感覺到，他的私生活形成得多無趣啊。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今天講故事者之一，娶了一個飛行女英雄的人把軍報上剪下來的東西給大家看，那裏有描寫她的文字。另一個講起在特皮利西①同一個年青的女教授，著名的外科醫生的有趣的認識。而從牆壁上，從小桌子上，從放着高鏡子的角落裏，都有一個牙齒潔白，均勻，密排的少婦的含笑的臉在望着他。

已經很晚了，已過深夜的十二點鐘，可是從律師住的房間裏還傳來了話聲，顯然，有熟人來看士巴爾斯基，坐長久了，因爲沒有夜裏的通行證，祇好留下來宿夜，——這樣的事情已經碰到過好幾次。但是過了不多一會，話聲沈寂了。在卡薩柯夫的門口有人輕輕咳嗽了一聲，小心地，顯然是用手指，敲了一陣門。

「您沒有睡嗎，少校同志？」士巴爾斯基問道。他說「少校」這兩個字的時候，是把陡急的重音放

①特皮利西爲喬治亞首都。

在第一個字上的。

「沒有，請進來吧，」卡薩柯夫說，一面用報紙掩上了筆記簿。

士巴爾斯基走了進來，手中托着一盆大而美麗的蘋果。

「我要請您吃東西，」他一面說，一面把盆子放在桌上，「今天我有一樁快樂的大事情：女兒來了，從姊姊那裏帶來了一袋蘋果。請啊，」他說完了話就把盆子推過來。

卡薩柯夫覺得他的臉紅了起來。

「啊，您說您有了女客人嗎，女兒嗎？」他不必要地高聲的問，當他聽到自己的不自然的，砂罐頭似的，和他自己覺得無禮貌地激動與高聲的聲音時，臉更紅起來了。

他失手把打火機掉落在地板上了，雖然他看得很清楚，它是躺在桌腳旁邊，但是他仍舊僵下了身子，久久用手摸着，想壓服一下愚蠢的激動。

「您掉失了什麼，打火機嗎！」士巴爾斯基問道。「是的，是女兒，從前是小小的，現在已經是一個長大的，能夠獨立的女人了。她去睡了，沿途辛苦了，她乘馬車走了九十公里。明天我介紹給您。您在那邊找什麼？噢，年青人，您得戴眼鏡了，我從這裏都看見打火機是在什麼地方！」

他嘆了口氣，從盆子裏拿起一個蘋果就嘖嘖的咬起來。

「我到她那裏去道晚安，可是她已經睡着了，像童年的時候一樣。我望了望，險些兒哭出聲來。我、

也想起了可憐的老婆，想起了那些不復回來的逝去的美好的年份。」

「現在您可以輕鬆些了，她會幫助您的，這樣一個年青的，健壯的，曾致力於運動的女人，」卡薩柯夫說。

「不，不，」士巴爾斯基說，「心上是會輕鬆些的，可是做事情我是不讓她做的。她不預備久住——住這麼個把星期或是十天就要到廬布林去的。那邊現在有許多報紙，編輯部，她要去會朋友的。」

他又嘆了口氣，從盆子上拿起第二隻蘋果。

「該睡了。晚安。否則我要把您這裏所有的蘋果都吃光了。我自己拿來，我自己吃掉。」

他道了別，末了，無聲地跨着步，但卻很響地嚼着蘋果，卡薩柯夫呢，從盆子裏拿起一隻蘋果，用他的強有力的手指把它拗開來嗅嗅。他覺得：蘋果的香氣是這樣的芳郁和新鮮，這大概是因為士巴爾斯基的女兒在望着他，而且是她親手從樹上摘下來的緣故。

他躺在牀上，熄掉了燈：椅子上閃耀着他的掛表的數字和指針。卡薩柯夫睡不着：心跳得厲害，也許，這是蘋果在閃耀着模糊的綠光？一九四一年的一個冬夜他的心也會這樣跳動過，那時他剛完成了可紀念的，全團聞名的旅行：他把一尊重砲沿着撒滿雪的深谷推到敵人的後方去，正面用急烈的砲火轟毀了一個很大的德國司令部，而在迎接了新年之後，還在黎明之前沿着那個老的峽谷回轉來。

他心想：「爲什麼私人路線上的生活竟過得這樣的不稱心呢？」瞧，今天有一個人就問過：「怎麼，

卡薩柯夫，保守秘密。不肯說麼？」沒有什麼好說的！要不是爲了女兒，我大概早已同阿妮達離婚了吧。我超過她了，原因就在這裏！過了一個月，我就是一個中校，瞧，我要戴起皮帽，胸口滿是勳章。戰後突然委任我做某一個外國城市的守衛隊長官或是衛戍司令。舉行夜會或是莊嚴盛大的招待會的時候：『敬請同夫人一起來』。她怎麼見得人呢？人家同她說英文。她不懂。也許，拍網球吧？可是她的手不會拿過這個勞什子的球拍。也許，彈彈鋼琴吧？不，今天不想彈。唉，鬼蛋！……」

他曾經不自覺地勸過阿妮達從事於年青的士巴爾斯卡雅做得非常出色——根據照片和老頭子的故事——的事情。

他記起了一九四〇年在拉脫維亞，某一些指揮員的妻子是從內地的省份來的，不會戴摩登的帽子，不知道用各色各樣小飾物。但是他覺得這些瑣事都是正常而美麗的生活所絕對必需的，非常重要的，有意義的。心在預感中又驚又喜地跳動着，——不，甚至不是在預感中，而是在莊嚴與快樂的深信中：明天就要發生非常的不可知的事情了。

他清晰地感覺到這一點，彷彿那少婦現在正和他同睡在一條被褥下面，已經把自己的愛答應了他。他覺得，非這樣不可，——不是有幾十樁出奇的事情引他到這宅房子裏，使他同這個美婦人相遇嗎？而且如果那命運之神所允諾的愛不在等着他的話，他的心也不會跳得這樣，也不會籠罩着他一生中所從未體驗到的高興的騷亂。

他很晚才入睡，他做了一個不合於一個戀愛者的夢：在礮兵學校裏舉行測驗，一個從莫斯科來的視察員把他叫到隊伍面前，發出幾十個問題，卡薩柯夫一個都不能回答。那視察員握着他的女兒達瑪拉的手，叫着，「怎麼上礮彈的？您的鈕釦到那裏去了？瞧瞧你自己的靴子！」大家都笑起來，達瑪拉也笑起來，卡薩柯夫便給送到守衛本部去。

「蠢到這樣，你看！」他心想，一面甩開了被頭。這時他就聽到了從鄰室裏傳過來的鋼琴聲。

「她醒了！」他想，一面急急穿起褲子。因為小城裏的自來水管已經給德軍炸毀而浴室裏又給堆着木柴，所以卡薩柯夫是在房間裏洗嗽的：老太婆晚上在角落裏放了白矮凳、白臉盆、白水瓶和一個倒皂水用的白木桶。他急急地洗着臉，刷着牙齒，剃着鬚鬚，縫着領子，但同時仍舊聽着那一會兒快活欲狂，一會兒沈思幽靜的音樂。

「得去看看」，他想，「去扯談扯談。說：『彈一支蕭邦的夜曲給我聽。』」他微笑了，想像着那婦人的笑容：「『您可知道夜曲這兩個字是什麼意義？』」顯然。荒唐的念頭已經爬進了腦際。

他起遲了：團指揮員喚他十點鐘以前去。

匆忙地，邊走邊穿着和鈕着外套，卡薩柯夫走出到走廊。通鄰室的門是半掩的。鋼琴後面坐着一個少婦，穿着一件很像偵察兵瞭望兵的五色掩護服裝的玫瑰色黃色綠色三色的長袍。她的鬢黑的，肘部以上是裸露的手臂微擡着，她的手指對準着鍵。突然，彷彿卡薩柯夫喊了她一聲一樣，她陡地轉過身來，

她的手並不觸着鍵子就垂了下來，她用長久的，幾乎是嚴峻的眼光直瞅了一下卡薩柯夫。

他外表上鎮靜地鞠了一躬，行了一個舉手禮，就很快地走到門口，僅在沿着扶梯走下去的時候，才呼呼地，深深地透了口氣。現在他覺得完全清楚了：和士巴爾斯基的女兒的愛——這是他的命運。他這樣瞭解是因為當她突然迴轉身來的時候，他在她的目光裏認清了這一點，似乎，她也在少校的視線裏認清了自己的命運。

「準確的！好了！」卡薩柯夫自言自語着，他在這些平常的軍隊的字眼上放進了全新的詩趣的意義。團指揮員正在卡薩柯夫走進參謀部裏的時候叫到他。他們早就互相熟悉，——還在戰前，特羅非摩夫上校就在卡薩柯夫受訓練的學校教過書。

特羅非摩夫是一個並不十分健康的人，常常要傷風。現在，用一塊羚羊皮擦着夾鼻眼鏡，接着用指甲粉紅而又蓄得很好的白手指撫摩着他的灰白的鬚鬚，他不時咳噴着並重重地呼吸着：看來，他的永久的前線支氣管炎又厲害起來了。

「怎麼辦呢，得走了」，他說，「我們去看看新的大礮吧。」

「您去不得，阿那托里·巴夫洛維奇」，卡薩柯夫說，「您又傷風了，最好是等一二天。」

「是的，是的，我傷風了，而且失眠纏住了不放。似乎通夜沒有睡。」他苦笑的笑。「我在讀戰爭

①即特羅非摩夫的名字和父名。

與和平，似乎是第五遍了。唔，我告訴您，這不是書，而是太平洋。」

「當然囉」，副官羅巴諾夫對卡薩柯夫雲着眼說，「不管世界存在了多久，還沒有一個民族有過這樣的作家。」

他昨天在「俱樂部」裏講過一個很滑稽的故事，希望卡薩柯夫記起這個，所以他雲了一下眼。

特羅菲摩夫說道：

「賴潑萊斯①夢想構成一個能够包括黃雀飛行定律和天體飛行定律的微分方程式。瞧，我想，我們的列夫·托爾斯泰已經達到了這一點。他什麼都明白。」

他望了望錶，對副官說道：

「車子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了，上校同志。」

新的大廠放在城郊外，近墓地的地方。特羅菲摩夫命令司機把車子停在墓地的大門口。

「我們步行過去，」他說。

「上校同志，這裏到木柵的盡端車子可以駛的，這樣要近得多了，您步行不是有害的嗎，」副官說。他甚至到鄰街的飯店裏去也受不了步行，他總是乘車的。

①賴潑萊斯爲法國數學家與天文學家（一七四九——一八二七）。

「不要緊，不要緊，散散步是有益的，」上校說。

卡薩柯夫跟着他在那由細緻的，有花紋的，紅的，黃的和白的磚頭鋪成的筆直的狹徑上走。似乎，長長的石毯是鋪過整個墓地的。

「是——的，優閒地散散步」，羅巴諾夫拖長聲音說，「這裏就是輪軸也舒適。」

卡薩柯夫環視四周圍着鐵柵和銅柵的豪華的紀念碑。紀念碑排得緊緊地，一個靠着一個。有一些紀念碑大得實在驚人；花崗石的十字架顯得特別重而大；在很多的墳上都聳立着大理石的和染色的石膏雕像：長着金翅膀的天使，垂着頭，穿着藍衣服的聖女瑪麗亞。在墓板上放着裝有常綠的葉子的金屬花圈。

「優閒地，上校同志」，羅巴諾夫又說道。

「我，老實話，並不歡喜」，特羅菲摩夫邊走邊說着。「我不喜歡把金屬和石像都着上顏色，特別是着上這種碧綠的或是天藍的顏色。毫無趣味。」

卡薩柯夫默默地走着，環顧着，他憶起了魯薩葉夫卡的墓地，那裏葬着他的母親：木質的，未着色的十字架，凳腳細圓的滿是苔草的長凳，它旁邊是墳墩上一叢覆有灰塵的接骨木，還有就是墓柵旁邊的山梨樹。接着，快樂的激動的感覺漸漸地暗淡下去，罩上了一層迷霧……他甚至不曉得，悲傷會這樣的安靜和清楚的……

特羅菲摩夫突然止住了步。

「現在要是在家多好哪，啊，卡薩柯夫同志？」他笑起來，接着重又向前走。

過了一個小門他們就到了田野裏，他們走向一個小林子，大礮和彈藥是從鐵路上運到那邊的。

剎時間習慣的情狀攔住了卡薩柯夫。

「瞧，冬天來了」，他想，一面望着潮潤的灰白的雪花夾着雨點在落向地上。「世界覆上了一件美麗的白衣，於是我們就在初雪的時候擦掉了礮上的礮油，把它們搽上了美麗的軸油。」

他覺得很舒意，因為冬天的詩情畫意在他的意識裏是牢牢地和大礮聯系起來的。他同自己的大礮一起迎接冬天，春天，夏天，一起宿在林子裏和田野裏，一起渡過湍急的河流；他慣於想到它們和關心它們，彷彿它們是活的，可愛的，但是有點怪僻的動物，總需要保護的。

「這種東西老科學家們在書本裏頭就寫着的」，他想，「它們也富於思想，可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卻需要經常的看護，像小孩子一樣；它們不知道，需要不需要戴冬天的帽子或是船形帽，如何的走法不會陷入泥沼裏，如何的不受雨淋和雪灑。但是如果它們一擺好了發火的姿勢——好像科學家在自己的書房或是講臺上——，它們就是強大的，不可戰勝的。瞧，這就是大礮。」

他們在礮臺上就到天黑，——新的大礮佔據了所有他們的意念。在已經結束了公事之後，礮臺的指揮員請特羅菲摩夫和卡薩柯夫到他的營帳裏去取暖。那邊放着一張覆蓋着檯布的小桌子和幾把摺疊式的行

軍椅。

特羅菲摩夫擦着手說道：

「多漂亮的東西！你們可知道，同志們，世界上除了我們，誰也不能製造這樣的迷人的東西！你們想一想，我勸你們，想一想——在我們的大礮裏表現着我們的民族性。它裏頭有多少的謙遜，多少的美點，不是華麗的，外貌上動人的，而是深刻的，真正的美點，它裏頭有多少的克制性，它裏頭有多少的力量啊！，你們望一望它，它站在這裏，多麼的威風：創造它的是這種人，他們知道俄羅斯疆域的廣大——水原、池沼、荒原、沙漠和田野，他們知道吹雪，秋雨，粘土，黑土和砂地。在它的形式裏刻印着千萬個遊歷家、馬車夫、牛車夫、兵士，如果你們要的話，甚至還有做祈禱巡禮的老頭子的經驗，——沒有絲毫多餘的東西，一切都是必需的。它創造出來，正像我們的人民一樣，是爲了走遼遠的，艱難的，光榮的道路。它的力量——似乎看不出，但是它一說起話來，它的熊一樣的小心的不慌不忙就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當我們用我們全團的火力工作的時候，我通常總這樣想：『眼睛閃着光。它的面貌是可怖的。動作是迅速的。它是美麗的，它就像雷公菩薩。』我以爲，這就是描寫重礮團的字眼。」

「您，上校同志，說起大礮就像說起活人一樣，」副官說。「要是旁人聽你說話，他還以爲您在講您的朋友或是親戚哩。」

「這又算什麼，很多人都有這種情形的，」卡薩柯夫說。「這在礮隊計算員對大礮的關係上特別看

得出。有的人在大礮的四周就這樣的走來走去，正像老太婆不斷的爲牛奔忙，老頭子不斷的爲馬奔忙一樣；總想再加一點稻草，讓它好睡得舒適一些。」

「是的，在我的一個礮臺裏有過一個叫馬卡爾金的瞄準員，特羅菲摩夫說，「他真的在戰鬥中同榴彈礮講話：一會兒斥責，一會兒稱讚，一會兒安慰。」

「馬卡爾金？」礮臺指揮問。「這是我的人，的確，他同榴彈礮談過話，我親身聽見的。他現在已經戰死了。上校同志怎麼所有的人都記得，簡直奇怪，」他加了一句，故意捧捧特羅菲摩夫。

在歸路上特羅菲摩夫可甚高聲地對卡薩柯夫說道：

「伊里亞·謝爾蓋葉維奇，得去看看假想的發火陣地，很快就要出發了。」

「您說什麼？很快就要去作戰了嗎？」卡薩柯夫問。

「有火藥了，」特羅菲摩夫說。「瞧，我要派阿迦菲葉夫，或者，也許您自己去。您以爲怎麼樣？你們就在那邊等我們好了。」

卡薩柯夫很快地轉過了身，惶亂地，但卻堅決地說道：

「阿那托里·巴夫洛維奇，要是您認爲可能的話，請您派阿迦菲葉夫吧，我想在這裏再耽幾天。」

「好，」特羅菲摩夫回答。「對我反正一樣，問題並沒有原則的差別。」

①即卡薩柯夫的名字與父名。

在城裏卡薩柯夫請汽車夫把車子停一停，同團指揮告別了就走向住所。於是那一從昨天晚上起就攔住他的激動重又來到了他的身上。他故意抑制住脚步，想試驗自己和安定自己。他清晰地想像着將要發生的的一切。「瞧，陷入戀愛了，瞧，陷入戀愛了；我沒有想到我也能够。」他覺得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戰後他們又會碰到。他彷彿預先看見，覺得，知道自己的命運。他的眼前滯留着那少婦的注意的，懂事的，期待的眼睛和她的半裸的手臂。那是他所要的，所期待的輝煌而不尋常的事情來到了他的身上。

在角子上他碰見了團裏的信差傑連奇葉夫。

「少校同志，」郵差高興地叫道，「有您的信！」他把一封大而重的信遞給卡薩柯夫。

「我決定給您帶到住所來，」愛說話的傑連奇葉夫解釋着，一面懷着那種愛惜的，隱藏的謙遜望着，——人們常常是懷着這種謙遜望着他們替其帶來喜訊和好消息的人的。「我到參謀部去交信，可是值班的軍曹說道：『唉，可惜得很，少校同志到礮臺去了，他從那裏直接回家，這裏要到明天才來。』我說：『不，把信還我吧。少校同志已經一個多月沒有收到信了。告訴我地址，我給他帶去，幹麼這樣的喜訊要叫他等到明天早晨。』我去一次又不費時，毫不麻煩。」

「對的，」卡薩柯夫說，希望快些結束掉談話，「謝謝你。」

他要給傑連奇葉夫抽煙，但是一想，那一個一定會難忍地長久和仔細地用他的滿是胼胝的手指捲着

包煙紙，貼牢它，接着，侷促地笑着，問道：「可以用火嗎，少校同志？」於是又要開始無窮盡地點煙，遮風，使火不致熄滅的勾當。

「再說一次謝謝，祝你一切都順利。真的，傑連奇葉夫同志，我已經好久沒有收到信了，」卡薩柯夫說了這句話就走向家去。

「是啊，我知道您好久沒有信了，我對所有的信都有紀錄的，」很爲滿意的傑連奇葉夫跟着他說道。很久沒有人來替卡薩柯夫開門，他站在門邊傾聽着。過了一會他聽到了老女僕的急慢同時的脚步聲。

通常卡薩柯多是在自己的房間裏脫去大衣的，但是現在他就在走廊裏脫去——他並不是偶然這樣做的，他要在到房間去的路上碰見律師的女兒——讓他先看看他的勳章。但是他誰也沒有碰到。也許，她不在家出去玩了，或是到朋友家裏去了；他在房裏踱着步，擦着凍僵的雙手，摸摸擱在白矮凳上的白水瓶。水瓶是溫熱的。關心的主人已經替他倒好了熱水……在多年的困苦的戰地生涯之後，突然處在友愛的家庭裏，在細心的和關心的人中間，而且還在這樣的有教養的人的整然有序的屋子裏，這是多麼的舒適啊。不錯，德國人在退走的時候曾經幹過一陣，使自己的身後留下一點痕跡，——破壞和炸毀了所來得及做的一切：電站，煤氣站和自來水管，焚燬了戲院。但是城仍舊帶着它所有的摧毀不掉的優點留爲一個城。卡薩柯夫點起燈，預備讀信。他再在房間裏踱了一周，從一隻角到一隻角。他想吃東西。

急急趕回家的時候，他決定不僅放棄通常與同志們的晚會，而且也放棄了吃飯。但這時他明白自己的錯誤了。應該請司令部值班的叫一個紅軍戰鬪員送飯到住所來。他不是也可能生枝氣管炎嗎，像圍指揮所患的那種。不錯，他具有確實不能動搖的健康，整整二十九歲的生活中任何疾病都不曾侵襲過他。這裏就有某種不文雅的，不够知識份子氣的成份，是不是。瞧，特羅菲摩夫，最有知識份子氣的人，一會兒枝氣管發炎，一會兒心臟病發作。甚至那個粗暴的副官羅巴諾夫有時也患頭痛，有時也患肚痛或牙痛，——臉色蠟黃的，恨恨的，陰沈的走着。

卡薩柯夫故意想些瑣事來使自己脫出這重煩惱，可是他的心，像莊嚴的鐘一樣，卻把熱血驅向腦袋，在腦袋裏喧鬧着各種念頭，它們融合爲一，這就是短短的，簡單的兩個字：「戀愛！」它敲着他的心，他覺得它的湧現。

隔壁轟地響起了鋼琴的聲音。音樂是清晰的，明朗的。似乎，它莊嚴的，悲傷的靈魂是一切地球上的人都可以接近的，似乎，無論是森林裏的野獸，或是樹木上的鳥兒都能够瞭解它，連樹木和草也能瞭解它。

傾聽着蕭邦的葬禮進行曲的時候，卡薩柯夫記起他今天曾和特羅菲摩夫並排在五色的磚毯上走過。他坐到牀上，從袋裏摸出了信，望了望信封。他斷定信是阿姐達寄來的，但是通信處卻是陌生的手寫的。卡薩柯夫拆開了信封，攤開了幾張寫滿了密密的斜體字的大信紙。

「我的爸，這是誰，寫得這麼多？」他凝望着細碎的字母暗想。

突然他覺得，他的手裏爆裂開一顆手榴彈，他給痛苦的，使人昏厥的彈火所擊倒了。他的眼祇看見信中最初的幾行：『現在，阿妞達死後已經過了四個多月……』

信是老教師，阿妞達的父親寄來的。

卡薩柯夫讀完了最初幾行，接着望了望信的中段，之後是末尾，過了一會又開始從最初幾行讀起，又是悲傷的激動阻礙他辨別老頭子的難識的，細碎的字跡。他讀着信裏單獨的句子，摺了它，又拿出來讀，又咬緊着牙關閉起了眼睛。『死』字充塞着他全身，他的肺，腦都滿充斥着難堪的，粘性的，滯重的窒悶。他解開了制服，開始撫摩胸膛，使呼吸輕快些。隔壁的音樂響得鎮靜而清楚。老頭子寫得很詳細，像一個寫年史的人，顯然，他希望在這一詳情細節中淹沒和藏起自己的悲傷。看來，他要寫一封像現在隔壁所響着的蕭邦的葬禮進行曲那樣悲傷的，莊嚴的和鎮靜的信。

他描寫着戰爭初起時阿妞達的生活。她在七月裏馬上就到集體農場裏去工作，她變成了突擊隊員——一直工作到十月。一九四一年的可怕的，嚴峻的冬天她是在一家大礮製造廠的工作緊張的工場裏工作，雖然醫師們也曾禁止她做這件事，廠裏的管理委員會也曾放她走出勞動戰線，認她是第二組的不能勞動的人。她要還在黎明前，天完全漆黑的時候就離開家，在鐵一般的冬季的吹雪裏走上七公里半的路到工廠去。夜裏，她在學校裏讀書，在一冬之中她變成了一個主要工場的模型房裏的最優秀製圖師。她

受到過獎，關於她的消息好幾次會登在報紙上；不僅登在工廠的和本城的報紙上，連「真理報」上也都登載過關於她的紀事。老頭子說，他本來要把所有這些報紙上的剪貼和照片寄來，但是怕信會遺失，所以還是自己把這一切保存到戰爭結束的好。那時，在唔面的時候他會把它們交給卡薩柯夫的。

接着他寫到達瑪拉。叫卡薩柯夫別掛念她，她現在住在他那裏，並且在他在教書的那個學校裏念書。他說，小姑娘非常愛阿妮達，像愛生身的娘一樣，直到現在她還偷偷的在夜間長久地哭着。很難勸慰她：她是一個沈默寡言的，內藏的，高傲的女孩子。阿妮達設法一面艱苦地工作，一面親切地照顧她，夜間替她改縫自己的衣服，關心着她的健康，讀報給她聽，幫助她預備功課，到市立國民教育部去談判達瑪拉的轉入別一個更好的學校的問題。他詳細地描寫有一個時候同學們開始嘲笑達瑪拉，因為她額骨太高，眼睛有點斜，於是阿妮達就跑到這一迫害的發動人的家裏，羞她並且說服了她，結果那一個後悔了，變成了達瑪拉最要好的女伴。阿妮達把自己貧乏的口糧裏最好的東西給女孩子吃，而自己則常常挨餓。

接着他說，阿妮達講了伊里亞·謝爾蓋葉維奇（即卡薩柯夫）多少的好話，她怎樣的藏着一聽沙丁魚，一匣好煙，一塊巧克力和兩瓶酒等他回來，這一切現在也在等着他；等他打完了仗回來，他們就抽掉香煙，喝乾酒以紀念阿妮達，而小姑娘呢，是吃巧克力。

在最後一頁上，老頭子說到阿妮達躺在醫院裏的幾星期。她寫了十二封給伊里亞·謝爾蓋葉維奇的

短信，請父親在她死後每隔兩星期寄給前線一封信。「讓他遲一些曉得，」她說。後來她又取得父親的諾言，就是他會把達瑪拉帶到自己家裏去。信是用下面的幾個字結束的：「我想，無論是您，無論是我都可以因為我們的小阿紐達而覺得驕矜——她有着一颗真正的人類的心，謙遜的，忠誠的，善良的，心。」

卡薩柯夫有好些時候坐着不動，後來他全身抖索，用手掩着自己的嘴。隔壁的音樂靜止了，他覺得，人家可以聽到他的哭泣，他躺了下來，把頭塞進了枕頭底下。他的身體抖動得這麼厲害，連牀都發出了軋軋的聲音。

「我愛，我愛，我的阿紐達，」他在絕望中說着。

後來他憶起昨天想到阿紐達之後曾對自己說過：「得替她買一打鈕釦」，憶起自己最近的念頭，他給可怕的羞恥與痛苦攔住了，他一躍而起，走出了房門，披上了大衣就奔到了街上。銳利的，惡狠狠的風掃清了天上的烏雲，給冷冷的秋雨沖洗過的星星閃耀着兇惡的玻璃樣的光輝，變成了穿入天空的尖尖的齒形的碎片。黑夜的天空壓着卡薩柯夫，彷彿在頭上升起了一片重而深的海洋，滲透着世界上所有的悲苦。

他沿着街道，經過修道院和古老的加特力克教堂，直踱到半夜。有時他止住了步，望着西方光亮的天邊，那邊升起着月亮，在德國土地上的遠方的大火在燃燒着。

「噢，祇要能够忘卻自己最近的念頭，噢，祇要能够看見——即使是一小時，即使是一剎時——妻子的活眼睛和臉孔。」

他在這個對他自己是最痛苦的時候才明白：純潔的，自我犧牲的愛曾光臨過他，他卻不認得它，沒有看見它，預備在沒有它的地方尋找它，但卻在它存在着的地方丟失了它。

他明白，無論是驕矜，無論是力量，無論是勝利的偉大——所有這一切都是謙遜的和有耐性的，熱愛的和忠實的，善良的和純潔的人心所產生的。他怎麼不瞭解這一點，他怎麼不看見這一點？

夜裏他走到了參謀部。所有的軍官都集合在那裏。

「有一個傳令兵去找您去了，」羅巴諾夫對他說，接着輕聲加了一句：「命令收到了，上校在等您。」
特羅菲摩夫望了望卡薩柯夫。

「您出了什麼事情？」他駭懼地問。

「沒有什麼，私人的傷痛，」卡薩柯夫說。他的牙齒顫抖了一下。「我收到了一封信。我求您，阿那托里·巴夫洛維奇，暫時別問我這件事。」

「我聽你的話，」特羅菲摩夫說出了這幾個字，又望了望卡薩柯夫，就別轉了身。過了一會他說道：

「伊里亞·謝爾蓋葉維奇，明天早晨我們出發。坦克過了一小時就要開拔，步兵也已經在動了。人

家對我說，連飛行員也在準備另尋基地了。請您去看看前進的秩序，查查路線，配置配置信號臺。」

天亮以前卡薩柯夫從參謀部裏出來走到街上。他給軍官們包圍住了。大家都籠罩着快樂的，高興的激動。他們望着，重坦克如何小心地慢慢地地在狹窄的街道上移動。街在它們的重壓下顫抖着，房子裏的窗也振得營營着。在街道的拐角處坦克把照路燈開亮了一剎時，於是在鮮明的光照下突然閃耀起自動槍的槍口和摩托化步兵的鋼盔。

「這樣的車子一碰到房屋，就不會有房屋了，」不知是誰的聲音笑着說。「瞧，這樣的力道。」

卡薩柯夫喚來了參謀部的副官。

「這裏是給我的房東的一張便條，」他說，「請您派一個傳令兵乘一輛汽車去拿我的東西。兩隻箱子在牀底下，他祇要摺起牀，把嗽洗的器皿用報紙包起來就得。我沒有時間自己去了。我現在代替阿迦

菲葉夫去偵察地形，這裏已經不回来了，我要到新的地方去。」

當卡薩柯夫把油布雨衣披上了外套坐進車子的時候，他的老伙伴，蕭戈列夫少校正走近他。他用手電筒照了照卡薩柯夫的臉，說道：

「你怎麼瘦得這樣，生過發疹傷寒嗎？或者這是因為手電筒而覺得這樣？」

車子慢慢地從院子裏開出去，停了下來，等着坦克開過去。蕭戈列夫攀住車舷，俯身向着卡薩柯夫，大聲地，對着耳朵，高出摩托的鬧聲，問道：

「你怎麼今天不來參加最後一次的夜會？我們以為，你要講你的戀愛故事了。或者是沒有戀愛故事，沒有什麼好說吧？」

卡薩柯夫一聲不響。過了一會他觸了觸司機的肩頭，說道：

「開車吧，所有的坦克你等不了的，」接着就在膝蓋上攤開了地圖。

車子這樣陡急地從原地衝出，連所有坐在它裏面的人都向前俯了一俯，它隨即開入黑暗中去了。

(水夫譯)

老人

關於老人謝明，都說他是村裏最沈靜的一個人。他不喝酒，不吸煙，從來都不抱怨鄰居。連一次也不會聽見他同自己的老婆吵過嘴。他的聲音很溫和，很低。他的行動也是溫和的，靜悄悄的。

當德國人開始來的時候，有一位鄰居準備到游擊隊裏去：

「老爺爺，到游擊隊裏去吧，」對他打着笑談說。

可是他答道：

「放槍和殺人，不是我所幹得來的。」

「你是幫德國人的嗎？」鄰人費吉克問着他。

「怎麼會幫德國人呢，」謝明回答道，「他們是不講道理的。不過我能算什麼軍人呢？我的性情不是那樣的。馬我都捨不得用鞭子抽呢。我的心軟得很。」

老太婆費里波瓦袒護着丈夫說：

「他總是招呼着蜜蜂。於是就成了這樣寧靜的人了。蜜蜂不喜歡有火性的人呢。」

「對的，不喜歡的，」老頭子肯定着說。「比方我們的主席普洛柯菲吧，蜜蜂就受不了他，——他總是嚷嚷鬧鬧，火焦毛辣。」

正說到這兒的時候，主席自己來了。他腰裏帶着兩個手榴彈，肩後背着步槍。

「談什麼呢？」他問道。

「你是很嚴厲的人，」謝明說道。「而我們呢，一輩子也沒有流過血。我母親連雞子都不敢殺，都得請鄰居殺的。」

「你瞧着吧，老爺爺，」主席對這話回答着。「對德國人可別太好心腸了吧，這你要在老百姓面前負責的呢。」

於是他就大步的順着街走去了。

老人只搖了搖頭，而老太婆對主席簡直氣得呸了一口唾沫。

……德國人在村裏駐紮了三個月差兩天。起初這裏來了德國軍隊的先頭部隊。他們把村子搶得一乾二淨。女人們走到陰暗的空畜棚裏去，想着牛哭着。屋子裏的短皮襖、繡花的襯衫、女人的上身棉短衣、被子、枕頭都不見了。白天女人們和老頭子們都聚在一起，咒罵着德國人，數着自己的苦。

謝明不作聲，聽着憤激的言談，嘆着氣。他受德國人的害並不比別人少。他們毀了他心愛的蜂房，搶去了所有的蜜蜂和麥子。連那一張他睡了幾十年的老牀，也叫一個紅眼睛的德國下級軍官裝到卡車上

運走了。

傍晚，他們老兩口子在陰暗的空屋裏的神像前，向上帝禱告。夜裏老太婆哀哭，老頭子安慰她。

「呵，哭什麼呢？」他說。「大家都遭着這霉運呢，全體人民都受着苦呢。我同你是孤零零的，上了年紀的，對付着過吧。」

十二月的時候，德國師司令部開來了。前站選了鐵屋頂的好房子給將領住，招集了女人們粉刷牆壁，洗地板，強迫男人們用紅磚敷房子前面的便道。命令老人謝明從院裏到菜園裏的廁所跟前，敷一條磚路。一個下級官氣謝明敷衍得不認真，於是兩次的命令他重敷。老爺爺生平第一次的用不中聽的話罵起來了。

有個醫生搬到謝明的房子裏了。這是個腦袋禿而且小的瘦子。把謝明同他的老婆子趕到冰冷的門洞裏住去了。夜裏他們冷得睡不着，就聽見醫生用呱呱的聲音，打着電話說：

「喀麥什瓦哈！喀麥什瓦哈！」

他要求火車運傷兵。傷兵和凍傷了的人很多，可是火車差不多是不開了——游擊隊把路破壞了。「大概是普洛柯菲在努力幹的吧。」老人想着。

醫生用沙嗓子嚷着他跟前去的人，而且每分鐘都叫着勤務兵作各種各樣的事情。勤務兵怕他怕得要死。每一次進到屋裏的勤務兵，臉色蒼白得甚至令謝明也都可憐起他來了。

醫生吩咐謝明劈柴火生爐子。他很喜歡斧子聲。有時夜裏他把勤務兵叫來，吩咐把謝明趕出去劈柴火。

「爲什麼俄國人不做活？俄國人睡覺睡得太多了。」

於是謝明就在德國人的窗子下邊的黑暗裏，劈起柴火來。他愁眉不展，沈默寡言起來了，有時成幾天連一句話也不說。連嘆氣也停了。一聲不響的好像石頭一般。老婆婆提心弔膽的望着他：老頭子可別要瘋了吧？

有一次夜裏他對她說：

「費里波瓦，你曉得，那野獸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的，他把牛殺了，把蜂房也弄毀了——這由他去吧。可是這東西傷了我的心，野獸還不傷人心呢。我想他們不是人。可是我現在看見：這些不是野獸。而是比野獸還壞呢。」

「你祈禱一下上帝吧，這樣會輕鬆一點兒，」費里波瓦對他說。

「不，」老頭子說，「不會得輕鬆。」

早晨，鄰女迦麗哭得淚人兒似的來了。向裏邊寫着主任醫生的那道門，偷偷的望了一下，她就低聲的說起自己的寓客來。他家裏住了五個參謀將校。

「白天夜裏，好像狗熊似的吃着，喝着，喝醉了——就吵着，吐着，光着身子，不知羞恥的在我面

前走着。可是現在冷起來了，老爺爺，你甚至不相信弄到什麼地步了！都在被窩裏糟塌起來了！從前小便到地上，可是現在連牀都不起來了。後來把弄髒了的襯衣一脫——拿去洗吧。我說：我不洗，最好把我殺了吧！就打起我來了。殺了我吧，我說，我不幹，我不受這侮辱——我就從院裏走了。他們是什麼人呢——是人呢，還是野獸呢？」

謝明什麼也沒有回答。苦痛和恥辱的黑雲，把村莊籠罩着。覺得人生的末日到了，太陽停止照耀了，令人窒息起來了。精神上的屈辱，比飢寒，比一切都更可怕了。

這幾天裏，在老養蜂人的心靈裏，起了什麼變化呢？當那個醫生夜裏想聽斧子聲音的時候，他默然的起來，戴上帽子，就去劈柴火去了。斧子在上凍的劈柴上叮噠的響着。有時老頭子直一直腰來，想喘一口氣。那時師部的醫生，就走到窗子跟前，細看着爲什麼斧子不響了。片刻間，勤務兵就從門口裏跳出來，用驚惶的聲音說：

「俄國人，劈吧，劈吧，俄國人！」

不知怎的勤務兵興奮起來，悄悄的對老頭子說：

「將軍完了。前線場臺了。俄國人啞——啞——啞——將軍完了。」

這一次德國人就這樣的沒有等到自己的將軍了。

後來，有一個小商人，從哈爾柯夫來了。他談着煙草、麵包、豌豆的價錢，談着德國士兵間的傷寒

病，就附到老頭子的耳朵上，悄悄的說：

「有傳單的，聽無線電說紅軍回頭了。有三十個城已經從德國人手中奪回來了。馬上就到這裏來了。」

老人聽了消息，鑽到地窖裏，挖出了一盒蜂蜜，把牠交給小商人說：

「爲着帶來的好消息，拿去吃吧。」

一天晚上，醫生的勤務兵來了，匆匆忙忙的收拾着東西。

「退了，撤退了，」他解釋着，用手向波爾達瓦方面揮着。

交通兵來了，很快的摘了電話。聽不見槍聲，可是德國人簡直像在火力下聚集起來了似的。滿手裏拿着東西，在街上跑着，跌到雪地裏，喊着。女人們看見有幾個哭着的勤務兵，他們喘着氣。凍硬了的手指，拿不住軍官的重箱子了。他們剛剛走到村邊上，已經精疲力盡了，可是當時還應當步行着由曠野走呢。沒有汽油的汽車，在雪地裏停着，軍官們都坐到雪車上走了。在第一次德俄大戰裏當過義勇軍的老頭子們，對女人們解釋道：

「一定是我們的軍隊抄德國人的後路了……」

德軍師司令部連夜走了，自動步槍兵佔領了村子。滿長着棕色鬍子和黑鬍子的人，鼻子上的皮都脫了，臉都凍壞了，他們用狗叫似的話說着，上街時，向空中放射一排一排的自動槍。夜裏，他們調戲姑

娘和年輕的女人們。

黎明的時候，戰鬪開始了。老頭子們和老太婆們都鑽到地窖裏去了。從那裏聽見了陣陣的機關槍聲。礮彈的炸裂聲，轟隆隆的響着。女人們叫着，孩子哭着，可是老頭子們卻大模大樣的說：

「呵，沒有什麼可亂嚷的。這是我們的軍隊用三吋口徑的礮打的。」

謝明坐在地窖裏的一個倒放着的洋鐵桶上想着。

「怎麼呢，謝明？」日俄戰爭中得過獎章的康拉特老頭子問他說。「連你這樣寧靜的人也得聽打仗了。」

謝明沒有回答。

戰鬪激烈起來了。轟隆隆的響得使女人們都用頭巾把孩子們蓋起來了。忽然間，聽見有模糊的人聲。

「我們的，我們的！」迦麗喊道。「誰跟我去？」

「我去，」謝明響應着。

他們從地窖裏出來了。已經黃昏了。巨大的太陽，沈沒到被火光映成玫瑰色的雪地裏去了。院中間站着一個執着步槍的紅軍士兵。

「善人們」，他低聲說，「幫一下忙吧，我受傷了。」

「我的親人！」迦麗喊了一聲，就向傷兵撲去了。她抱着他，就連忙把他帶到地窖裏去了。謝明向前走去。

「你替我們流血的，我們的好朋友！」女人說着。「現在我們叫你躺着，烤一烤火。」

槍聲從水井那面傳來了。德國的自動步槍手，向房子跟前跑來了。他看見了受傷的紅軍士兵和抱着他的女人，就走着開起槍來。那士兵突然變得重起來，開始從扶着他的女人手中往地下溜着。德國人又開了一槍。迦麗倒到地下了。

謝明不記得一根沈重的木棒，怎樣會到了他手裏。他生平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心情。火樣的憤怒，洗刷了近幾個月來屈辱痛苦的隱恨，爲着自己，爲着別人，爲着千千萬萬的老幼男女的憤怒，爲被敵人侮辱的國土的憤怒，好像火焰似的把他包圍了。他把木棒高高的舉到頭頂上，向德國人走去了。這長着雪白頭髮的高大雄偉的養蜂老頭子——偉大祖國戰爭的活的化身，向前走去。

「站住！」德國人喊了一聲，就端起自動步槍來。可是這老人帶着可怕的力量，用木棒向他頭擊去。

這時士兵們來到院裏了。在一切人前邊走着的，是一個手中拿着手榴彈，穿着黑色皮短衣的人。這就是集體農場主席普洛柯菲。他看見了一種可怕景象：被打死了躺在房門口的德國人的屍體和手中拿着木棒被火光照得異常顯明而沈靜的養蜂人。

生命

這個故事發生在德國人的二月反攻時。是一個偶然的旅伴——患瘧疾的上尉，在四月裏把它講給我聽的。他披着油布雨衣，站在路上，在冷陰陰的雨水下面，發青的嘴巴微笑着，舉起了手，要求搭車。我們的鄔蘇洛夫止住了噸半運輸車，上尉牙齒打着戰，爬進了車子，坐到潮濕的，骯髒的防雨布上，這塊防雨布遮住了我們那位經濟的鄔蘇洛夫所隨身拖來的一堆木屑：戰利品的意大利牀、德國的礮彈箱、破舊的蓋子，和一堆軋軋作聲的二十立升的木桶。道路是泥濘不堪的，噸半運輸車爬得很吃力，車輪不時懸空旋轉，有時車子側行着，所有坐在車廂裏的人就都抓住了車舷。有兩次不得不停車——冷卻器裏的水沸了。鄔蘇洛夫繞着噸半運輸車團團打轉，用靴子踢着車胎，蹲着瞅看發條，並且說着所有在前線道路上搭車的人都很熟悉的司機的嚇人字語：「汽油不夠了」，「摩托壞了」……這種字句把憂鬱灌進了心中……當我們在行駛的時候，害病的上尉，牙齒因惡寒而打着戰，講出了這件故事。後來他說：「這兒已是醫藥處，我到了。」於是波伐少校就用拳頭敲了一下車廂的門，鄔蘇洛夫望了望小窗子。他歪着嘴說道：「難道可以停在這種山坡上，我們已經第二個月沒有制動機行駛了。」上尉爬過了車舷，

用發青的嘴唇謝了謝，接着慢慢地在泥污上滑着，提起了油布雨衣的衣緣，蹣跚地向遠遠的小屋走去。
鄧蘇洛夫走了出來，望了望，說道：「瞧，這裏就是我說過的高地，四百公尺高的山，已經有二十輛車子停着了，連三軸也不中用，連美國的也停着，正是我們的『柯倫比娜』逞威的時候了」……他用手掌一拍舊噸半運輸車的濕車舷，突然懷着高興的頑皮的絕望心情唱了起來：「你可記得我倆的相會，淡藍的黃昏……」，接着他坐進了車廂，放寬了摩托。

上尉所講的故事，我記了下來。

一個小小的紅軍部隊在給戰爭破壞了的礦區村落且戰且衝，在頓聶茨草原上行軍，已經有兩星期了。德國人兩次包圍了他們，而這部隊卻兩次突破了包圍的圈子，向東方移動。但是這一次要突破是不可能了。德國人用步兵、礮隊、迫擊礮隊的密圈包圍了這部隊。

德國上校以為，他們的不肯投降是違背邏輯與理性。戰線已遠去了一百公里，而可憐的一握的蘇維埃步兵卻還要繫在礦頭建築物的廢墟上，繼續射擊。德國人日以繼夜地用大礮和迫擊礮轟擊他們。逼近沒有可能——紅軍戰士有機關槍和攻坦克槍。顯然，他們彈藥的儲藏是很充足的：他們並不可惜子彈。

整個故事獲得了可恥的性質。軍團指揮部送來了一個刺人的，嘲笑無線電報，——上校要不要大

隊礮隊和坦克支援。受了侮辱的，苦惱的上校喚出了參謀長。

「你明白嗎，」他說，「殲滅這個可憐的部隊不會帶給我們以光榮，可是它繼續存在的每一小時卻都是對我，對你們中間的每一個、對全團的奇恥大辱。」

他的臉覆上了紅色的斑點。

黎明時開始用團的重迫擊礮轟擊那座廢墟。一普特重的黃色大肚迫擊礮彈聽話地，準確地飛向目標。似乎，每一公尺的土地都被鋤掘起來了。已經耗去一組半的彈藥，但是上校仍命令不要停止發火。他更進一步把一百零五糧口徑大礮的礮臺也付諸行動。煙霧和泥灰高高上升，掘鑿機的高牆轟隆地崩塌着。「繼續開火，」上校說。石塊向四面飛射，鐵的構桁像爛線一般裂斷着。混筋土散塌下來。上校透過望遠鏡觀察着這一可怕的工作。

「不要停止發火，」他又重覆了一遍。

「對每一個俄國人，我們大概已經放出五十顆重迫擊礮彈和三十顆大礮彈了，」參謀長說道。

「不要停止發火，」上校頑固地說。

兵士們困倦了，要吃東西了，但是他們不得早餐，也不得午餐。

僅在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上校才發出總攻擊的號令。好幾營的人馬從四面衝向那個廢墟。一切都準備好了。攻擊者有自動槍、手提機關槍、強力發火器、炸藥、手榴彈、攻坦克手榴彈、刀和鋤頭等武

器。他們一面逐漸逼近那廢墟，一面把對那些繫在礦頭建築物裏的人們的恐怖掩沒在雷鳴般的喊殺聲，轟隆聲和鏗鏘聲中。迎接攻擊者的是一片寂靜。沒有一響槍聲。沒有一下動作的聲音。最先衝進去的是偵察隊。「俄國人！」兵士們高喊道。「你在什麼地方，俄國人？」石塊和鐵片默不作聲。自然，最先來到腦海裏的念頭是：俄國人被打死得一個都不剩了。軍官們發令舉行嚴密的搜查，掘出屍體，報告他們的數目，根據被擊斃的紅軍的文件確定他們所隸屬的部隊。

搜查延長了很久，可是不會發現屍體。好幾處留着血灘，狼藉着染滿血跡的繃帶和撕破的，血污的襯衣。搜索發現了四挺被德國礮彈轟得變了形狀的手提機關槍。罐頭食品、麥粉和豌豆的包裝以及餅乾片，卻找不到。在一個地窖裏，偵察兵發現了已經吃掉一半的甘藷。兵士們研究着礦洞的豎坑；從各處都有血跡通到豎坑。一根繩子縛在那釘進豎坑圍壁的梯子上。顯然，俄國人是沿着破損的梯子降到礦洞裏並且隨身帶走了傷兵的。三個大膽的偵察兵，腰上縛了繩子，握着手榴彈以備不測，沿着豎坑下去。礦層埋得很淺，豎坑的深度不滿七十公尺。偵察兵們還沒有到達礦室，卻就開始絕望地拉繩子。他們被拉上來時已經人事不省，渾身血污，但是他們身上的槍傷卻證實了俄國人的確是在礦洞裏。很清楚，他們在那邊是不能持久的——那找到的，嚙掉一半的甘藷就已證明：俄國人沒有食糧了。

上校把這一切事情都報告上去，他再度又從軍團參謀長那裏接獲了一份特殊挖苦的，帶刺的電報：將軍祝賀他的非常偉大的勝利並希望在最近幾天中能澈底摧毀俄國人的抵抗。上校陷入了絕望的境地。

他明白，這情形要變得很有趣的。

之後，他採取了下列的措置。

兩次沿豎坑放下用俄文寫着建議投降的紙條。上校應允投降者得保全生命，受傷者得到幫助。但是兩次紙上都送回了鉛筆的決定：『不』。此後來了幾個德國化學家，他們用發煙彈投到豎坑裏去。可是，顯然，空氣擴散作用的缺乏阻撓着煙霧散佈到地下室去。那時，喪失了內心平衡的上校就吩咐召集礦區村落裏的婦女並對她們宣佈說：如果藏在礦洞裏的紅軍不肯投降，那末所有的婦女和孩子都將被槍斃。叫婦女們選出三個代表；把她們放下礦洞，她們得勸紅軍投降，好搭救婦女和孩子。要是紅軍拒絕投降，那末礦洞的豎坑就要被炸掉。

任代表的是：支柱工人的妻子紐莎·克拉馬蓮柯，戰前在洗煤處工作的伐爾伐拉·淑托娃和五個孩子的母親，三十七歲的女人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她的大女兒已經有十三歲了。她的丈夫，一個吹鍛工，從一九三八年起就不曾在礦洞裏工作；他在一次汽鍋爆炸時燒壞了眼睛。女人們請求德國人允許老開鑿工柯士洛夫和她們一起下去，——她們害怕，沒有嚮導，她們會迷了路，因為在放氣後，紅軍大概已經到遠處的礦室去了。老頭子也自願引導她們。德國人在豎坑上面裝了一個絞盤和一個轆轤，把「花籃」——一隻通常在隧道裏應用的木桶裝在轆轤上，縛着一根從壞掉的昇降機上拆下來的粗索。

代表們被領向礦洞，大羣的婦女和孩子啼哭着跟在後面。代表們自己也哭泣着——她們同孩子，同

自己的親人，同村落，同白晝的光明告別。

女人們從四面喊道：

「紐煦卡①，伐利卡②，伊格那吉葉芙娜！所有的希望都在你們的身上了！勸勸他們，那班小鴿子，那班狗娘養的！天殺的要槍斃我們，我們要完了，我們的孩子要完了，要被當作狗仔那樣扼死了。」

代表們哭泣着叫道：

「難道我們自己不知道，我們自己也有孩子！奧列赤卡③，到這兒來，讓我再瞧你一面！大家真的要慘遭殺戮嗎？我們要把他們，這班發瘋的野小子，揪着頭髮用力拖出來，把他們，這些傻子的眼睛挖出來。他們應該知道，有多少無辜的生命要爲了他們而斷送。」

老頭子柯士洛夫走在前面，拐着左足，——它是在一九〇六年，在西斜坑隧道裏的上層煤崩坍時折壞了的。他走着，規律地甩着灼燒着的礦燈，急急地走在叫喊着和哭嚷着的女人們的前面，——她們破壞了那一下降到礦洞去時總是來到他身上的莊嚴氣氛。於是現在，他哄騙着自己，幻想着昇降機怎樣把他送到礦洞裏去，濕潤的潮氣怎樣觸着他的臉，他怎樣沿着靜悄悄的坑道來到採掘場，用小燈照着在

① 紐煦卡和紐莎都是安娜的暱稱。

② 伐利卡爲伐爾伐拉的暱稱。

③ 奧列赤卡——紐莎·克卡馬蓮柯的女兒。

斜坡上奔着的黑色水流和覆着油光光的，豐滿的煤粒的架樑。在採掘場裏他脫去了礦工裝，把它摺好，然後刻下一個記號，開始鑿濕軟軟的焦煤。過了一小時，他的夥伴，一個調節空氣的工頭，會彎進採掘場來看他並且會問道：「唔，怎麼樣，在開採嗎？」於是他拭去了汗水，微微一笑，說道：「對它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活着的時候我總要採掘的。我們坐一會吧，歇息歇息。」他們坐在氣窗旁邊，放下了礦燈，氣窗裏的氣流柔和地吹拂着他的黧黑的，因汗水而閃閃發光的身體，他們閒扯着氣室，新的坑道，覆在主坑上的煤層，取笑取笑調節空氣的管理員。後來他的夥伴會說：「唔，柯小爾^①，和你一下子就要把全部的換班時間都給坐完了，」他旋亮礦燈，走了。於是他就說：「走吧，走吧，老朋友，」而自己則拿起了鶴嘴鋤，順着礦紋在柔軟的烏黑的煤粒中開掘。這是不是笑話，在這種生活中過了四十年！但是跛足的老人無論走得怎樣快，女人們仍不落在她後面。啼哭聲和尖叫聲滯留在空中；不多一會，大家已走近淒涼的礦頭建築物的廢墟。從那蒼白的，雙手發着抖的矮胖工程師達達里諾夫——他曾經是建造這座開鑿機的年輕礦務長——親用手炸藥把這些礦頭建築物炸毀的那一天起，柯士洛夫就一次都不會到這裏來過。這是德國人到來以前兩天的事情。

柯士洛夫環顧了一下四周，不自覺地脫下了帽子。女人們號哭着，騷動着，冰涼的細雨落在老人的禿頭上，搔觸着皮膚。他彷彿覺得女人們是在悲哭着死去的煤坑，而他心裏則正有一種感覺，宛似他又

①柯小爾——柯士洛夫的暱稱。

身在墳場，是一個秋日，他走到那洞開的棺材跟前和他的老太婆訣別。德國人穿着披肩和外套站着，互相交談着，抽着雪茄，唾吐着，好像所有這一殺害的事情是自然而發生的。祇有一個滿臉麻皮，雙手像莊稼人一般黧黑的壯實兵士陰沈沈地，憂鬱地細察着礦洞的廢墟。「好像是同情……恐怕也是個地下工作的人。」老頭子尋思，「一個採礦的或是支柱的……」他第一個爬進了「花籃」。紐照卡·克拉馬蓮柯儘着嗓子高叫道：「奧列赤卡，我的小孩子！」一個骯髒的，肚子因吃甘藷和生玉蜀黍而鼓得高高的三歲模樣的女孩子陰鬱地，生氣地瞪望着母親，彷彿在埋怨她的太喧噪的舉動。「噢，我不能，我的手麻痺了，我的腳麻痺了！」紐照卡喊道。她怕那個裏面藏着因打仗而激怒的戰士們的漆黑洞穴。「他們要把我們都射死的，黑暗裏他們什麼都分辨不出來的，」她喊道，「那邊，我們在底下要被打死，這裏，你們在上面也要被打死……」德國人把她放進「花籃」，她用腳抵住桶邊掙扎着。老頭子要幫助她，但是失去了平衡，他的額骨疼痛地撞了一下鐵邊。兵士們哄笑起來，於是這狼狽不堪的，憤怒的柯士洛夫就大叫道：「爬阿，傻子，到礦洞裏去，又不是到德國去，嚷些什麼！」

伐爾伐拉·淑托娃巧妙地，輕快地跳進了木桶，她環顧一下向她伸着手的哭泣着的女人和孩子，高叫道：「不要怕，女人們，到那邊我要把他們所有都迷住，我要把他們都帶上來！」她淚汪汪的眼睛突然高興地，頑皮地閃射出光輝。伐爾伐拉·淑托娃喜歡這一危險的旅行，——她在小姑娘時代就是以大膽出名的。剛在戰爭以前，已是一個出嫁了的女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在領薪日還同丈夫一起到酒店

裏去，拉着手風琴，蹬着釘有馬蹄鐵的重重的靴子，和年輕的搬運工人們——她在洗煤處一起工作的同伴們跳舞。而今天，在這個難受的，可怕的時分，淑托娃閃爍着眼睛，高興而絕望地揮了一揮手，說道：「唉，我們活着做人祇有一次！那末這個人人難逃的命運又是什麼呢，老公公？」

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莫伊謝葉娃把她的粗而大的腿挪過了桶邊，她噢的叫了一聲，喘息着說：「伐利卡，幫一幫忙吧，我不要德國人觸到我，我要自己來，不要他，」接着她翻進了木桶。

她對手裏抱着一個一歲半的男孩的大女兒說道：「利德卡，餵一餵山羊，那邊有斫好的枝葉。麵包沒有了，——所以你得把昨天吃剩的南瓜放一半到鍋子裏去煮一煮，南瓜在牀底下。問德米特里葉芙娜要點鹽。可是你得看着，不要給羊兒逃掉，不然，轉眼間就會有人牽了走的。」木桶振動了一下。伊格那吉葉芙娜失去了平衡，連忙抓住桶邊，伐利卡·淑托娃抱住她粗大的腰。「你的懷裏放着什麼東西？」她吃驚地問。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且不回答她，祇憤憤地對德國上等兵說：

「喂，幹麼白白的使人心焦，你們既然強使我們進來，——那麼放我們下去啊。」

於是那個上等兵，好像領悟似的，給兵士們發了一個命令。木桶下降了。它三次重重地撞着了長滿暗苔的圍壁，撞得這樣的厲害，以致大家都東倒西歪站不住脚。以後它平穩地降下去，潮濕和昏暗包圍着人們，油燈的微光照亮了豎坑的腐爛的圍壁，水在它上面奔流着，無聲地閃着光。礦洞吐放着冷氣，木桶下降得愈低，心中愈是覺得可怕和陰寒。

女人們默不作聲。她們突然間被割去了對她們是親愛而習慣的一切，人聲、哭嚷聲和悲號聲還滯留在她們的耳際，可是黑沈沈的地洞的嚴峻寂靜卻已經攫住了她們，壓迫她們的腦子和心靈。驀地在一剎時之間，那些已經在那邊，在深處，在陰暗中坐守了三晝夜的人們浮上了她們所有的人的腦海……他們想些什麼？他們感到些什麼？他們等待什麼，他們的希望寄託在什麼東西上面？他們是怎樣的人——年輕的，還是年老的？他們惦記着誰？他們憐惜着誰？他們從何處獲取生命之力？老頭子把燈照着嵌在二樑之間的白色平石，說道：「從這塊石頭到礦室是三十六公尺，這裏是第一條水平坑道。得發出女人的聲音來，否則那邊的孩子們要把我們射死的。」

於是女人們出聲了。

「孩子們，不要怕，來的是女人！」淑托娃高喊道。

「自己人，自己人，俄羅斯人，自己人！」紐煦卡尖叫道。

而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則拉長嗓子緊接着喊：

「聽着，孩子們，不要開槍！孩子們，不要開槍！」

她們就是這樣到達了礦室，她們自己也不會發覺，她們在這一勸告中已經把那強制的，無理性的侮辱給勾消了，這侮辱和自己的戰士們的可怕抵抗一起都是她們帶來的。

在礦室裏，迎着他們的是兩個荷自動槍的哨兵；他們每人都要在腰間掛着一打左右的手榴彈。他們審視着女人們和老頭子，由於油燈的弱光而痛苦地眯縫着眼睛，接着用手掌遮住它們並迴轉了身，——澹黃的小火舌，嬰孩的指頭那麼大，罩着密密的金屬網，像夏天初昇的太陽一般眩花了他們的眼睛。

他們中間的一個要想幫助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爬出來，就把肩頭挨上去給她撐。但是他顯然沒有把自己的力量均衡好，所以一當莫伊謝葉娃用手掌撐住靠着他的時候，他忽然失去了平衡，跌倒了。第二個哨兵大笑起來，說道：

「唉，你，伐尼亞。」

無從辨明：他們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他們的臉都長滿了鬚鬚，他們說話都很遲慢，他們的動作都像瞎子那樣謹慎。

「你們一點都沒有什麼可吃的嗎，啊，娘兒們？」那個幫助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沒有幫助成的哨兵問道。

另一個馬上截斷他：

「即使有吃的，——也要交給柯斯吉邨同志，他自會分配的。」

女人們凝望着他們默不作聲，而老頭子則提起了礦燈，照着那地下礦室的高高的拱形圓頂。

「不錯呀，」他喃喃着，「柱子還抵着呢，這樣的柱子——上帝保佑豎柱子的人吧，他們豎得這樣的好的。」

哨兵中間的一個留在豎坑裏，另一個則帶領代表們到指揮員那裏去。

「你們住在這裏的什麼地面？」老頭子問道。

「就在這裏的大門後面，向右，下了走廊，我們就在那邊。」

「難道這是大門？」柯士洛夫驚訝地說。「這是換氣門。在第一級斜面上的……」

哨兵和他並排走着。女人們跟在後面。

離換氣門幾步的地方架着兩挺面朝礦室的機關槍。再走過幾米達，老頭子把燈略微提起，問道：

「睡着了嗎？」哨兵冷靜地，慢慢地答道：

「不，這是死人。」

老頭子用礦燈照了照穿着紅軍外套和軍裝的屍體。他們的頭、胸、肩和手都包紮着因涸乾了的陳血而變成銹色的綳帶和布條。他們一個挨着一個地躺着，緊緊地互相擠在一起，好像在取暖似的。有幾個穿着皮鞋，綁腿的末端露在外面，兩個穿着草鞋，兩個穿着長統靴，還有一個是赤腳的。他們的眼睛深陷着，臉上長着硬毛，可是沒有哨兵的那樣密。

「天哪，」女人們瞪望着死者，輕輕地說，一面畫着十字。

「走啊，站着幹什麼，」哨兵說道。

可是女人們和老頭子還是望着那些屍體，恐怖地呼着從他們身上發出的氣味。後來他們繼續前走。從水平坑道的角落裏傳來了一陣不高的呻吟聲。

「是這裏嗎？」老頭子問。

「不，這是我們的醫院，」哨兵回答。

在木板和拆下的氣門門板上躺着三個傷兵。在他們旁邊站着一個紅軍戰鬥員，他正在把一罐水遞到一個傷兵的嘴邊。

兩個完全不動地躺着，也不呻吟；老人把燈對他們一照。

拿罐頭的紅軍戰鬥員問道：

「從那兒來，這班人是誰？」

接着，在發覺了女人們注向不動地躺着的人的緊張目光後，他又撫慰地加了一句：

「快要死了，過一兩個鐘頭。」

喝水的傷兵輕輕地說道：

「媽呀，還是給我一點鹹菜湯吧。」

「我們是代表，」伐爾伐拉·淑托娃說。

「這是什麼代表，從德國人那裏來的嗎？」看護員問。

「好了，好了，」哨兵截斷她，「一切都對指揮員說去吧。」

傷兵對柯士洛夫說道：「照一照，老公公，」於是，在從內臟的最深處呢了一聲後，他就略微擡起身來，把覆着折傷的大腿的外套下角甩開去。

「噢，我的爸！」紐煦卡·克拉馬蓮柯叫了起來。「噢！」

傷兵仍是那麼輕聲地說：「照一照，照一照。」他不斷擡起身子，想看得清楚些。他鎮靜地，仔細地看着，把自己的腿當作別人的，旁人的東西那樣觀察着，不信這塊腐爛的死肉和那鐵黑的，裹着壞疽的皮膚乃是他所熟悉的活的身體的一部分。

「這裏，你瞧，」他埋怨地說，「蟲蛆都已經繁殖起來而且在蠕動了。我曾對指揮員說過，——爲什麼叫我受苦呢，要是把我留在上面，我也許可以投擲一些手榴彈，那邊我也可以自殺。」

他重又望了望傷口，不滿地說道：

「就是這樣的爬着，爬着。」

哨兵憤憤地對他說道：

「拖下來的不光是你一個，還有這兩個，」他指了指躺着的人，「還有十四個死人。」

紐莎·克拉馬達柯說：

「幹麼你要在這兒受苦，如果你上去，那邊醫院裏至少會給你洗一洗，包一包的。」

傷兵問道：

「誰啊，德國人嗎？那我情願活活的給蟲蛆吃掉。」

「走吧，走吧，」哨兵說，「這裏，女公民們，是用不着進行什麼鼓動工作的。」

「等一下，等一下，」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說，一面開始從懷中摸出一塊麵包。她把麵包遞給傷兵。可是哨兵把那拿着自動槍的手一伸並且威嚴地說道：

「禁止的。礦洞裏每一小片的麵包都要交給指揮員去分配。走吧，走吧，女公民們。沒事了。」

於是他們經過了醫院繼續前走，那裏，已經凝集着死人的氣味，像他們在幾分鐘前停留過的陳屍處裏的一樣。

部隊駐紮在礦洞東斜面第一西水平坑道的礦爐裏。水平坑道上架着好幾挺機關槍，甚至還有兩尊連的輕迫擊砲。

當代表們彎進水平坑道時，女人們聽到了對她們是這樣出乎意料的声音，以致她們不禁爲之止步。從水平坑道那邊傳來了一陣歌聲。唱得不甚高聲而且倦乏，唱着一支她們不熟悉的陰沈的，悽慘的歌。

「這是爲了振作精神，代替飯食的，」伴送她們的戰鬥員嚴肅地說道，「指揮員已經是第二天和他

們練習了；他說這支歌還是他父親在沙皇時代的徭役中唱的呢。」

一個充滿哀痛的單音唱道：

我們的敵人不能嘲弄你，

你的四周都是自己人，

我們，所有親愛的，都來闔上你鷹隼般的眼睛……

「聽着，女人們，」紐莎·克拉馬連柯悄悄地，但卻正經地說，「你們讓我上前，我比你們更會用眼淚和哭叫，否則，孩兒們，很清楚，是這般模樣的，結果，德國人在那邊槍殺了我們的孩子，而他們還是要堅持自己的意見。」

老頭子驀地轉向她們，給憤怒抓住了，他用壓低的聲音說道：

「什麼，你們這班雌狗，來勸降的嗎，——那末你們自己就該被槍殺！」

那時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跨上前一步，分開了紐莎和老頭子，說道：

「喂，讓我來，這是我說話的時候了。」

站在水平坑道上的哨兵把自動槍向上一擡。

「站住，雙手舉起！」

「來的是女人！」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高叫道，接着，走過去，威勢逼人地問道：

「指揮員在那裏，指給我看！」

從黑暗中聽到了不高的聲音：

「什麼事？」

油燈照亮了一羣半躺在地上的紅軍戰鬥員。中央坐着一個高大的，闊肩的人，長着圓形的，亞麻色的鬍子，上面密密地沾滿了熟灰。

所有坐在他四周的人也滿身煤灰，雙手墨黑，他們的眼珠閃閃發光，牙齒潔白，雪樣的白。

老頭子柯士洛夫精神大受感動地望着他們的臉孔：這就是以鐵一般的英名傳遍整個頓巴斯的戰士們。他本以為，他會看見他們穿着古班短褂和紅袴，懸着銀劍，威稜的前髮從哥薩克皮帽和帽舌漆過的便帽下面翹了出來。可是望着他的卻是一些因煤灰而變得烏黑的工人臉孔，這種臉孔正是那些與他血肉相關的朋友，工人——採掘工、支柱工、吹鍛工、馬夫——所具有的。在望着他們的時候，老礦工就衷心明白：他們不願被俘而寧死的可怕的，痛苦的命運也就是他的命運。

他憤懣地瞪了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一眼，當那個說話的時候。

「指揮員同志，」她說，「我們是作為一種代表來見您的。」他站起身來，是一個高高的，肩頭寬闊異常的，很瘦的人，馬上紅軍戰鬥員也跟着站起來。他們都穿着棉襖，戴着骯髒的大耳帽，長滿着鬍子。女人們望着他們。那些就是她們的兄弟，她們丈夫的兄弟，——他們就是這樣在日間或夜裏的輪

班後從礮洞出來的，——滿身煤灰，神態自然，困憊不堅，因光亮而眯縫着眼睛。

「怎麼會事，女代表們？」指揮員問，並且微笑了一下。

「事情很簡單，」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回答說，「德國人召集了所有的女人和孩子，說道：派幾個女人到礮洞裏去，讓她們勸戰鬪員投降；如果不能使他們上來，那末這裏就要把你們和孩子都槍殺。」

「那末？」指揮員說，同時搖了搖頭。「這位女人，你要告訴我們些什麼呢？」

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望了望指揮員的臉：她轉向自己的兩個同伴，靜靜地，哀愁地問道：

「我們說什麼呢，女人們？」她開始從懷裏摸出幾塊麵包、粉餅、煮熟的甘藷、連皮的馬鈴薯和乾麵包片。

紅軍戰鬪員都別轉身軀，雙眼下垂，羞於望着那形狀和誘人的香味都是不能想像的佳美食品。他們怕看它，——那就是生命。祇有指揮員獨自一人直望着那些冷的馬鈴薯和麵包。

「這不僅是我對你們的回答。這些好東西都是老婆婆們交給我的，」瑪麗亞·伊格那吉葉芙娜說，「好容易我才帶到，我總是怕，不要給德國人在衣服下面摸到了。」她把所有這些菲薄的禮物都放到一塊手巾上，低低的鞠了一躬，捧獻給指揮員，說道：

「抱歉得很。」

他默默地向她還禮。

紐煦卡·克拉馬達柯悄悄地說：

「伊格那吉葉芙娜，當我一看見那個傷兵，當他活活的給蟲蛆蠶食着，當我一聽到他的話，我便把一切都忘掉了。」

而伐爾伐拉·淑托娃則以笑迷迷的眼睛環顧了一下紅軍戰鬥員們，說道：

「結果，孩兒們，代表到礦洞裏是白跑了。」

紅軍戰鬥員們望着她年青的臉龐。

「可是你留下和我們在一起吧，」其中一個說道，「你嫁給我。」

「唔，好的，我嫁的，」伐爾伐拉說，「可是你會養活妻子嗎？」

於是大家都輕聲哄笑起來。

女人們在礦洞裏坐了兩個多鐘頭。指揮員和老礦工則走到遠遠的爐角裏，低聲交談着。

伐爾伐拉·淑托娃坐在地上，她的旁邊，一個身材不高的從紅軍戰鬥員撐着肘躺着。在半暗之中她看得見他蒼白的前額，顯明地從皮膚下面凸現出的面骨和顴骨上的瘤。他像孩子般半張開了嘴，以率直的，注視的目光望着圍巾下面她白白的頸項，望着她的臉龐和胸脯。女性的柔情充滿了她的心，她輕輕地撫摩了一下他的手，向他接近過去。他的臉浮上了微笑，他沙聲地輕輕對她說道：

「唉，你們徒然擾亂了我們，——什麼女人，什麼麵包，一切都使人記起了太陽。」她猛地摟住他，吻了一下他的嘴唇，放聲哭了起來。

所有坐着的人都嚴肅地，默默地望着，誰都不打諱也不嬉笑。變得沈寂了。

「啊，是我們走的時候了，」伊格那吉葉芙娜說，一面站起身來。「柯士洛夫公公，德米特里奇，起來啊，怎麼！」

老礦工說道：

「領到豎坑，——我領的，可是我不同你們上去了，那邊我沒有什麼可做的。」

「你怎麼啦，德米特里奇？」克拉馬蓮柯說。「在這裏你要餓死的。」

「唔，有什麼辦法呢，」他說，「在這裏我可以同自己的人兒一起死，在我工作了整整一生的礦洞裏。」他以這樣鎮靜而清楚的聲音說出這幾句話，以致大家立時明白：勸他也是無效的了。

指揮員走上前來：

「好，各位，不要怨恨我們。我想，德國人也不過是嚇唬嚇唬你們，好叫你們來煽動我們罷了。」

「把我們講給你們的孩子聽吧。讓他們再告訴他們的孩子聽：我們的人是懂得怎樣死法的。」

「唉，請她們帶封信，」一個紅軍戰鬪員說，「戰後也許會轉遞到，請受我們臨死的問候吧。」

① 德米特里奇

——即柯士洛夫的父親名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即德米特里的兒子的意思。

「用不着信，」指揮員說，「她們上去後，她們一定要受到搜查的。」於是女人們別了他們，哭泣着，宛似把注定了惡死的丈夫和兄弟丟在礦洞裏一般。

三

這一夜德國人兩次把發煙彈拋進豎坑裏。柯斯吉邨下令關上所有的氣門，用細碎的煤屑把它們填塞起來。哨兵們則鑽過氣窗到豎坑裏去，戴着防毒面具站崗。

在昏暗中看護員跑到柯斯吉邨跟前，報告說傷兵已經死了。

「不是因爲毒氣，而是自己死的，」他說，接着，摸到了柯斯吉邨，把一小塊麵包交給他。

「米諾葉夫不要吃，他說：還給指揮員吧，這對於我已經沒有用處了。」

指揮員默默地把麵包放進他保藏着部隊的糧食的行軍背囊裏。

好幾個鐘點過去了。油燈熄滅了，大家都躺在完全的幽暗中，祇有在極短的剎那間，柯斯吉邨才旋亮了手電筒，——電池差不多全部亮完了，暗紅的燈絲吃力地燃燒着，已無力克服那無邊的幽暗了。柯

斯吉邨把伊格那吉葉夫娜帶來的食物分成十份，每一個人有馬鈴薯和麵包塊六十到八十格蘭姆。

「喂，老公公，」他對礦工說，「你留在我們這裏，不後悔嗎？」

「不，」老頭子回答，「悔些什麼，這裏我的心中很安靜，靈魂也在潔白無瑕的境地裏。」

「那末講些故事聽聽吧，老公公，」黑暗中一個聲音請求道。

「不錯，老公公，我們都要聽你講，」第二個聲音附和道。「你不要拘束，我們這裏剩下十個人，大家全是工人。」

「做什麼工的？」老頭子問。

「做各式各樣的工。瞧，柯斯吉邨上尉同志在戰前做過教師。」

「我曾在師範學院裏教授過植物學，」上尉說，一面笑了起來。

「喂，你瞧，我們這裏四個人都是鐵匠。就是我和我的三個朋友。」

「而且我們四個都叫伊凡。四個伊凡。」

「拉奇葉夫軍曹做過印刷所裏的排字工人，還有我們的看護迦夫里洛夫……他在這裏嗎！」

「在這裏，」一個聲音回答，「我的看護工作已經告終了。」

「迦夫里洛夫——他曾做過器械庫裏的看守人。」

「這裏是一個叫菲奇卡的——做過理髮匠，還有庫靜——曾在化學廠裏做過事務員。」

「這就是我們的全體人馬了。」

「這是誰在說，看護嗎？」老頭子問道。

「一點都不錯，你瞧，你已經慣於辨別我們了。」

「就是說，你們中間沒有礦工，做地下工作的人了？」

「我們現在都變成做地下工作的人了，」遠遠角落裏一個聲音說道，「都是礦工了。」

「這又是誰在說話？」老頭子說，「是鐵匠嗎？」

「正是他。」

於是大家都輕聲地，嫵嫵地笑了起來。

「啊，現在得休息一下了。」

「即使現在我們也在作戰，」柯斯吉邨說，「我們是處在被包圍的堡壘中。我們把敵人的力量吸引在自己的身上。你們記着，同志們，祇要我們中間，即使是一個，還在呼吸，祇要他的眼睛不閉，——他仍是我們軍隊裏的戰士，他仍要進行偉大的戰鬥。」

他的話是在黑暗中用響澈的聲音說出的，他幾乎是把這些話吼叫出來的，誰也不會看見，柯斯吉邨怎樣的揩掉那因過度的緊張而滲出在鬚角上的汗水，他爲了要發出這些響亮的話語，所以要這樣用力。

「是的，這是教師，」礦工心中想，「這是真正的教師。」於是他同意地說道：

「是的，孩子們，你們的長官能夠管理我們整個礦洞的，他是一個真正的管理人。」

可是甚至誰都不懂老人在這幾句話裏會放進了多少推崇的意思，誰都不知道柯士洛夫一生都在咒罵管理人，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管理這樣著名的礦洞，這礦洞的豎坑就是他，柯士洛夫，親手掘

出的。

在黑暗中，老頭子被那對人家——他們慘酷而可怕的命運是他所自願分擔的——的信任和熱愛抓住了，說道：

「孩子們，我知道這個礦洞，正像丈夫知道妻子，母親知道親兒子一樣。孩子們，我在這個礦洞裏已經度過了四十年，工作了整整一生。我祇停過三次——這是在一九〇五年，爲了反對沙皇的暴動，我在監牢裏被關了十四個月，後來是在一九一一年，爲了我煽動反對沙皇，再被關了半年，最後在一九一六年，把我們抽到了前線，結果我做了德國人的俘虜。」

「你瞧，」一個嘲弄的聲音說道，「你們，這班老頭子，都愛吹牛。我們在頓河的時候，有一個老頭子，是哥薩克，就老是在我們面前吹吹牛，誇耀誇耀沙皇的十字章，說說笑話。你瞧，我們決不肯活的給俘虜了去，可是你捉去了。」

「你看見我在俘虜營裏嗎？」柯士洛夫叫了起來。「你在那邊看見我的嗎？我是受了傷才被捉去的，我那時已全無知覺了。」

「軍曹，軍曹，」柯斯吉邨厲聲說道。

「對不起，上尉同志，我並無惡意，祇不過說笑而已。」

「算了吧，幹麼認真，」老頭子一面說，一面在暗中揮了揮手，表示寬恕，可是，自然，誰也沒有

看見他是怎樣做這手勢的。

「我從俘虜營裏逃過三次，」他溫和地說。「第一次是從韋斯特法里亞逃出，——那邊我也在礦洞裏做工；工作也差不多，礦洞也差不多，但是我不能做。我覺得我要被窒息死了，那邊我工作不下去了。」

「給你們吃的怎麼樣？」有好幾個人齊聲問道。

「唔，吃是給吃的！兩百五十格蘭姆麵包和這樣的湯，可以在盆底望得見柏林。一滴油水都沒有。祇是一點白開水。」

「現在即使是白開水我也可以把它一口喝光。」

於是又響起了指揮員的聲音：

「梅爾庫洛夫，記得我的莫談食物的命令嗎？」

「我只講講白開水，難道這也是食物，上尉同志，」梅爾庫洛夫溫順地，困乏地回答說。

「是的，我在那邊做了一個月光景，就逃到了荷蘭，我越過了邊界，」柯士洛夫說，「我在荷蘭住了十六天，後來上了輪船，到挪威去。祇是我沒有達到目的地。德國人在海上捉住了我們，把我們押到了漢堡。那邊他們結實地給我吃了一頓生活，把我捆在十字架上。我被吊了兩小時，軍醫探摸着我的脈搏，用水澆我，後來把我送到埃爾薩斯的礦場裏——也是地下的工作。這時我們的革命已經逼近了。我

重又逃走，穿過了整個德國，唔，那時他們的工人已經在幫助我了。我開始用他們的話說話。在鄉村裏我不宿夜，儘力多宿在工人區裏。我就是這樣的走着。可是當我還剩下二十維爾斯達就要走到的時候，我重又被抓住了，而且被送進了監牢。那裏我第三次逃走。我偷跑到波羅的海沿岸的地方，可是我患上了傷寒。我想，我真的到不了礦洞嗎？不，我戰勝了德國人，我也戰勝了傷寒。我恢復了健康。一九二一年以前，我參加過內戰，我是以志願兵的資格去的。反對舊政體，我是非常的兇，還是年青小夥子的時候我就散發過傳單，——那時我們是這樣稱呼小冊子的。」

「啊，你這個頑強不馴的老頭子！」一個和柯士洛夫並排坐着的戰鬪員說。

「啊，老弟，你可知道我是何等樣人，」柯士洛夫懷着童稚的誇大心說道，「我是一個工人，一個革命者，爲了真理，我從不惜任何犧牲。唔，我是在四月裏，當政府遣散我的時候，來到了這裏的。這已是黃昏前的事情。我來了。」他沈默了半響，體味着久遠的回憶。「我來了，是的……我來了。我說真話，我沒有變到村子裏去，我直接就到了礦場，來看看那座掘鑿機。我站着，雙淚逆流着，——絲毫沒有喝醉，可是我哭了。我對天起誓，我現在對你講的是實話。我望着礦洞，望着礦渣的堆，我哭了。那時人們已經認出了我，他們就奔到我老婆那邊。大叫說：『你的柯小爾復活了，他到了礦場，站在那邊哭呢。』這樣，你相信嗎，老太婆到臨終的時候還不能寬恕我，爲了我先到礦洞，晚去看她的緣故。『你是一個礦工，』她說，『你的心給一塊煤代替了。』」

他沈默了一會又說：

「但是我相信我嗎，戰鬪員同志，——我聽說你也是一個青年工人，我老實說，有過這樣的夢想：在這礦洞裏做一生，在這礦洞裏死掉。」

他對黑暗中看不出的聽衆說着話，好像對一個人似的。他認爲，這是一個他很熟悉的人，他多年的老朋友，一個工人，——命運引他同這個人可在可恨的日子後晤面——和他並排坐在舊礦爐裏，注意地並且敬愛地聽着他。

「好，同志們，」指揮員說道，「來領口糧吧。」

「也許要開一開燈，」不知是誰開玩笑地說，「不要給誰上前兩次了。」

於是大家都哄笑起來，——他們認爲犯這種卑鄙的罪行是如此的不能想像。

「請啊，請啊，幹麼不走上來，」柯斯吉邨說。

於是從黑暗中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喂，怎麼，你上前去啊……礦工老爹上前吧；上去啊，老公公，幹麼你。去摸你自己的口糧啊。」

老人尊崇這些被飢餓磨折着的人們的這一可貴的從容不迫性。他一生中見過很多，他不止一次見過飢餓的人如何的撲向麵包。

在分配食物後，老頭子留下來和柯斯吉邨坐在一起。

柯斯吉邨輕聲對他說：

「你瞧，柯士洛夫，我們下礦洞的時候是二十七個人，——現在祇剩下了九個。人們都大大地萎弱了，再沒有麵包了。我害怕，人們會互相怨恨，當大家明白了我們情勢的全部重壓的時候。而且有過這種時候，真的有過——他們開始憑空地爭吵起來。可是發生了一個轉機，我替自己提出了很多要做的事情，在你到來以前，我們這裏就有過一次嚴重的談話。我們是這樣的住在這兒：我們愈是艱苦，我們相互挨靠得就愈緊，愈是黑暗，我們生活得也就愈友愛。我的父親曾在沙皇時代被判徭役，那時他還在學生時代，我從小就記得他的故事。他說：『希望雖小，可是我相信。』他也這樣教訓我：『沒有絕望的情勢，在你一息尚存的時候，總要鬪爭到底。』真的，情勢是這個樣子，當我們渡過了這個月，當敵人用這樣的力量來對付我們的時候，想想也可怕，——可是不要緊，我們不向這一力量投降，我們仍脫身出來。我們祇剩下了九個人，深深地進入了地下，在我們的頭上，也許有一師團的德國人，可是我們並沒有被征服，我們要搏鬥，我們要從這裏出去。剝奪不了我們的天、風和草的，我們要從這裏出去的！」

老頭子也輕聲地回答他：

「可是爲什麼要從礦洞裏出去——這裏就是家。有的時候，要是病了，也用不着到醫院裏去，祇要躺在礦洞裏——它就會給你醫好的。」

「我們要出去的，我們要出去的！」柯斯吉邨說得這樣響，好讓大家都聽見。「我們要從這個礦洞裏出去的，我們是不可戰勝的人，我們已經證明過這一點，同志們！」

但是幾乎沒有等到他說完這些話，一聲沈重的，遲緩的，滯鈍的打擊撼動了穹窿和土地。支柱吱吱作聲，折裂發響，礦塊塌崩下來，似乎，一切都在四周轉動，後來又突然收縮攏來，緊壓着東倒西跌的人們，壓迫着他們的胸口，窒息着呼吸。有過這樣的一剎時，似乎，沒有什麼可以呼吸的了：年復一年堆積在穹窿和支柱上的厚而細的煤灰騰了起來，充滿了空中。

不知是誰的咳嗽的，喘息的聲音沙沙地說道：

「德國人已經炸掉了豎坑！這就是我們大家的墳墓了……」

但是柯斯吉邨頑強的，激怒的聲音立即截斷了他：

「不，他們不能把我們闖入地下的，我們要出去，聽着，我們要上去，我們要出去！」

一種神聖的，兇狠的頑強攔住了人們。他們咳嗽着，喘息着，彷彿由於那籠罩着他們的意念而醉顛了似的，都吼叫着：

「我們要出去的，上尉同志，我們以自己的意志上去！」

柯斯吉邨派兩個人到豎坑去。他們由老礦工引領着。很難走，爆炸在多處引起了阻塞和屋頂的塌倒。

「跟着我，這兒來，摸住我的腳，」柯士洛夫說，一面有信心地，輕快地爬過了礦堆和倒塌的支柱……

他在礦室裏找到了哨兵，——他們兩個都躺在溫暖的，但已經冷下去的血泊之中，兩個手中都緊握着他們的已經斷裂的自動槍。他們埋了這兩個犧牲者，用礦塊蓋住他們的屍體。戰鬪員中的一個說：

「現在我們祇剩下三個伊凡了」。

老頭子在地下室裏攀爬了好久，接着穿向豎坑去，在那邊發出很大的聲音，考察着支柱和礦層，嘆着氣，對於爆炸的力量覺得很驚駭。

「該死的，」他咕嚕着，「要炸掉豎坑？什麼地方會見過這種事？等於用木棍把小孩子夾背敲一下。」

他爬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完全靜下來了，戰鬪員們喊了他兩次。

「老公公，啊，老公公，老東家，回來吧，上尉在等着呢。」

但是老頭子不作一聲，也不回答。

「他不要給壓壞了，」戰鬪員中的一個說，接着重又高叫道：「老公公，礦工。你在那邊什麼地

方，回來吧，聽見嗎！」

「喂，你們在那兒？」聽到了從水平坑道中傳來的柯斯吉邨的聲音。

他爬到戰鬥員的跟前，他們就把哨兵的死訊告訴他。

「這是伊凡·柯連柯夫，就是那個要女人們帶信的人，」柯斯吉邨說道，當下他們大家沈默了半響。後來柯斯吉邨問道：

「那末我們的老頭在那兒？」

「他爬出去了很久，現在我們正在喊他呢，」戰鬥員說，「否則，可以放一槍，他會聽見的。」

「不，」柯斯吉邨說，「我們還是等一等。」

他們靜靜地坐着，大家都朝上，朝着豎坑那面張望，——看是否得見白光。但是幽暗是綿密不斷的，無邊無際的。

「德國人已經把我們活埋了，上尉同志，」一個戰鬥員說。

「啊，你怎麼啦，我們是埋不掉的，」柯斯吉邨回答，「我們已經埋掉他們很多，我們還要埋掉這麼多。」

「要是那樣就很好了，」另一個戰鬥員說。

「那當然很好囉，」那個說起埋葬的戰鬥員拖長聲音證實說。根據他們的音調，柯斯吉邨就明白，

他們是在懷疑他的信念。

「他們放下了差不多有一噸的炸藥，什麼都給翻轉了，」他支持着他們的疑惑，說出了這些話。
遠處傳來了礦屑的沙沙聲，接着重又是寂靜一片。

「這是老鼠在撥弄，」一個戰鬥員說。「多麼沈重的命運總是降到我們的頭上。我從小就做沈重的工作，在前線我也得到一桿沈重的槍——穿甲槍，而現在沈重的死也要降臨了。」

「我曾經是一個植物學者，」柯斯吉邨說，一面笑了起來。當他記起曾是一個植物學者的時候，他總是要笑的。那一過去的時期對他說來已變成耀眼欲花的，光明四射的時期，——他忘記了，同教授他曾有過何等重大的矛盾，還有助教中的一個曾記過他一次過，他忘記了他在辯護他的學位論文時的失敗和他被自尊心磨折着，再第二次來辯護的情景。這裏，在崩坍的礦洞的深處，過去對他一忽兒變成窗戶大開着的實驗室，一忽兒變成光明的，佈滿露珠和朝陽的森林曠野，那裏，他領導着採集者為學院蒐集植物的標本。

「不，那不是老鼠，那是我們的老公公回來了，」另一個戰鬥員說。

「你們在那裏啊？」柯士洛夫遠遠的喊道。

他們傾聽着他的呼吸；這呼吸聲已經可以在數步之外聽到，在這呼吸聲中他們感覺到某種驚惶的，快活的，使他們大家豎起耳朵並驚跳起來的東西。

「喂，你們在那裏？在這兒嗎？」柯士洛夫急不能耐地問道。「我沒有和你們白在一起，孩子們，快到指揮員那裏去，一條通路發見了。」

「我就在這兒，」柯斯吉邨說。

「啊，指揮員同志，我一爬向豎坑，我馬上就嗅到一股氣流，我循着它爬——於是就有了下面的事情：塌倒的東西高高的堆積着，跳過它，從豎坑到第一坑道這一段路程是空無阻礙的，唔，那邊第一坑道上有一道因震動而產生的裂縫，氣流就是從這裂縫裏出來的。從第一坑道過去有一條五百米達左右長的橫坑，它通到一條峽道，這條橫坑我在一九一〇年也走過的。我試試看沿着梯子爬，我上升了差不多二十米達，可是再上去，梯子已經給敲掉了，這時我已經不可惜我最後一根火柴了，我一照——啊，像我先前告訴過你的一樣，正是如此。那邊要裝上近十根梯子，把堵着豎坑的石塊清除一下，穿過了兩米達光景就可以達到舊的坑道了。」

大家沈默了一會。

「好。」柯斯吉邨沈沈着地，慢慢地說，覺得他的心跳得很厲害，「好，我不是對你們說過，我們不會被埋在這裏的嗎。」

戰鬪員中的一個突然哭了：

「真的，真的我們又可以見到光明嗎？」他說。

另一個則悄悄地說：

「上尉同志，你怎麼能夠知道這一切？我以為，你祇不過是爲了要撐住我們的精神，所以才對我們說着有希望的話的。」

「嗯，當女人們還在礦洞裏的時候，我就已經一下子把關於第一坑道的事情告訴了指揮員，他的希望就是從我這裏產生的，」老頭子自信地說道，「祇是他吩咐，在沒有證實以前不要作聲罷了。」

「顯然，人人都想活命的，」那個哭過而現在卻因自己的淚水而覺得羞恥的戰鬥員說。

柯斯吉邨站起身來，說道：

「我該去看看並且證實一下，此後我們就可以把大家喚到這兒來。你們，同志們，在這兒等着我；如果有人從隊伍裏來，在我沒有回來以前不要對他們講什麼話。明白嗎？」

戰鬥員們又單獨留了下來。

「真的我們可以見到光明嗎？」一個戰鬥員說。「甚至想想都覺得可怕。」

「英雄雖然是英雄，可是活總是要活的，」那個哭過而仍以自己的眼淚爲恥的戰鬥員負疚地說道。在世界上，任何時候都很難找到比柯斯吉邨的部隊在這幾天中所做的還要痛苦，還要艱難的工作。

無情的黑暗壓着腦子，磨折着心坎，飢餓在工作時，在短短的休息時都撕裂着人們。祇有在現在，當從那他們認爲是絕望的情勢中發現了一條出路時，人們才感覺到壓在他們身上的全部可怕重壓，才計算一

下他們所置身的那一地獄的苦痛。最普通的工作，健康的，強壯的人在白天的光亮下面做起來也許祇要費去短短的一小時，現在卻要延長到長長的幾晝夜。有過這種時候，困憊不堪的人躺到了地上，他們覺得：沒有一種能够使他們起身的力量了。但是過了一些時候，他們又站起來，手攀着牆，重又去做他們的事情。有幾個人默默地，緩緩地，沈思地工作着，唯恐浪費多餘的動作；另一部份人則狠狠地哼着，狂熱地工作了短短的幾分鐘，可是此後就馬上洩了氣，坐着，隨意地垂下手，等待力量再回到他們身上。口渴的人就是這樣有耐心地，頑強地等着，一直到他從已經涸乾的水源那裏集得了幾滴渾濁而溫暖的水滴的。那些起初特別高興並且認為從礦洞裏的出路眼兒就要造成的人很容易喪失了信心和希望。那些不相信會迅速獲救的人則覺得自己比較鎮靜，工作起來也比較穩練。有時在幽暗中發出了絕望和狂怒的叫聲：

「給一點光亮吧……沒有光也就沒有力量……沒有麵包怎麼能工作……即使是睡一下也好的……這樣工作還是死了的好……」

人們嚼着皮帶，用舌頭舐着武器上的油，試圖在墳場上捕捉老鼠，但是在黑暗中，靈活而無恥的老鼠總是從手中滑脫。於是人們祇好扛着營營作聲的腦袋，帶着耳朵中永久不斷的洪洪聲，因體弱而東搖西幌着，重又着手工作。

似乎，柯斯吉邨是鋼鐵鍊成的。似乎，他同時在三個叫伊凡的鐵匠把厚鐵劈着，屈成梯子的地方，

在那分解礦層的地方，也在豎坑中進行釘入新梯子工作的地方出現。似乎，他在黑暗中看得見戰鬥員們臉孔的表情，他會在緊要的當兒來到那些喪失力量的人的跟前。有時他愛撫地，像對待一個同志般幫助那些倒下的人起來，有時他慢吞吞地，不甚高聲地說：「我命令你們起來，祇有死人才有權躺在這裏」。他寡情而冷酷，但是柯斯吉邨曉得如果他對倒下的人放任些微的弱點或是略發一點憐憫心，那末一切都要完了。

有一次戰鬥員庫靜躺到地上，說道：

「你要怎樣就把我怎樣吧，上尉同志，我沒有力氣起來了。」

「不，我要強使你起來，」柯斯吉邨對他說。

庫靜艱難地呼吸着，帶着痛苦的嘲笑說道：

「你怎麼強使我，也許，你開槍吧？可是我正要有人射死我，——沒有力氣再忍受苦痛了。」

「不，我不開槍，」柯斯吉邨說，「你躺着吧，我們會用手把你拖到上面去。在那邊，在陽光的下面，我就不伸手給你了，我要跟着你唾吐，——要請你走路了。」

於是庫靜咒咀着站起身來，幌了幌，重又倒下去，但重又站起來，走去清除礦塊了。

祇有一次柯斯吉邨失去了自制。

一個戰鬥員走到他跟前，低聲地說道：

「拉奇因軍曹暈倒了，也不知是死了，也不知是失去了知覺，——叫他不應了。」

柯斯吉邨熟知軍曹的樸實而明朗的性格，他知道在指揮員死了或是受傷的時候，拉奇因可以接受指揮的職務並且可以像柯斯吉邨本人那樣領導大家。

在暗中走向軍曹的時候，他知道那一個是默默地盡力工作而祇因他最近受傷並大量出血後還很衰弱，所以就比其他的人先厥去了。

「拉奇因，」他喚道，「拉奇因軍曹，」接着他用手摸了一下躺着的人的濕潤的前額。軍曹不應。

那時柯斯吉邨就彎身向他，一面從自己的水壺裏用水澆他的頭和胸口。拉奇因轉動了一下。

「誰在這裏啊？」他問。

「我，上尉，」指揮員在他旁邊俯着身子，說道。拉奇因用手抱住柯斯吉邨的頸額，用濕潤的臉孔觸着他的面頰，低聲說道：「柯斯吉邨同志，我已經不能起來了。你把我射死，把我的肉分給大家。這會使大家獲救的。」於是他用冰冷的嘴唇吻了一下柯斯吉邨。

「別作聲！」柯斯吉邨叫了起來。

「上尉同志，否則人們支持不下了。」

「不要作聲！」柯斯吉邨重又叫道。「我命令你不要作聲！」

他被這些在黑暗中發出的可怕字句的單純性駭住了。他丟下了拉奇因，急急地走向那發出工作的喧

聲的地方去。

可是拉奇因也跟着爬，在身後拖着重重的鐵器，每走幾米達停一停，收集一點力量，重新再爬。

「這裏還有一根梯子，」他說，「傳給那些在上面工作的人吧。」

到處，凡是工作不順利的地方，戰鬥員們都問着：

「老公公在那裏，我們的老東家？老爹，到這裏來吧！老爹，你究竟在那裏？啊，老東家？」

無論是他們大家，無論是柯斯吉本人，都清楚地明白並且曉得，如果他們中間沒有這個老頭子，他們也許永遠對付不了這個他們所最後進行到底的艱巨工作。他輕快地，自由地在黑暗中在礦洞裏走着。他摸索着尋找他們需要的材料。這是他，找到了鐵鎚和鑿子，這是他，從遠遠的坑道裏拿來三柄生鏽的鶴嘴鋤。這是他，勸告用皮帶和繩子縛住那些在豎坑中工作——敲進新的梯子代替壞的——的人。這是他，第一個跑到上面的坑道，在暗中清除了那些堵住到橫坑的通路的石塊。似乎，他體味不到疲倦和飢餓，這樣輕鬆而迅速地行動着，在豎坑中上升下降下。工作愈來愈接近末尾了。甚至最困憊的人也突然加添了力量。甚至庫靜和拉奇因都覺得自己堅強些了，他們堅定地，毫不搖幌地站起了腳，當上面這樣叫喊的時候：

「最後一根梯子敲進了！」

興高采烈的，如醉似癡的感覺攫住了所有的人。柯斯吉就最後一次帶領人們到礦爐裏去，他在那

邊分配了自動槍，吩咐每一個人要在腰間縛着手榴彈。

「同志們，」他說，「重返大地的時候到了。記着：大地上在進行着戰爭。同志們！我們下到這兒來的時候有二十七個人，可是回到大地上去的時候我們祇有八個了。永遠記着那些永留在這裏的人。」

接着他領導部隊走向豎坑。

祇有如醉似狂的神經質的亢奮情緒才給人們以沿着搖幌不定的梯子往上爬，一米達一米達地順着滑膩的，潮濕的礦洞豎坑挨上去的力量。上來六個人已費去了兩個多鐘頭。最後，他們爬上了第二坑道，坐在下層的橫坑上等着還留在下面的柯斯吉邨和柯士洛夫。

在暗中，誰也沒有看見這是怎樣發生的。似乎，這是由於殘酷的，不必要的偶然而發生的。在已經上升到離開橫坑祇有幾米達的時候，老礦工突然脫手倒了下去。

「老公公，老東家，老爹！」馬上好幾個聲音同叫了起來。老頭子的身體重重地，滯鈍地跌到了橫在礦室中央的一堆礦塊上。

「該死的卑鄙的晦氣星，」柯斯吉邨摸着一動也不動的身體，喃喃道。祇有老礦工自己，在他遭難前的幾分鐘中，覺得他要發生一種不尋常的可怕的事情。

「死神降臨了嗎？」他心中想。

在那個時候，當敲進了最後一根梯子的戰鬥員們快樂地叫嚷的時候，當最衰弱和困憊的人也突然覺

得他們還能夠走動的時候，他卻覺得生命之力在離他而去。他從來沒有過這種樣子。腦袋在旋轉，紅色的圈圈在眼睛裏閃動着。他沿着豎坑上升，離別了那個他曾在其中工作過整整一生的坑洞。隨着他每一個動作，隨着每一次新的用力，他的雙手變得更軟弱了，心冷下去了。在腦子裏閃過了久遠的，早已忘卻的圖畫：黑鬚的父親軟軟地踏着草鞋，領他到礦洞掘鑿機那裏去……礦務長，一個英國人，搖着頭，帶笑望着這個到礦洞來工作的小小的十一歲的人……接着眼睛重又蒙上了紅霞。這是什麼——是頓巴斯落日時分的烟霧和灰塵中的夕陽，是血，還是那無畏的紅布？是他從上衣裏面拉出來，自己閑閑地蹬着靴子，走在一大羣衣服襤褸，剛升到地面上來的礦工的前面，直走向從辦事處後面縱馳出來的哥薩克和騎警所昭示出來的紅布……他鼓起所有的力量，要喊叫一聲，求人援助。但是沒有力氣，話發不出。

他把臉緊貼着冷冰冰的，滑溜溜的石頭，他的手指攀住了梯子。柔軟的，潮濕的霧微觸着他的面頰，水在他的前額上流，他彷彿覺得母親在他頭上哭泣，用淚水淋着他的臉龐。

「你到那兒去，那兒去，老東家？」水問道。

於是他又喊叫，喚柯斯吉邨，但是脫手了，倒了下去。

五

他們在夜裏走到了峽道。下着細碎的，溫暖的雨。他們脫下了帽子，默默地坐在地上。溫暖的雨滴

灑在他們的頭上。他們中間誰也不開口。對他們的慣於長期黑暗的眼睛說來，朦朧的夜色已顯過很光明了。他們呼吸着，凝望着黑黝黝的雲塊，輕輕地用手掌撫摸着在枯死的去年的草莖中間鑽出頭來的濕潤的春草。他們凝望着朦朧的薄明的夜色，傾聽着雨滴從天空落到地上的音響。有時從東方吹來了一陣風，他們就把自己的臉轉過來迎着風。他們望着，——空間是巨大的，每一個人在昏暗中都在自己的面龐看見了那所祈求着的東西——太陽。

「遮起了自動槍，不要給雨淋濕，」柯斯吉邨說。

偵察兵回來了。他響亮地，勇敢地叫了他們一聲。

「村子裏沒有德國人，」他說，「他們已經去了三天；我們走得快一點，那邊有兩個老婆婆替我們煮了一鍋子的馬鈴薯，鋪了好些稻草，我們可以躺下睡一交了。今天是二十六號；我們在礦洞裏已經過了十二晝夜。她們說：合村的人都偷偷地爲我們靈魂的安息向上帝祈禱呢。」

屋子裏很熱。兩個女人和一個老頭子用熱湯和馬鈴薯款待他們。

不多一會，所有的戰鬥員們都入睡了，他們一個挨着一個，躺在潮潤的暖的和的稻草上。柯斯吉邨持着自動槍坐在凳上守夜。

他挺直身子坐着，擡起了頭，凝視着黎明前的昏暗。他們將在這裏過兩天一夜，第二夜他們就要趕路。他這樣決定了。一陣奇怪的搔撥的音響吸引了他的注意。似乎，是老鼠在搔撥。他傾聽了一下。

不，那不是老鼠。音響是從一個很遠的地方傳來的，但同時又很近，彷彿有一個人荏弱地，膽怯地，但相反的又是堅韌地，頑強地用小鎚子在敲着一般……也許，在耳朵中還滯留着他們在地下工作時的喧囂聲吧？他不要睡。他記起了柯士洛夫。

「我已經具有一付鐵石心腸了。」他暗想，「現在我對誰，無論是愛，無論是憐惜，都不能了。」一個老婆婆悄悄地瞥着光露的脚，走到門斗裏。開始天亮了。太陽從雲端裏鑽了出來，照亮了白色爐子的邊緣，水滴在窗玻璃上閃爍着。母雞在門斗裏低聲地，驚惶地咯咯啼叫。老婆婆偏向雞籠，對它說了些什麼。接着又是那奇怪的音響。

「這是什麼聲音？」柯斯吉邨問。「老婆婆，你聽見嗎，好像有一隻小鎚子在什麼地方敲的一樣，還是我自己的幻覺？」

老婆婆不甚高聲地從門斗裏面回答道：

「在門斗這裏響，小雞要孵出來了，用嘴兒在啄，要啄破蛋殼……」

柯斯吉邨望了望躺着的人。戰鬥員們安靜地睡着，毫不轉側，均勻地慢慢地呼吸着。太陽在桌上鏡子的碎片上閃耀了一下，一道狹狹的光帶落到了庫靜的深陷的鬚角。柯斯吉邨突然覺得對這些忍受一切的人的溫情充滿了他全身。似乎，他畢生從未體驗過這樣強烈的感覺，這樣的愛，這樣的溫情。

他細察着黝黑的，滿長着鬚子的臉龐，凝望着紅軍戰鬥員們的損傷了的，鐵一般沈重的手臂。淚水

在他的兩頰上淌流，但是他並不拭去它們——誰都沒有看見柯斯吉邨上尉在哭。

死去的頓聶茨草原看上去又是莊嚴又是悲傷。迷霧中聳立着炸毀的礦頭建築物，高高的礦渣的丘阜發着黑色，燃燒着的黃鐵礦的青煙在連煤的圓錐土墩的黑色斜面上爬游着，隨即，被風吹散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祇留下一種硫磺氣體的刺鼻氣味。草原的風在被毀壞的礦工住宅間，在焚毀的辦事機關上空奔逐着。半破的門戶和百葉窗吱吱作響，狹軌鐵道的生鏽鐵軌映着紅色。死氣沈沈的機車橫倒在炸毀的鐵橋下面。強大的起重機被爆炸的力量拋在一邊，從起重機鼓輪上拖下來的五百米達長的鋼索在地上捲曲着，礦洞進氣氣窗的混凝土尖嘴裸露着，空心的龐大的發電機的線捲以深紅色的銅絲閃耀着，沈重的穿鑿機的鐵棒在機械工場的石板地上發着鏽。在月明的夜裏，這裏的景象是可怕極了。在這一死的統治中沒有靜謐可言。風在垂下的一捲一捲的電線裏唸哨，屋頂的鐵片像警鈴一般震鳴，突然，被火燒皺的錫片在伸直的時候發出射擊的聲音，磚瓦轟隆地塌下，礦場浴室的門軋軋作聲。影子和月光的暗點在地上爬着，在牆壁間縱躍着，在鐵屑堆和黑色的燒焦的椽木上漫遊着。

在草原的上空，各處都飛起了紅紅綠綠的光點，它們隱滅，消失在白茫茫的迷霧中。有時，德國的哨兵因為害怕那被他們窒死的煤鐵礦區，朝空放了幾槍，想驅走陰影。但是巨大的空間吞滅了自動槍微弱的劈拍聲，吹熄了在冰天中閃閃發光的子彈，接着重又是死去的，被征服的頓巴斯恐赫着，威逼着勝利者，重又響起了自動槍的排槍聲，向天空飛起了紅紅綠綠的火星。這裏，一切都說明了可怕的怨恨：

汽鍋炸掉了自己的鐵胸，不願替德國人服役；這裏，鎔鐵爐裏的生鐵遁入了地下；這裏，煤把自己藏到了厚厚的礦層下面，而強大的電能則焚掉了產生它的摩托。注視了死去的頓巴斯一眼，心中不僅充滿了悲苦，而且也充滿了偉大的驕矜。這幅可怖的破壞圖決不是死亡。這是生命凱旋的明證。生命蔑視死亡並戰勝它。

(水夫譯)

偵察

射擊營軍事委員波加列夫領了他的一營人在森林裏駐了兩天。營裏的人不多了。用樹枝掩護着的大礮向大路那方面注視着。偵察隊由礮兵克列諾夫京率領，他是一個高身材的青年，有一種沒有特別需要也時常看錶的習慣。去偵察的大部分是礮兵，由射擊營裏去的有伊格那季亦夫、柴維列夫和羅其姆切夫。

波加列夫招呼克列諾夫京來，說道：

「你不但得做偵察員，並且也要做食物部長。我們的存糧用光了。」他又深思地補充一句：「藥品雖然有，可是拿什麼給傷兵吃呢？因為他們需要特種的食物——糊湯和果汁。」

克列諾夫京爲要試一下自己的新偵察員，責成羅其姆切夫帶了同伴去作第一次的偵察。

他說：「是的，除此之外，應該給戰士們保障麵包，給傷兵保障糊湯和果汁；廚子那裏還要做糊湯的馬鈴薯粉。」

柴維列夫奇怪地說：

「中尉同志，這裏還要什麼糊湯？森林的周圍和路上不是全部都是德國坦克車嗎？」
克列諾夫笑了起來，他自己也覺得委員的談話奇怪。

「得了，我們去看看再說。走吧！」伊格那季亦夫說。

他沒有耐心在森林裏走。他們在躺在樹下的戰士們之間走過。其中一個綁着手的，擡起蒼白的面孔，憤怒地說：

「低聲點，你鬧什麼，像個大熊似的？」

另一個用耳語聲問道：「朋友們，你們回家去還是怎的？」

偵察員走到森林的深處，羅其姆切夫一路上奇怪地說道：

「人變成什麼樣了，簡直奇怪！站在兩百輛坦克的鋼甲中間——一點也不害怕，在森林裏躺了兩天兩夜——反倒閒得發酸起來了。」

「人沒有事情做，總是這樣，」柴維列夫說。

「不，這只是叫人奇怪，」羅其姆切夫說。

他們一會便走近村路。他們在道旁的溝裏躺了兩個多小時，觀察着德人的行動。通訊摩托自行車員在他們旁邊走過；有一個在離他們很近的地方停下，裝了煙袋，抽起煙來，更往前走。又走過六輛重坦克。但是最多的是滿載用物的載重汽車。德人談着話，敞開了衣領坐着，一定是爲了曬太陽；有一輛車

子上的兵士在唱着歌。汽車在葉聲沙沙的樹底下開過，幾乎從每一輛車子裏都有手伸出來摘幾張樹葉。後來偵察員分開了。羅其姆切夫和柴維列夫經過森林到村路越過公路的地方去，伊格那季亦夫越過村路和峽谷，偷偷走往駐有德軍的村子。

他從很高的大麻裏長久地觀察着。村子裏駐紮着坦克車手和步兵。看來他們是在行軍之後作着休息。有些人在池子裏洗澡，光着身子躺在陽光裏。軍官們在花園的樹下吃飯，他們用金屬質的，在陽光中閃亮的杯子喝酒；其中有一個老是開留聲機，另一個玩狗，第三個，坐得遠一些，在寫字。有些兵士則坐在廢墟上補襯衫，另一些兵士用手巾繫着，用保安剃刀在剃鬍子，又有一些則在花園裏搖撼蘋果樹，用刺刀從梨樹枝上戳下成熟的梨子。又有些人躺在草地上看報。

這地方有些像伊格那季亦夫的故鄉；就連樹林也像他歡喜幾小時幾小時的在那裏躑躅的樹林，就連河道也像他小時候在那裏捉白楊魚和瘦細鯉魚的那條河。德國軍官在那裏吃飯和開留聲機的花園也很像馬魯霞·畢索慶娜伊（格那季亦夫之未婚妻）的花園。他和馬魯霞曾在這花園裏消磨過多少美麗的良宵啊！他想起，夜裏蘋果的白臉怎樣從暗黑的樹葉裏發出光來，馬魯霞怎樣像一隻溫暖的雛鳥似的在他身旁喘息和低笑。由於這些回憶，心熱起來了……村舍的門檻上出現一個瘦瘦的赤脚的姑娘，頭繫白巾，德國人向她喊了一聲，用手指示意一下……那姑娘回到村舍裏，端出一大杯水來。可怕的痛楚、悲哀、恨惡緊抓住伊格那季亦夫的心。無論是在那天德國人放火燒城市的夜裏，無論是注視破毀村莊的時候，

無論是在決死的激戰中，伊格那季亦夫從來沒有像在這萬里無雲的、光明的這天所感受到的這種感覺。這些在蘇維埃鄉村裏安然休息着的德國人要比那些作戰中的德國人可怕許多倍。他彎腰在自己的森林裏走着，用私語低聲說話，左右環顧，因為他認識這些樹林，它們的橡樹、松樹、樺樹、楓樹、正像他生身之地的家一樣；他曾經在這樣的樹林裏遊玩過，提高全部的嗓音唱那些陰沈的老婦波加契哈所教他的歌曲；他曾經躺在發出嗖嗖之音的乾樹葉上，注視着天，觀察飛鳥的迴旋，審視長着青苔的樹幹；他知道所有長漿果和長菌蕈的地方；知道狐狸洞在什麼地方，那些樹洞裏住着松鼠，在那些田野裏，薄暮時有兔子在高草裏遊戲。而現在德國人卻在樹林裏抽着煙，伊格那季亦夫卻悄悄地隱藏着身子，從叢生着灌木的溝壑裏監視着。德軍通訊員所佈置的黑電線，在可愛的樹木之間引伸着，山梨和白樺因為年幼無知，竟容許自己的細枝肩負鉛絲，德國話沿着這線經過俄羅斯森林傳達。沒有樹的地方，德國人把年輕的小白樺的身體埋在地裏，再在它們身上加上一塊小木板做路標，死的白樺站立着，葉子是小小的、黃黃的，像銅戈貝一樣，但仍舊肩負着那根下賤的電線。

在這一天，在這時候，伊格那季亦夫藉他心的全部深度瞭解了國內正在進行着什麼事情——是在進行着爭取勞動人民生命和呼吸的戰爭。

他看見了休息着的德國人，恐怖使他僵冷了：剎時間，他想像戰爭已經結束了。看見，德國人像現在在他的眼前似的，這樣洗澡，晚上聽夜鶯唱歌，在林中的空地上躑躅，採集紅莓、黑莓、一籃一籃的

蘭葦，在村舍裏喝茶，在蘋果樹下玩音樂，隨便招呼少女去役使。在這一剎那，曾經在自己的肩胛上擔當過這些戰役之全部可怕重壓的伊格那季亦夫，曾經不止一次的坐在泥坑裏，並且還有德國坦克車在他頭上開過去的伊格那季亦夫，曾經在前線道路上的熱塵中走過幾千公里，每天都看到死亡，每天都迎接死亡的伊格那季亦夫用他整個的心，全部的血瞭解了今天的戰爭必須繼續下去，直到德國人退出俄羅斯土地的時候。焚燒房屋的火，地雷崩裂的響聲，空戰——這一切和這些德國法西斯蒂在他們所佔領的烏克蘭村中的休息比較起來還可以算是善良。這種安靜，德國人的這種淡漠卻使人害怕。伊格那季亦夫不禁撫一下他自動槍的槍托，摸一下手榴彈，爲了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作戰的準備，——他，一個普通兵，他整個的血都主張戰爭了。

噢，這不是長兄所講述的十四年前的戰爭，那兵士所咒詛的，人民所不需要的戰爭。

在這光天化日的一天，在這午間虛假的安靜中，伊格那季亦夫把這一切都藉他的靈魂、智慧和心來感覺到了。

「是的，那時委員對我說的話是對的，」他想起在火燒城中和委員的談話，心裏想道。他回到約定會合的地方，同伴們在等候他。

「大路上怎麼樣？」他問。

「老是在運着輜重，」柴維列夫用枯燥的聲音說，「輜重，輜重，車子裏的鵝和雞叫着，他們並且

還趕着牲畜。」

他的臉是失神的，沒有平常那種無禮的和惡意的笑顏。顯然，他看過德軍的後方之後，也感到了那種憤恨的憂鬱。

「怎樣，回去嗎？」羅其姆切夫問道。

他是安靜的，像平常一樣。同伴們在等候德國坦克的時候是知道他是這樣的人，在晚餐之前不慌不忙地彷彿主婦式地分配麵包口糧時是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應該活捉個『舌頭』^①，」柴維列夫說。

「好的，」伊格那季亦夫高興起來，說，「我已經想到一個法子，」於是他把他的簡單計劃講給他的同伴聽。

工作慾抓住了伊格那季亦夫。他覺得他應該日日夜夜作戰，他不應該失去一分鐘的時間。他不是總以灑脫和堅不可摧的勞動力使都拉槍械工人欽佩的嗎，他不是在村子裏被算做第一個刈草的人嗎……

他們向中尉報告偵察的結果。中尉命令伊格那季亦夫去見委員。波加列夫坐在一棵樹下。

「啊，伊格那季亦夫同志，」他微笑道，「你的奇達琴在那裏，還保全着嗎？」

「怎麼不呢，委員同志，——昨天還彈給戰士們聽呢，大家似乎都非常寂寞起來了，談話的聲音也

① 即捉個俘虜來，藉他的舌頭報告些敵情。

低下了。」

他注意地看着委員的臉說道：

「委員同志，請你准許我真正做些事情吧，要做得冒出火星來。我不能眼看德國人在那裏搖留聲機，在我們的森林裏走。」

「事情很多，事情够做，」波加列夫說。「我們關心的是：麵包，給傷兵吃，捉『舌頭』來，——這工作是够大家做的。」

「委員同志，」伊格那季亦夫說，「給我率領五個人，我和他們把這一切事情都在黃昏之前辦妥。」

「不是誇口嗎？」波加列夫問。

「我們看着吧。」

「假使你執行不了的話，我可要究問你的。」

「好，委員同志。」

波加列夫命令克列諾夫京分出一個志願隊來。過了十五分鐘伊格那季亦夫領了他們走向樹林，到大路那方面去。

他開始執行的第一件事情，費了並不很多的時間。他觀察了幾塊長着漿果的發紅的田地。

「喂，姑娘們，他向和他同來的戰士們喊道，「大家提起衣裾來，採漿果。」

大家都爲他所開的玩笑大笑起來，聽他講了一個又接着一個的故事簡直連腰都伸不直了。

「漿果呀漿果，像紅羊皮那樣的鋪着，」羅其姆切夫說。

「紫莓分開放，黑莓分開放，紅莓分開放，用葉子來把它們一一分開，」伊格那季亦夫說。

過了四十分鐘，罐子、頭盔裏都裝滿了漿果。

「看，很簡單，」伊格那季亦夫激動地向戰士們解釋道。「紫莓燒給肚子痛的人吃，紅莓給發燒的人吃，黑莓有酸汁，像酸汽水似的，受了傷的人，他總是請求喝水的。」

他迅速而靈活地從漿果裏擠出汁來，爲了使果汁不要混濁，他從自己個人的行囊裏拿出輕紗來，疊爲兩層，把汁濾下。一會便擠好幾罐子透明而濃醇的果汁。不知從那裏飛來一隻家蠅。伊格那季亦夫把這一切財物拖到傷兵們在那裏呻吟着的窩棚裏。年老的醫生，看了看伊格那季亦夫所做的事情，不禁哭了起來，抹去眼淚，說道：

「就在最好的療養醫院裏也不能夠拿出這樣的東西來給傷兵吃。你不僅是救一條命，戰士同志，可是我不知道你貴姓。」

伊格那季亦夫不知所措地看看醫生，皺起眉頭來，揮一下手，便走了。快樂的幸運和他同一起走着。

派去觀察道路的戰士回來報告說，在村路上停着一輛德國載重汽車。看來，摩托發生嚴重的破壞

了；德國人長久地討論着這件事情，然後大家和車夫一同乘了路過的汽車走了。

「車子裏是些什麼東西？」伊格那季亦夫迅速地問道。

「不知道，他們用帆布蓋着。」

「你沒有偷看一眼嗎？」

「怎麼看法呢，」戰士說，「汽車一會來，一會去的，沒法走上前去。」

「唉，你這傢伙，一會，一會，」伊格那季亦夫說，「麻雀！」

那戰士受辱了。

「看來，你是鷹吧，」他說。

伊格那季亦夫走到車子跟前叫道：

「喂，大家到這裏來！」

他們走到他跟前去，注視着他那快樂的精明的臉。他是這森林的主人，不是什麼別的人。任何別的什麼人也不會做這樣了的主人，——他高聲說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他一雙明亮的眼睛歡笑着。

「快些，快些，」他叫道，「拿住那一頭的帆布，拉緊。好。德國人給我們運麵包來了。你看，這樣趕緊，這樣努力，爲了來得及送到又新鮮又暖熱的麵包。甚至於把車子都趕得壞掉了。」

他開始把大型的圓麵包一個接着一個的拋到張着的帆布裏，一面不住地說：

「這一個佛里次^①烘得過份了，他不會烘爐底麵包，我們得找他說話。這一個很好——看來，漢斯^②倒很賣力，這一個烘得太焦了——格曼^③睡失聰了。這一個多漂亮，是最好的一個，——是我的定貨，阿道夫^④本人親自烘的。」

他曬黑的前額覆着汗珠，太陽透過樹葉把一點一點的黑影，落在他的臉上，空中飛着的麵包上，德國汽車的黑舷上，滿長着綠草的大道上。他彎腰，叫喚，全身直立起來，措額，環視森林，天，大路……

「好像工作隊長站在麥稭堆上，」他說，「喂，朋友們，搬去，二百米突或是三百米突；藏在林子裏再來。」

「你走呀，你怎麼啦，你發瘋了還是怎的，眼看就要飛來了，」人們向他叫喊。

「我到那裏去？」他奇怪地說道。「這是我的森林，我是這裏的主人。我走，可是有人會問我：你上那兒去，主人？」

於是他留下站在車子上。鵲鳥和椋鳥在他的頭上鳴叫，好像讚美他的勇敢、快樂、善良。他摘下一些麵包，扔給鳥吃，後來他自己也開始唱起歌來了。但是他的眼睛銳利地注視着坦直的大道，兩旁一公

①，②，③都是德國人慣用的名字。

④希特勒的名字。

里之內都看得清爽，他突然停止唱歌，側耳傾聽，眯細着眼睛，那裏有摩托的聲音？遠遠的出現塵埃之雲，伊格那季亦夫細看了一下，是輛摩托自行車。

「主人，你爲什麼要跑呢？」他自己對自己開玩笑地問道。很明白，要是拖車子或是修車子是不會乘了摩托自行車來的。伊格那季亦夫把手榴彈驗了一遍，將彈柄握在手裏，躺在麵包拿掉之後所空下來的低凹之處。摩托自行車員在旁邊飛逝過去，甚至於速度都沒有減低。

一個鐘頭之後，整個載重汽車都被出清了。伊格那季亦夫在走的時候，向車艙裏看了一眼，從戰地行囊裏摸出一隻白蘭地酒瓶，瓶裏的酒已經很少。伊格那季亦夫把瓶塞在口袋裏。當戰士們把最後一張帆布的麵包搬走時，遠遠的已經聽到有摩托的達達之聲了。

伊格那季亦夫躺到矮林裏去——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汽車放緩速度，掉過身來，開到空汽車跟前。

德國人叫喊些什麼，伊格那季亦夫一字也不懂，但是他們的手勢，面孔的表情，東奔西撞的亂竄把一切解釋得十分明白。他們先看看溝，再看看車子底下，然後一個下級軍官向一個上等兵噪叫，那上等兵站着，把手放在袴縫上，鞋跟靠着鞋跟。伊格那季亦夫明白，上級軍官是喊叫了：「你怎麼啦，狗蛋，不能夠叫誰看守的嗎，怕什麼？」面色悲哀的上等兵用手表示：「周圍都是森林，難道能強迫他們，狗仔們，留下嗎？」看來，下級軍官又叫道：「你自己，豬獠，應該留下。現在我把你們都拘捕起

來，沒有麵包吃。」「遵命，」上等兵回答，並且嘆了一口氣。後來上等兵便去向車夫號叫。伊格那季亦夫這樣解釋他的咆哮：「你怎麼把摩托開壞了，你不看見，已經到了樹林的中央，一定是大家都舐上酒了？」車夫看見軍官爲了排遣失掉食物的悲哀而走開時，便拉破面皮地回答上等兵道：「叫什麼，天曉得，你還把瓶裏的酒吞下兩杯去呢！」

鶉鳥在樹枝上跳着，取笑德國人。後來有一個兵士在汽車旁邊找到一個煙蒂頭，拿給下級軍官看，伊格那季亦夫猜想：軍官把印着俄文字的燒餘的報紙看出來了（按煙係用前線報紙自捲）。「是他們！」他叫了起來，把煙蒂給兵士看，德國人立刻都發瘋了：把飛機上用的機槍拖出來，有些人則把自動槍端好，向樹林裏掃射；於是樹葉和小樹枝便落在路上。伊格那季亦夫爬到遠遠的、藏着拿麵包的同伴們的矮林裏。他在那裏一面笑，一面把所見到的事情講給他們聽，從袋裏摸出酒瓶，說道：

「這裏白蘭地只剩一滴滴了，六個人反是够分的，看來只好自己一個人享用了，啊？」

辦事精確的羅其姆切夫從自己的水瓶上旋下杯子，說道：

「好吧，那有什麼呢，你自己喝吧，給你杯子。凡是德國東西我的手連碰都不碰一碰的。」

在黃昏之前，伊格那季亦夫給委員解來一個德國人。他是用普通方法把他捉住的：把沿着村路引着的電話線切斷，和同伴們埋伏在矮林裏。過了一小時，有兩個德國通訊員來尋找斷線的地方。紅軍戰士從埋伏處跳出來。一個德國人企圖逃走，被打死；另一個人被突如其來的意外嚇得呆住了，於是便被

俘。

「委員，我在樹林裏有方法對付他們，」伊格那季亦夫帶着愉快的精神說，「對付摩托自行車員：把鐵絲橫攔在路上；對付步兵的方法很簡單：把雞繫在矮林裏，——德國人聽見雞叫，會不遠五公里的趕來。」

能幹，」波加列夫笑着對他說。

中隊指揮員魯勉切夫在黑暗中讓步兵和礮兵排起隊來，向他們宣讀命令——用服務人員名義向偵察戰士感謝。應召從隊伍中跨步出來的伊格那季亦夫的聲音從暗中回答：

「我是爲蘇維埃聯邦服務，上尉同志。」

譯自人民不死，第十六章

他們齊胸站在泥裏

德國人黎明時進發。坦克車手打開上面的艙口，嚼着蘋果，向剛剛昇起的太陽觀看。其中有幾個穿着短袴和運動衫，袖子闊大，短不及肘。先頭的重坦克稍爲在前面一些開着，坦克車指揮員，一個身材豪華的德國人，一串珊瑚紅珠，繞在他又肥又白的手臂的肘彎裏，他把他那張滿是大點麻子的大臉轉向太陽，咀嚼着。他的無邊帽下面探出光亮頭髮的長髮球。他坐在坦克上，好像是兵士自信的偶像，好像是非正義戰爭的戰神，他的坦克已經離開馬爾契與那·布達不下六公里，但是縱隊的鐵尾還沒有來得及展開，不時發出轟隆的響聲，緩緩地在村子的廣場上舒展。摩托自行車員好像是突然穿進沈重的鯉魚中間的一羣梭魚，迅速地穿過去，追趕坦克車。他們越過坦克車，並不減低速度，他們在不平坦的道路上厲害地顛簸着，深綠色的四輪馬車跟踏着、振搖着，竭力想從摩托自行車中掙脫出來。彎着身子的，瘦削的，黑臉的，因在太陽下面奔波而驚黑的摩托自行車員，在走過先頭坦克旁邊的時候，頭都不掉地，爲了致敬，只迅速地把手舉起來，然後又緊扶住駕駛舵。那小胖子用他肥手懶惰地一動以回答摩托自行車員的敬禮。摩托自行車隊向前飛逝，在身後揚起白色粗麻布似的塵灰尾巴。昇起着的太陽把這塵灰染

上粉紅色，它在公路的上空搖搖擺擺地掛着。先頭的坦克，像煞有介事地嗚叫着，開進輕飄的塵埃之雪裏。「密塞斯米特 109」式在高空裏細聲地嗚叫着飛過去。細長的蜻蜓形的密塞斯米特的身子一會向右，一會向左移動，一會向上昇，一會又猛然下降；有時追過坦克縱隊的頭，然後再回轉去，迅速地做着陡直的急旋迴轉。它們的叫聲這樣刺人地犀利，甚至於坦克低濁而強大的轟隆聲都不能掩蓋過它。密塞斯米特在每一座小林、丘陵上空下降，搜索沒有收割的小麥田。黑色的，三輪軸的載重汽車滿載着摩托步兵，像馬匹似的打着響鼻，出動就途。兵士們一排一排的坐在摺頁式的長凳上，都歪戴着船形帽，手裏拿着黑色的自動槍。他們的車子罩在塵灰之霧中，這雲霧是這樣稠密，甚至夏日強大的陽光都不能穿透它。塵灰像闊而長的雲片蓋在田地和小林的上空，樹林沈沒在濃密的雲霧似的迷霧中，似乎大地是在炭酸氣的乾澀的煙霧中焚燒着。

這是德軍摩托化縱隊計擬好和實驗過的古典式行動。頭戴無邊帽的小胖子，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上午五時他的先頭重坦克在法國碧綠的葡萄樹中間，在石砌圍牆之間，在圓地繞過丘陵的公路上行走的時候，也是這樣坐在坦克車上的。摩托自行車員也是在這樣很準確的時分在他的旁邊飛逝過去，掩護隊的飛機也是這樣在法國的天上搜索過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清明的早晨他的車子在波蘭大道上馳過國境碑，在高大的樺樹幹中間，千萬飛躍的陽光點子在黑色的鋼甲上跳動着。坦克縱隊以全部重力開上貝爾格勒的公路，塞爾維亞淺黑色的身體發出軋軋之聲，在迅速的齒輪下面壓碎。他就這樣從涼快的半

黑暗的峽谷中第一個掙扎出來，看到沙洛尼克海灣，岩石海岸的明朗藍點……他打了一個呵欠，習慣於一切的這位非正義戰爭的偶像，他的照片刊載在所有慕尼黑、柏林、萊不濟的畫報和雜誌上。

隨着太陽的升起，指揮員們昇到丘陵的頂上去。蘇軍營指揮員巴巴章陽借魯勉切夫的望遠鏡，詳細地看了一下公路。波加列夫看看世界晨曦的和樂景象，這是涼快中的，露珠中的，輕霧中的，叫哥哥短促而清脆的叫聲中的，在黑夜之後重新升起的世界。黑甲蟲像煞有介事地和像有心事地走過去，陷在沙裏，螞蟻們來出動去做工，一羣小鳥從樹枝上跳下來，試圖在受陽光初次接觸，幾乎還沒有溫暖的塵灰裏洗澡，然後叫着飛往溪邊。

戰爭的印象對於人是非常強烈的。自然的永久和平在戰爭所產生的形象面前暗淡了，在丘陵上的人們覺得天上的輕雲是高射礮彈炸裂的痕跡；遠處的白楊是被重飛機炸彈所掀起的煙與泥的高柱；天上飛着的雁羣是戰鬥機隊的嚴格的隊形；谷中的霧氣是村莊燃燒着的煙，沿路長着的小樹，這是用樹枝偽裝着汽車隊，正等候信號出發。波加列夫不祇一次的在晚間的昏暗中，在空襲的時候聽到：「看，德國人拋下紅火箭了，」接着是可笑的回答：「不，那是什麼火箭，卻是黃昏星。」在窒息的夏夜，不止一次把遠處的電閃當作是礮火的閃發……現在，從東方的天上，有猛進的烏鴉從樹上飛出的時候，以為這是分散了隊形的飛機飛來。「誰知道他們呢，」聶夫杜洛夫說，「應該在德軍進攻之前禁止烏鴉飛行。」

過了幾秒鐘，像從樹頂上飛起的鳥雀似的，有飛機出現了。

在丘陵的斜坡上，就是在掩蔽處和壕溝裏分佈着紅軍戰鬥員的地方，有人用船形帽和手致敬地揮動；這營人看見飛機翼上有紅星。

「是我們的，是我們的衝擊機！」巴巴章陽說。

「衝擊機來衝擊了，」魯勉切夫說，「你看，你看，領頭的飛機在幌翅膀，——它是說：我看見敵人，我去進攻了。」

武器的友誼是好的，是有力的。前線的人們經驗到這友誼，並且試驗着它。在戰鬥中援助步兵的大砲轟聲，飛向進攻軍那面的砲彈轟聲是甜蜜和快樂的。這不僅是力的援助，這也是精神和友誼的援助。

但是在這一天，除了飛機早晨的問候之外，這營兵並沒有得到援兵。他們是孤獨地站在戰場上……

*

*

*

*

*

在離開村中大道約摸十米的田裏，在道旁的雜草中，掘着有坑。有身穿灰綠色軍裝，頭戴紅星船形帽的人齊胸地站在這些坑的泥裏。坑底排着易碎的玻璃瓶，坑邊放着步槍。紅軍戰鬥員的褲袋裏放着劣等煙草的紅煙匣，在睡覺時被摺皺了的火柴匣，砂糖和糖塊，軍裝袋裏是磨擦得模糊了的妻子們從鄉下寄來的信，鉛筆頭，捲成碎片的軍中報紙，手榴彈的藥線。齊胸站在泥裏的腰間，是帆布袋，帆布袋裏是手榴彈。假使你看一下，這些坑是怎樣挖的，那末你就可以看出：兩個朋友互相擠得很緊，五個同鄉都竭力要靠得近些，把自己的坑都挖得一個靠着一個。雖然軍曹曾經說：「喂，請大家不要貼得這麼

緊，這是不行的，」——但是在德軍坦克進攻危急的時候，能看到身旁有朋友流汗的臉不是很甜蜜的嗎，並且還可以這樣叫一聲：「不要把煙蒂扔掉，讓我來抽完，」於是和熱煙一同感覺到被嘴唇所咬皺，咬過的杜製煙捲的熱氣和溫暖。

他們齊胸站在泥裏，他們面前是一片空曠的田野和空曠的道路：過了二十分鐘，有二千普特重的裝有大礮的猛晉的坦克車，捲着塵灰飛舞的雲霧，發着切齒的聲音，衝了過來。「來了！」軍曹叫道。「來了，大家看啊！」

在他們的背後，在丘陵的斜坡上，——是藏在掩蔽處裏的機關槍手，更高和更遠一些，在機槍手的背後，坐在壕溝裏的是射手，更遠一些，在他們背後的是礮兵的礮位，再遠一些，是指揮處、本營醫務處……更遠些，在他們背後，是司令部、飛機場、後備兵、道路、哨兵所、樹林、被夜色陰暗了的城市、車站、那裏是莫斯科河，再往前，在他們大家的背後是伏爾加河，夜中被明亮的電光所照耀的後方工廠，並不用紙條補貼着的玻璃窗，被照亮的卡馬河上的白色輪船。整個偉大的國土都在他們的背後。他們站在自己的坑裏，沒有任何人站在他們的面前。他們抽着用前線報紙自己捲成的捲煙，他們用手掌在軍服口袋裏摸着摺皺的，在曲折處摩光了的信紙。雲在他們頭上浮着，小鳥飛過便藏匿不見了，他們齊胸的站在泥裏，等候着、注視着。他們要抵抗坦克的猛襲。他們的眼睛已經不看朋友，他們的眼睛在等候敵人。等勝利和和平的日子來到的時候，讓那些今天站在他們後面的人，想起這些打擊坦克的人，

穿綠色軍裝拿着流質燃料易碎玻璃瓶的，腰間帶有手榴彈帆布袋的人吧……在綠色的車廂裏讓人們給他們讓出坐凳的位子吧，在路上讓人們給他們開水喝吧。

左面是闊寬的防坦克壕，裏面用粗木支撐着，從沼地側面的小河一直通向大路，大路右面是森林。羅其姆切夫、伊格那季亦夫、莫斯科少共歌陀夫站在泥裏，看着道路。他們的坑一個靠近一個。他們的右面，經過大道，站着柴維列夫、庶務長莫列夫、初級政治指導員葉列基克——志願隊，攻擊坦克隊的隊長。在他們背後的是兩架機關槍的射擊人員，葛拉戈列夫的和柯爾達興的。假使細看一下，可以看到從暗黑的土木洞裏向大路注視着的機槍；更往右一些，在後面，是礮兵觀察員，在插在地裏的，開始凋萎的橡樹枝條之間悉索響着。

「喂，攻擊員，去釣魚呀，一早起釣是很好的，」礮兵觀察員叫道。

但是攻擊員並不掉頭去看他，他當然要比他們快樂些：他面前有防坦克壕，左面，在他和大路之間，是穿着被鹹汗褪了色的軍裝的攻擊員的闊背。觀察員注視着這些背，曬得又紅又黑的後腦勺，竟開起玩笑來了。

「讓我們抽些煙還是怎的？」歌陀夫問道。

「可以，請吧，」伊格那季亦夫說。

「拿我的去，要兇些，」羅其姆切夫提議，拿一隻放有半瓶煙草的扁平的香水瓶拋給伊格那季亦

夫。

「你怎麼呢，不抽嗎？」伊格那季亦夫問他。

「嘴裏苦，抽多了，我還是嚼些糖吧。把你的給我，乾淨一些。」

伊格那季亦夫把糖扔給他，羅其姆切夫細心地把小砂子和煙灰從糖上吹下來，開始咀嚼。

「就快些吧，」歇陀夫說，伸了一個懶腰，「沒有比等候更難過的了。」

「寂寞起來了嗎，」伊格那季亦夫問道，「我忘了把奇達琴帶來。」

「別開玩笑，」羅其姆切夫生氣地說。

「難道不可怕嗎，朋友，」歇陀夫說，「這條路是白的，死沈沈的，一點聲息也沒有。我無論活到

多大歲數，將總忘不了。」

伊格那季亦夫沈默着，向前看着，稍微擡起身來，用手臂擱在自己的坑沿上。

「去年，也就是在這時候，我上休憩院去，」歇陀夫說，並且生氣地唾了一口口水。同伴們的沈默使他吃了一驚。他看見，羅其姆切夫和伊格那季亦夫一樣，看着，稍微伸出着頸項。

「庶務長，德國人！」羅其姆切夫拖長地叫道。

「來了！」歇陀夫說，並且低聲地嘆了一口氣。

「啊，儘是塵灰，」羅其姆切夫說，「好像是成千頭牛揚起的。」

「我們給瓶子他們吃，」歐陀夫叫了一聲，笑了笑，唾了一口。粗言粗語地大罵。他的神經緊張到極度，心瘋狂地跳着，手上蓋了一層熱汗。他把汗揩在沙坑的毛茸茸的邊緣。

伊格那季亦夫沈默着，看着在路上飛揚起來的塵灰。

指揮處的電話鈴響了起來。魯勉切夫拿起耳機。是觀察員打電話來：德國摩托自行車隊的先頭部隊已在大路上埋有地雷的地段突然出現。幾輛車子在右面和左面的迴路上炸碎，但是德國人現在又沿大路推進了。

「他們來了，你們看！」巴巴章陽說。「讓我們來歡迎他們。」他招呼機槍連指揮員柯修克中尉聽電話，命令他把摩托自行車隊縱放到極近的距離，然後用機槍掃射。

「幾米突？」柯修克問。

「你要幾米突做什麼，」巴巴章陽說，「放到大路右面的枯樹跟前。」

「到枯樹跟前，」柯修克說。

過了三分鐘機關槍開火了。第一排槍沒有射中鵠的，路上飛起一陣迅速的塵埃之雲，像一長列的麻雀羣，急急忙忙的在塵埃裏洗澡。德國人一面走一面開火，他們沒有看見目標，但是這一無目標的槍火的密度是很大的，——空氣響着，充滿着無形的死之弦，塵之煙，溫合在蔓延着的雲裏，沿着丘岡爬着。坐在戰壕和掩蔽處的紅軍戰鬪員，彎着腰，擔心地看一眼在他們頭上呼哨的淡藍空氣。

這時機關槍又射出幾排子彈，恰巧打在飛逝着的摩托自行車員的身上。一剎眼之前還似乎沒有足能阻止這槍聲砰砰的飛閃隊伍的力量。現在這隊伍眼看着變成了灰燼，車子停下了，倒下了，被毀摩托自行車的輪子還是繼續旋轉着，揚起塵灰。還保全着的摩托自行車手轉身到田野裏去了。

「唔，怎樣？」巴巴章陽問魯勉切夫道，「唔，怎樣，敵兵同志們，你們說我們的摩托自行車員不好嗎？」

頻繁的步槍射擊隨着摩托自行車員飛過去。一個年輕的德國人，一隻腳受傷了，或者是擦傷了，倒下去，從傾到的車子下面爬起來，高舉雙手。射擊停止了。他穿着破軍裝，髒而有血印的臉上帶着苦難和恐懼的表情，站着，把雙手向上伸，好像要從一個高枝上摘下蘋果似的。後來他喊叫起來，緩緩地跛着足，舉手搖動着，向我們的壕溝這面挨過來。他走着，叫着，漸漸的笑聲從這壕溝滾到那壕溝，從這掩蔽處滾到那掩蔽處。從指揮處可以清楚地看出舉着手的德人的身形，指揮員們不明白，為什麼在戰士中間發出笑聲。這時電話鈴響，最前線觀察處解釋突然快樂的原因。

「營指揮員同志，」機關槍連指揮員柯修克笑不可抑地，訴怨似地向話筒說道。「那個德國人一拐一拐的，喊着說：『俄國人，投降呀！』——他自己卻舉着手……他已經嚇得把俄國字都弄錯了。」

波加列夫和其他的人一同笑着，心裏想：「這一切都十分好，這樣笑，在坦克近來的時候，這很好，」於是問魯勉切夫道：

「你們一切都預備好了嗎，上尉同志？」

魯勉切夫答道：

「都預備好了，委員同志。材料都預先準備好了，大礮上的礮彈，坦克所將經過的整個角度，我們都能把集中的礮火囊括在內。」

「空中！」有好幾個人同時長聲地叫了起來。

同時兩個電話機都響了起來。

「來了，先頭一輛離我們兩千米突，」魯勉切夫一字一字地說。他的眼睛變得嚴厲和嚴肅了，全連還繼續笑着。

飛機和坦克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六架「密塞斯米特」HOG」低低地在地面上空飛進着，它們上面是兩小隊轟炸機，再高些，大約是在一千五百米空中，又是一隊「密塞斯米特」。

「在轟炸之前的古典隊形，」聶夫杜洛夫喃喃地說，「下面的『密塞斯米特』在掩護退出垂直下降的，上面的則是掩護進入垂直下降的。現在就要給我們熱鬧看了。」

「得把掩護破除了，」魯勉切夫說，「沒有什麼法子可想，但是我們會狠狠地給他們點上火。」於是他便命令各礮臺指揮員開火。

波加列夫摘下電話聽筒。平行的接連使他可以聽到礮臺指揮員與偵察處之間的談話。「開火！」聽到遠遠的命令聲，過了幾秒鐘所有的聲息都消失了，耳朵裏只是響着振耳欲聾的排礮聲。飛向目標的礮彈的刺耳的呼呼聲立刻發出來了。似乎，高大的白楊、楊柳、榆樹的叢林像用千百萬青嫩的樹葉喧嘩着，怒號着，折轉去，逃開那向他們飛來的強大之風。似乎，風在細枝上裂破它堅韌，柔順的纖維；似乎，被鋼鐵所掀起的風在它激進的途中把人和土地都帶走了。聽見遠遠有炸裂聲。一聲，第二聲，幾聲混合的然後又是一聲。

波加列夫在聽筒裏聽到遠遠的一個聲音，在說着射擊的數字。在這些僅僅說着單調的數字的拖長的抑揚聲中，表現出整個戰鬥的激烈。數字凱旋着，暴怒着——數字是活潑的，圓滑的。突然說着射擊數字的聲音換了別個聲音了。「洛靜果，你在土房裏拿一包打開的烟沒有？」「拿的，難道你沒有拿我的嗎？」然後又是指揮員的聲音，喊叫着數字，第二個聲音，重複這些數字。

這時轟炸機旋轉着，尋找目標。聶夫杜洛夫跑到礮火陣地上去。

「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停止礮火，」他向第一礮臺的指揮員高喊說。

「有，不停止礮火，」指揮礮臺的中尉回答說。

兩架「蓉克」式垂直地在礮火陣地上越過。四倍的高射機槍向它們一排一排地射去。

「他們垂直下降得真勇敢，」聶夫杜洛夫說，「沒有什麼可說的。」

「開火！」中尉叫道。

三尊礮的礮臺開了一排礮。排礮的聲響和炸彈炸裂的聲響混在一起。泥與沙的烏雲遮蔽了礮兵。他們揩了揩流汗的汗臉又重新裝礮。

「莫羅淑夫，瞄準了嗎？」中尉叫道。

「完全瞄準，中尉同志，」大礮瞄準員莫羅淑夫回答說。「我們打得厲害些。」

「開火！」中尉命令道。

其餘的飛機都在最前方旋轉，從那裏傳來一排一排的機槍聲，炸彈頻繁的爆裂聲。

開礮員帶着兇暴的頑強，激烈的熱情工作着：在他們那種被思想和努力的友愛所聯結起來的協力的動作裏，顯出共同勞動的巨大力量。在這裏工作的不是個別的人——瘦子喬治亞人是補充彈藥的人，闊肩矮身材的韃靼人是遞彈員，猶太人是操縱員，黑眼睛的烏克蘭人是裝礮員，高明的瞄準技師是莫羅淑夫。在這裏工作的是一個人。他眼睛一閃地看一下由垂直姿勢改作戰鬪旋轉而又重行往炸礮臺的「塔克」式，他揩一揩汗，笑了笑，忙碌的，迅速的，無可抑止的，用崇高的勞動之汗從臉上洗去一切懼怕痕跡的他，和大礮一同哼了一聲，又重新做他複雜的，聰明的事情。他，這個人，在第一座礮臺第二尊和第三尊礮上工作，並且也在第二尊礮臺的大礮上工作。炸彈號叫的時候，他不停下，不躺下，不跑到掩蔽處去，他在炸裂的鐵的打擊之下也不停止勞動，當第三連躺着的後備兵叫喊：「高射礮打下一架，往下

落，燃燒着！」的時候，他並沒有停下來高興地望一眼，他沒有坐失時間，他工作着。對於所有這些混合爲一的人們只有一個字：「開火！」這一個和他們的勞動結合在一起的字，產生出真的火。

瞄準員莫羅淑夫，這個毛茸茸的，滿臉雀斑的人叫道：「我們打得厲害些！」管礮的人，看見礮兵們毀滅性的工作之後，大家都把數字和數字撒進火裏。

礮彈在坦克縱隊中間開始爆炸，對於德國人是十分意外的。第一個礮彈打中重坦克的礮塔，把它打碎。從偵察處用望遠鏡可以看見，探首在車外的坦克車手怎樣迅速而輕捷地躲進車子。

「好像金鼠鑽進洞裏，中尉同志，」坐在礮兵偵察處的偵察員說。

「是的，真像，」中尉說，並向電話生點點頭道：「奧古列成果，撥第四號。」

只有一個坐在先頭坦克上的胖子沒有藏到車艙裏。他揮了一下繞着珊瑚紅珠的手，好像要鼓勵那些在後面開着的車子。後來他從袋裏摸出一個蘋果，咬了一口。縱隊並不破壞隊形地向前推進。只是在那些有被毀的坦克橫在路心的地方，駕駛員才繞過燃燒着的和被毀的坦克。一部分坦克沒有回到路上而是在田上駛着。

雖防線兩公里的地方，坦克撒開行軍程序，而以縱隊陣形行進。它們被右面的森林，左面的河道緊擠着，分成好幾排，十分緊密地行進。路上約有二十輛坦克燃燒着。

俄羅斯礮隊的礮火，像一把闊扇子似的在田野裏攤開，坦克開始回答，第一批礮彈在攻擊員的頭上

飛過，在掘壕於斜坡上的步兵分佈處炸裂。後來德國人又把礮火提高些——顯然是企圖撲滅俄方的礮隊。大部分坦克車都停下了。空中出現「佯僕人」——校正員。他和坦克建立了無線電聯絡。指揮處的無線電生說，訴苦地：

「同志們，德國人好似小鎚子敲着我的耳朵：gut, gut, gut, gut。」

「不要緊，不要緊，」波加列夫說，「gut, 但並不狠。」

巴巴章陽低聲地對波加列夫說：

「現在坦克要來進攻了，委員同志，我已經知道這戰略，是第三次看到。」他用電話命令迫擊礮開火，並且補充一句說：「這便是你妻子生日給你的戰地郵件。」

「假使衝破的話，應該把礮隊退到後面去，」礮兵中尉說。

但是魯勉切夫氣急地說：

「假使我們開始把礮拉到後面去，那末德國人一定會衝過來，毀滅礮兵中隊。委員同志，請准許把兩個礮臺推到前面去，直射開火。」

「立刻，一秒鐘都不要失去，」波加列夫激動地說。他明白，決定的時機來到了。

德國人顯然以為礮火的停止與礮隊的後撤有關，所以便加強射擊。過了幾分鐘，坦克在全線進攻，

①德文，意即「好」。

它們很快地行進着，一面走一面用大礮和機槍射擊。

幾個紅軍戰鬥員彎着腰從上面的掩蔽處逃走，其中有一個中流彈倒下，其餘的人，腰彎得更低地在指揮處面前跑過。

巴巴章陽迎面向他們走去。

「往那裏去，往那裏去？」他叫道。

「坦克，上尉同志！」一個紅軍戰鬥員喘息着說。

「你們怎樣，肚子痛嗎？爲什麼彎了腰？」巴巴章陽兇狠的叫道，「擡起頭來！坦克來了，應該迎擊他們，不應像兔子似的逃走。向後轉，開步走！」

這時春礮開火了。現在祇有開火員才看見敵人。重礮彈的打擊像震動山嶽地有力。被射中的坦克破毀了，金屬壓攪起來，火焰噴出車艙，像柱子似的豎在車子上面。但不僅是直接的射中，而且有力礮彈的沈重的碎片也打穿鐵甲，摧毀齒輪，車子發着鳴聲，在自己的輪軸周圍旋轉。

「我們的礮隊不壞，」魯勉切夫對着營指揮員的耳朵叫道，「巴巴章陽同志，是不壞吧！？」

在整個田野上，坦克的進攻被停住了。但是在大路所經過的那條地帶，德國人仍得以向前推進。先頭的重坦克用大礮射擊着，並且用他所有的機槍掃射着衝進攻擊隊所蹲踞的地段。四輛坦克隨在它後面急進着。

破火減弱了；兩尊礮被打傷，不能射擊。第三尊礮被礮彈打中，完全毀壞，救護員把重傷的礮兵擡走。擊死者的身體保持着戰鬪勞動的突進——人是工作到最後一息而死的。

「喂，朋友們，時候到了……無論痛苦和難過，要堅守不動。」羅其姆切夫叫道。

他們三人拿起燃料瓶來。

歐陀夫第一個探身出洞。先頭坦克一直向他撲來。一排機槍掃射在歐陀夫的胸口和頭上，於是他便倒在坑底。

伊格那季亦夫看見同伴的殉難。又是一排機關槍彈在他的頭上號叫地飛過，嵌進地裏，坦克已經開得很近，他甚至於幌了起來；剎時之間一個回憶在腦子裏閃過，他小時候和父親到車站上去送客，他站在車站上，特別快車的機車轟隆隆地在面前開過去，噴着熱氣和燃料油的氣息。他直起腰來，把瓶子拋出去，自己幾乎絕望地想道：「你想用一立特汽油去對付機車嗎？」瓶子正巧飛進礮塔；輕漂的，裊裊抖動的，被風吹着的火焰立刻噴了出來。這一剎那羅其姆切夫又把一連串的手溜彈拋到第二輛車子的齒輪下面。伊格那季亦夫又拋出一個瓶子。「這比較小些，」一個模糊的念頭在他的腦子裏閃過。「這樣的車子就連半立特也可以了！」

一輛巨大的先頭坦克完結了。看上去，駕駛者企圖把它轉身，但是因為火燒着沒有做到。上艙打開，拿着自動槍的德兵急急爬將出來，掩着臉，不讓火焰捲上去，開始跳到地面上。

好似本能偷告伊格那季亦夫說：「就是這人殺死歇陀夫的。」

「站住！」他叫喊，抓起步槍，跳出泥坑。

巨大的，闊肩的，肥胖的德國人，手上繞着珊瑚串，一人遺留在田裏。其餘的坦克車員彎着腰，在叢生着長草的溝裏逃跑。那德國人獨自一個全身直立地站着。他看見了手拿步槍向他跑來的伊格那季亦夫，把自動槍頂在肚皮上，射擊起來。幾乎所有子彈都在伊格那季亦夫身旁飛過，但是最後的子彈打在步槍上，把槍柄裂了一個縫。一剎時之間，伊格那季亦夫停了下來，之後又即撲到那個德國人身上去。那德國人企圖重新把自動槍裝上子彈，但是他發現，這在他已經是來不及辦到了；他沒有膽怯，根據一切看來，他不是懦夫，——他同時用沈重而輕快的步子向伊格那季亦夫走來。

伊格那季亦夫的眼睛裏發暗了，——但是這人曾殺死歇陀夫，他曾在一夜之中縱火焚燒一座大城市，他殺死一個美麗的烏克蘭女子，他曾踐踏田野，破毀村舍，他給民衆送來恥辱和死亡。

「唉，伊格那季亦夫！」不知從什麼地方遠遠地傳來庶務課長的聲音。

德國人相信自己的氣力和勇氣，他經歷過許多年的體育訓練，他知道殘酷和迅速的搏鬥方法。

「Komm, Komm ①，伊凡 ②，」他說。

① 德文：來，來！

② 因為伊凡是俄人的普通名字，德人使用此來稱呼俄人。

他好似陶醉於他身材的龐大，獨自一個人站在燃燒着的坦克之間，在爆炸的轟隆聲中，他像石像似的站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他曾經在比利時、法蘭西經歷過，在貝爾格勒和雅典土地上踐踏過，希特勒曾經親自把鐵十字章戴在他的胸口過。

好像決鬪的古代又復活了，幾十隻眼睛看着這兩個在弄得坎坷不平的戰地走攏來的人。都拉人伊格那季亦夫舉起一隻手來；俄羅斯兵士的打擊是可怕的，爽快的：他不是打敵人的胸脯，他是依照他的囑咐而行動的。他是用拳頭敲打敵人的嘴臉。

「混蛋，和女孩子打仗！」伊格那季亦夫沙啞地叫道。
短促而乾脆地步槍響了一聲。這是羅其姆切夫射擊的。

德軍的進攻被擊退了。德國坦克車和摩托步兵進攻四次。巴巴章陽四次率領全營人對抗德國人，戰鬥員們手拿榴彈和燃燒瓶進攻。

砲兵隊長們沙啞地叫喊命令，但是砲聲已經逐漸稀疏了。
人們簡直就死在戰場上。

「瓦夏，我不再跟你玩了，」政治指導員聶夫杜洛夫說。一顆大口徑的子彈打中他的胸膛，每一喘氣，血從嘴裏流出來。魯勉切夫吻了吻他，哭了。

「開火！」砲臺指揮員叫喊，聶夫杜洛夫最後的喃喃之聲在大砲的轟響中沈沒了。

巴巴章陽的肚子也受了致命傷，在德軍坦克車第四次進攻的時候。戰鬥員們把他按放在營帳布上，要把他擡出戰地。

「我還有聲音可以指揮，」他說。

在進攻沒有擊退之前，戰士們一直聽到他的聲音。他死在波加列夫的手裏。

「不要忘記我，委員，」他說，「在這幾天中你成爲我的朋友了。」

戰士們死了。誰講述他們的偉蹟呢？只有迅速的流雲看見，戰士李亞波孔怎樣戰到最後一顆子彈；政治指導員葉列基克打倒了十個敵人，怎樣用已經發冷的手把自己炸毀；紅軍戰鬥員葛魯斯柯夫被德人包圍之後，怎樣射擊到最後一息；機槍手葛拉戈列夫和柯爾達興，在發軟的手指還能夠按住發動鍵的時候，在發暗的視線還能在暑氣的霧中看得見戰鬥目標的時候，怎樣流着血地作戰。

詩人徒然書寫歌曲。說殉難者的姓名將永久生存，他們徒然寫詩，向已死的英雄保證，說他們沒有死，說他們繼續活着，說他們的名字和對於他們的紀念將永垂不朽。小說家徒然把這一點寫在書裏，向作戰的人們允諾他們所有請求的東西。

人的記憶不能羈留得住幾百幾千人的名字。那死了的人，就算死了。去赴死的人這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千百萬的人爲了自己的自由去赴死，好像是去做艱重的勞動一樣。人民偉大，他們的子弟在一望無際的戰場上神聖地，樸素地和嚴峻地去死。天和星知道他們，土地聽到他們最後的喘息，未割的裸麥和

路旁的小叢林看見他們的偉蹟。他們睡在泥土裏，在他們上面的是天，太陽和雲彩。

他們睡得很酣，永眠地睡着，像他們的父親和祖父，一生勞動的木匠、挖地工人、礦工、織工、大地的農夫一樣睡着。他們曾經把許多汗，許多艱苦的，有時是不能勝任的勞動獻給了這土地。戰爭的可怕時機來到了，他們把自己的血和自己的生命也獻給了它。讓這土地以勞動、智慧、名譽和自由為光榮吧。讓沒有更比「人民」這字更神聖和更偉大的字吧！

夜裏，在埋葬死者之後，波加列夫走進掩蔽處。

「委員同志，」在掩蔽處入口值班的紅軍戰鬥員說，「送信的人來了。」

「什麼送信的人？」波加列夫奇怪地問道，「從那裏來的？」

一個身材不大的，手裏拿着一隻包和一支步槍的紅軍戰士走進來。

「你從那裏來的，戰士同志？」

「從師團司令部，送郵件來的。」

「你怎麼通過的，不是路被截斷了嗎？」

「偷過來的，委員同志，肚子貼地爬了四公里，夜裏渡過小河，打死一個德國哨兵，你看，把他的肩章都拿來了。」

「偷走可怕嗎？」波加列夫問。

「我有什麼怕的？」那紅軍戰士笑了一笑說，「我的靈魂是便宜的，像三弦琴一樣，我並不爲它害怕，我已經給它定了價錢，——五個戈貝。我爲什麼要爲它害怕呢？」

「似乎是這樣嗎？」波加列夫嚴肅地問，「似乎是這樣嗎？」

那紅軍戰士笑了笑，不作聲。

第一封信是從葉列望寄來——給巴巴章陽的。波加列夫看看發信地址——是巴巴章陽妻子來的信。連指揮員奧夫慶尼柯和蘇萊京，政治指導員馬霍特京迅速地翻着信，低聲地說道：「這人有，這人死了……也死了……這人有……死了……」把寄給死人的信放到另外一堆去。

波加列夫拿了寄給巴巴章陽的信，走到他的墳上去。他把信放在墓墩上，用泥土把它蓋起，並且用彈片壓在上面。

他在這營指揮員的墳上站了很久。

「你的信什麼時候到我的手呢，麗莎？」他出聲地問道。

早上三點鐘無線電裏來了一個短短的密電。軍指揮員感謝戰鬥員和指揮員們的勇敢。他們所予德國坦克的損失很大，他們光輝地完成了任務，阻止了強大縱隊的推進。命令營和礮隊的殘部退卻。

波加列夫知道，沒有什麼地方可退，偵察兵報告德軍夜間沿着橫越大路的村路推進。

指揮員們帶着惶恐的問題走到他跟前。「我們被圍了，」他們說。

巴巴章陽死後，他必須一人獨自作決定了。在前線人們所時常喜歡說的那個句子：「我研究形勢之後，採取了決定，」甚至於在要決定過夜或是進餐的時候也是這樣，現在波加列夫也第一次鄭重地說了，向那些聚集在掩蔽處的指揮員和政治指導員。

他說這幾個字的時候，內心很激動，心想：「要是麗莎看見我就好了。」是的，他時常想讓麗莎看看他。

「指揮員同志們，我的決定是這樣，」波加列夫說，「我們退到樹林裏去。我們在那裏休息一下，部署好了，帶戰衝往河邊以渡往東岸。我任命魯勉切夫上尉做我的代理人。再過一小時正，我們使出發。」

他看一下指揮員們疲倦的臉，魯勉切夫嚴峻而蒼老的臉，用完全另外一種，使他自己想起戰前莫斯科的聲音說：

「我的朋友們，我們的勝利就是這樣用血和火鑄造的。我們用起立來紀念在今天戰亂中殉難的我們的忠實朋友——紅軍戰鬥員，政治工作人員和指揮員。」

人民不死第十二、十三章。

沙馬林

軍團司令沙馬林少將的任務之一是守住河上的渡橋。司令部、後方、戰地報紙編輯部——總而言之，第一和第二兵車都在河的東岸。沙馬林把最前線的指揮處移往西岸，移往一個位在一大片未割田地邊上的大村子裏。和他在一起的只有司令部作戰科的加朗少校，灰白頭髮的上校那巴西子，礮兵隊長、戰地無線電臺、電報機和他與各部隊指揮員聯絡的普通戰地電話機。沙馬林站在一所樸素的光亮的村舍裏，他就是在那裏辦公，接見指揮員和進餐的。因為受不了窒息，他是到乾草堆上去睡覺的。

在村舍裏，睡在行軍牀上的有：塌鼻子的，有着很紅的面頰，很黑的圓眼睛的，沙馬林的副官——李亞陀夫，有憂鬱病的，在人睡之前唱「藍藍的樸素的小頭巾」的廚子，綠色汽車的車夫克柳興，他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隨身在車子裏帶着迭更斯的小說大衛·科拍飛爾^①。截至六月二十二日他統共才讀了十四頁，開戰以來一個月，沒有機會開卷閱讀，因為沙馬林只給人很少的休息。有一次廚子問，這本書是否有意思。克柳興說：「是關於猶太人的生活。」

① 英小說家迭更司的名作。

黎明的時候，沙馬林從草堆上爬下來，李亞陀夫拿着一壺水和手巾向他迎面走去。他把冷井水澆在矮小將軍的密長着紅毛的頸項上，問道：

「你睡得香嗎，少將同志？今天夜裏德國人老是從樹林裏放着信號彈。」

沙馬林是一個寡言嚴峻的人。在戰爭中他不知什麼叫做害怕，時常打發李亞陀夫到最危險的戰鬥地段去，總把他弄得啼笑皆非。他懷着女主人那種不慌不忙的自信馳騁於戰場之上，在戰鬥很重的時分出現在團和營的指揮處。他胸前佩着所有的勳章和金星，在爆裂着的地雷和礮彈之間行走。來到作戰着的團裏，他立刻在爆炸和射擊的混亂聲中，在村屋和披屋焚燒的煙霧中，我們和敵人坦克行動的眼花繚亂的雜色中，立刻抓住戰鬥形勢的核心。師、團、營的指揮員們很熟悉他斷斷續續的聲音，和不知道什麼叫做微笑，時常顯得陰沈和險惡的一張大鼻子面孔。他在團裏出現之後，立刻把礮聲，把驚險的火光蓋過了，剎時間把戰鬥的全部緊張性都吸收去了。他在指揮處停留了不久，但是他的來臨卻在戰事的全部行進上留下了印記，好像軍指揮員安靜而又冷靜的目光繼續看着指揮員們的臉。看到戰鬥指揮得不好，他毫不躊躇地指責長官。曾經有過這麼一回事，他把團指揮員少校當作普通戰鬥員派去衝鋒——以贖他們不決斷，害怕遭受危險和採取負責決定的罪愆。他嚴峻和無情地在戰場上用死來懲罰懦夫。

他對於敵人的憎恨和嫌惡是不可動搖的。當他在被德人縱火的村子裏那焚燒着的街上走過時，他的臉變得可怕了。戰鬥員們講述，沙馬林怎樣乘了裝甲車開進戰鬥最激烈的地方，看見一個受傷的紅軍戰

鬪員，他怎樣抱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自己則冒着德人像暴雨似的礮火，隨在裝甲車後面步行。他們講述，他怎樣在戰鬪中拾起一支被戰鬪員所扔棄的，沾滿了臭污泥的步槍，當着一連人的臉努力地和小心地把它擦乾淨，然後默默地交給那位羞得呆住了的紅軍戰鬪員。那些被他領去作戰的人們信任他，原恕他的嚴峻和殘酷。

李亞陀夫很熟悉將軍。李亞陀夫曾不止一次的駕車開往最前線，向遇到的指揮員們問路，回到車子跟前，報告道：

「少將同志，車子開不過去，這裏誰都不走，大路處在迫擊礮的射擊之下，至於小叢林裏，據說埋伏着自動槍兵，——應該尋找繞道的路。」

沙馬林捏了一捏粗煙捲，一面抽着煙，一面說：

「自動槍兵？沒有關係，一直開去好了。」

李亞陀夫嚇得目瞪口呆，坐到自己將軍的背後。李亞陀夫也像許多不勇敢的人們一樣，在自己身上掛了許多武器：他身上有自動槍，有毛瑟槍，有七星槍，有白郎寧，在口袋裏還有一支毛瑟槍和戰利品的飛機用小機槍。有一次他奉將軍的命令到後方去，他用他的故事和可怕的样子使車廂裏的女子、火車站的衛戍司令們驚訝。但是他似乎一次都沒有用他無數的手槍放射過。

沙馬林把整天都在前線渡過。德軍的壓迫在各地段加強起來。戰事日日夜夜都進行着。被炎熱的和

窒息的天氣所苦惱着的紅軍戰鬥員常常拒絕吃那送到戰壕裏來的熱食物。

沙馬林回到指揮處，打電話給戰線司令葉列明，請准許退到東岸去。葉列明向他嚴厲拒絕了。和葉列明談話之後，少將的情緒變得很惡劣。當加朗少校送來例行的戰報時，沙馬林竟並不讀它，只淡淡地說：

「沒有你的報告，我也知道形勢……」並且憤怒地問廚子道：「什麼時候我有飯吃？」

「飯預備好了，少將同志，」廚子回答說，他這樣努力地拖腳立正，轉身向右，甚至他的白長衫都飄動起來了。村舍的女主人，年老的集體農婦奧麗加·德米特里亦夫娜·戈爾巴赤娃，不贊成地露齒冷笑一下。廚子對於鄉村調製法採取譏笑的態度，所以她很恨他。

「你給我說說看，德米特里亦夫娜，紅燒餛飩你是怎樣做的，或是，比方說，馬鈴薯餅是怎樣煎的。」

「你要死了，」她回答道，「你竟想教起我老年人煎馬鈴薯來了。」

「可是，並不是鄉下燒法，而是像我在戰爭以前在品柴飯店裏的燒法。假使少將命令你，你怎麼對他說呢，啊？」

媳婦傅羅茜雅和有病的小孩子注意地聽着這個已經繼續了好幾天的爭論。老婦被觸怒了，說她不會燒那些名稱難聽的菜，說粗壯的笨漢那會比她更細巧地處理廚房事情。

「季姆卡^①，總而言之，是季姆卡，」她說，她明知道，廚子甚至於不喜歡人家喚他的姓，只是在人們稱呼他「季莫飛·馬爾柯維赤」的時候，他才微笑。李亞陀夫是這樣尊稱他的，當他想要在將軍坐下進餐之前，先大嘔一頓的時候。

沙馬林很滿意他的廚子，從來不向他發火。但是現在，他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說道：

「廚子，爲了把茶鼎從司令部裏搬過來，要說多少遍？」

「今天黃昏由庶務部送來，少將同志。」

「第二道菜又是煎羊肉嗎？」沙馬林問。「不是說過兩遍了嗎，煎點魚吃吃，河就在旁邊，時間似乎也是有的。」

德米特里亦夫娜笑了笑，向窘迫的廚子看了一眼，說道：

「他只會譏笑老太婆，假使將軍和和氣氣地請求，難道他懂得嗎？總而言之——是季姆卡！」

「他譏笑你嗎？」沙馬林問。

「他怎麼不笑，——他說，你，老太婆，會燒紅燒餡心雞嗎？就這麼樣，……季姆卡啊。」

沙馬林笑起來了。

「不要緊，我也會譏笑他……廚子，」沙馬林說，「鬆糕的麵糊是怎麼做的？」

^①是這位廚子的卑稱，含有輕視與侮辱之意。

「這個我不會，少將同志。」

「好。小麥麵糊是怎樣發起來的？是用曹達呢還是用酵母？請說說看。」

「我沒有在糕點部做過工，少將同志。」

大家都哄笑廚子的受辱。

飯後將軍喝茶，請奧麗加·德米特里亦夫娜同喝。老婦不慌不忙地在圍腰布上擦擦手，揮去小凳子上的塵灰，坐到桌子跟前。她用小盤子喝茶，揩一揩因汗而發出閃光的盡是皺紋的前額。

「放糖，糖，老媽媽，」沙馬林說並且問道：「孫子怎麼樣，夜裏又沒有睡覺嗎？」

「腿愈腫愈厲害，他真苦惱，他自己痛苦，也使我們痛苦。」

「廚子，你給孩子吃點糖醬。」

「是，少將同志，給小把戲吃糖醬。」

「那裏，在里亞霍維契，怎麼樣，戰事在進行嗎？」老婦問。

「戰事在進行。」

「人民怎麼受得了啊！」——老婦畫個十字。

「那裏沒有人民，」將軍說，「所有人民都走了。房子都空了。人民把東西也搬走了。你倒把這事情給我解釋解釋看，奧麗加·德米特里亦夫娜：我幾次走進空房子，——所有的東西都被搬走了，集體

農民卻把神像留下。連什麼舊的東西都帶去了，我簡直看都不要看，有一座房子空空的，什麼都沒有了——牆上的報紙都扯下了，可是神像卻留着。所有的村舍裏都是這個樣子。就說你吧，我看見，也禱告，你解釋解釋看，是怎麼一回事？把上帝留下嗎？」

老婦哈哈大笑，然後低聲的，爲了只讓將軍一個人聽到，說道：

「誰知道他呢，他究竟有沒有；我們老人禱告，——向他點十次頭，也許他會接受的吧。」

沙馬林笑了起來。

「啊，德米特里亦夫娜，」他說，用指頭威脅一隻從竈頭上跳到地板上的小貓。

這時送來了波加列夫關於擊潰坦克縱隊詳情的無線電報。

李亞陀夫很熟悉將軍的性格。他知道，將軍要出發到前線最危險的地段去時，情緒總變得很好，他知道，形勢愈是緊張，愈是激烈，沙馬林便變得愈加鎮靜。他也知道這位嚴峻的人的可怕的弱點。沙馬林來到空空的，被棄的村舍，裏面一定有忠於住處的貓留下，他從袋裏摸出幾塊早就預備的麵包，叫來一隻飢餓的雄貓，或是生了許多小貓的貓母親，蹲下來開始餵牠們。有一次他深思地對李亞陀夫說道：「你知道，爲什麼鄉間的貓不歡喜玩白紙頭？因爲牠們沒有這種玩白紙的習慣，要是黑紙頭便立刻撲上去了，——以爲是耗子。」

現在李亞陀夫明白了，爲什麼沙馬林在和老婦談話和接到電報之後，情緒變得好了起來。

「少將同志，」他說道，「准許我報告：密爾察洛夫（團指揮員）奉你的召喚來到了。」
沙馬林皺起眉毛來，又用手指威脅小貓。

「你在那裏說什麼？」

「我報告，少將同志：第一百十一射擊團的指揮員奉你的召喚來到了。」

「啊，好吧。讓他進來。」他對站起身來的德米特里亦夫娜說：「坐着，坐着，上那裏去？請喝茶，別忙。」

密爾察洛夫早晨走到村路上，和自己的師團會合。他的行軍並不成功。他在路上失去了一部分隊伍，陷在泥濘的森林地方。團的輜重隊迷路了，因為給了縱隊隊長不準確的路線。在進行時團終於擊退了德國自動槍兵的襲擊，作後衛隊的梅桑斯基一連人，本來應該衝到主力那裏和它會合的，猶豫了一下，於是和它自己不敢在無掩蔽田裏走過的指揮員一同回樹林裏去了。

沙馬林早晨聽了密爾察洛夫的報告，只提出一個問題：給波加列夫留下多少彈藥。

「十七點鐘到我這裏來，」他說。

密爾察洛夫明白，這第二次的談話還要比第一次的更短，不會給他什麼好消息。所以他很奇怪和歡喜，當沙馬林對他說這樣話的時候：

「我給你改正錯誤的可能；和波加列夫建立關係，配合行動，給他保障出路，把所扔去的物質部分

拖出來。你可以去了。」

密爾察洛夫明白，所提出的任務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他不怕艱難和危險的任務。他最怕的是自己嚴厲長官的憤怒。

（人民不死之第十五章）

特烈勃林卡地獄

一 特烈勃林卡

從華沙沿西布格河向東蜿蜒着砂地和沼澤，聳立着濃密的松林和闊葉樹林。這些地方荒涼而陰沈，村莊稀稀落落。步行的和乘車的人都避免走這些狹窄的砂道，在那裏腳要陷下去，車輪要齊軸陷入深砂中。

在這裏西德里茨鐵路支線上，有一個偏僻的小車站，叫特烈勃林卡，離華沙六十多公里，離瑪兒基尼葉車站不遠。瑪爾基尼葉是來自華沙、貝洛斯托克、西德里茨、勞姆霞等地的各鐵路的交叉點。

在一九四二年被送到特烈勃林卡來的人中間，有許多人在承平時代是曾經經過這裏的，他們以閒散的視線目隨着這寂寥的景色——松樹、砂、砂、又是松樹、長青灌木、乾燥的灌木林、陰鬱的車站建築、鐵路線的交叉……或者，旅客底百無聊賴的視線一瞥間發現有一條單軌的支線從車站出發，在緊密地包圍着它的松樹中間通往樹林裏去。這條支線通到一個採砂場，那裏是採取工業建築和城市建築所用

的白砂的。

採砂場離開車站有四公里之遙，位在一塊空地上，四面被松林圍繞着。這裏的土壤貧瘠而礫薄，農民也不去耕種它。空地因此仍舊是空地。地上有的地方蓋着蘚苔，有的地方聳立着瘦小的松樹。間或飛過一隻烏鴉或是斑斕的、有冠毛的戴勝鳥。這塊貧瘠的空地被德國SS隊司令亨利·希姆萊選中和贊同用來造一個全世界的屠場；這樣的屠場是人類從太初野蠻時代直到殘酷的現代所從未知道的。不錯，大概連宇宙也從未知道過這樣的屠場。這裏設立了一所凌駕於薩比布爾、瑪依達納克、碧里席茨、奧斯維棲姆各地底屠場之上的SS隊的總屠場。

特烈勃林卡有兩所營：一所是第一號勞動營，這裏有許多不同國籍的囚犯在裏面工作，主要的是波蘭人，還有一所是猶太營，是第二號營。

二 第一號勞動營

第一號營——勞動營或是科罰營——就在採砂場附近，離森林邊不遠。這是一所普通的營，這樣的營蓋世太保曾在東方佔領區內設立了成千成萬所。這一個營是在一九四二年產生的。在這營裏，相當完整地共存着那些給希特勒政權底可怕的鏡子照映得歪曲不堪的德國式的特點。病人在病前體驗到的思想和情感便是這樣醜惡和歪曲地反映於熱病譫語中的。處在精神錯亂狀態之下的瘋人，在自己的行動中便

是這樣歪曲正常的人底行為和思想的邏輯的。罪人在下手的時候，在用鎚子打擊犧牲者的鼻梁時便是這樣將熟練的習慣——將鎚工的銳利的目光和他運用鎚子的方法——和非人的冷血聯合在一塊的。

節儉、精確、慎重、潔癖，——許多德國人所固有的這一切特點都不是壞的。把它們放在農業上面，放在工業上面，都能產生出自己的效果。而希特勒主義卻把這些特點放在反對人類的罪行上面，S隊在波蘭勞動營中所做的工作好像是在做培植菜花或是馬鈴薯的工作一般。

營的廣場切成許多正方形，營房築得整齊，像用尺劃成的，小路的周圍植着白樺樹，上面撒着細砂，裏面造了幾個飼畜泗水家禽的三和土水池，幾個有着方便的臺級的濯衣池，許多供全體德國人員用的下房——模範的烘麵包所、理髮所、汽車間，裝着玻璃球的汽油爐、倉庫。瑪依達納克地方的盧勃林營，大致也是按照這同樣的原則設立的，——裏面有小花園，有烹飪用的爐子，有三和土的道路，又按照同樣的原則，在東波蘭設立了幾十所其他的勞動營，蓋世太保和S隊預備在那裏着實地、長久地住定下來。在這些營的組織裏面，反映出了德國人的精確、斤斤較量、過分拘泥於守秩序等等的特點，還有德國人喜歡時刻表和把一切最瑣屑的細節都籌劃到的計劃的癖好。

進勞動營的期限有時非常短——四、五、六個月。送到這裏來的是些違反總督法令的波蘭人，而所謂違法，通常總是並不重大的，因為案情重大的就不進勞動營，而要立刻處死了。告密、中傷、在街上偶然不留心所說的話、輸送工作不力、拒絕把運貨馬車或是馬匹交給德國人、拒絕S隊員求愛的少女

的無禮行動、甚至並不是在工廠裏怠工而祇是有怠工可能的嫌疑而已，——這一切把成千成萬的波蘭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男人和少女、老人和未成年者、家庭中的母親都帶到科罰營裏去了。進過這營的人一共將近有五萬人。猶太人祇有逢到下列情形才送進勞動營：假如他們是下列特出而著名的好手——麵包匠、靴匠、紅木工匠、石匠、裁縫等。這裏面有形形色式的許多作場，其中有以安樂椅、桌子、椅子等供應德軍司令部的充實的傢具作場。

第一號營存在於一九四一年的秋季到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當囚犯們已經聽到隱隱約約的蘇聯砲隊的砲聲時，這一個營就被完全肅清了……

六月二十三日一清早，警察和SS隊員們痛飲了一頓燒酒，提了提精神，開始去肅清這一個營。到傍晚，所有的囚犯都被殺死，殺死之後，就埋在地下。祇有華沙的一個木匠馬克斯·李維特能死裏逃生，他被打傷了，在他底同志們底屍體底下躺到天黑，便爬到樹林裏去。他講述，他怎樣的躺在坑穴裏聽三十個男孩子在槍斃之前引吭高歌祖國進行曲，聽見其中一個男孩怎樣的呼喊：「史大林會向你們復仇的，」聽見男孩們底領袖——集中營裏的寵兒萊勃——怎樣的在排砲射擊後跌到坑穴裏，倒在他身上之後，又擡起身來請求道：「警察老爺，沒有打中，請老爺再放一下，再放一下。」

現在可以詳細地講講這所勞動營裏面的德國式的秩序了，——有幾十個當時從第一號營裏逃走出來和被放出來的波蘭男女的證人在他們詳細的陳述中講到勞動營裏的法律。我們知道採砂場裏的工作

情形，我們知道怎樣把做不完規定工作的人們從懸崖上扔到萬丈深坑裏去；我們知道規定的膳食：一七〇——二〇〇公分麵包和一公升也算叫做湯的殘羹，我們知道有餓死的人，有用獨輪車運到鐵絲網外去一齊射死的渾身發腫的人；我們知道德國人所舉行的野蠻而荒淫的宴會；知道他們怎樣強姦了少女而又就地射殺他們底身不由己的情婦，怎樣把人從六公尺的高處扔下去，一羣醉鬼怎樣在夜裏從營房裏捉去了十個到十五個囚人，開始從容不迫地在他們身上實驗殺人的方法，射擊死囚們底心、後腦、眼睛、嘴、顛顛各部。我們知道營裏的這些SS隊員底姓名，他們底性格、特質——我們知道營主任荷蘭籍德國人璜·愛伊本是一個殺人眨眼的魔王和荒淫無度的登徒子，愛好駿馬和馳騁；我們知道有一個結實而年輕的司徒姆普費，每逢他殺死隨便那一個囚人或是在他面前執行死刑時，他便忍不住要大笑一陣。他底綽號叫「笑的死神」。馬克斯·李維特最後一次聽見他笑是在這一年六月廿三日，——那一次是警察們奉了司徒姆普費的命令槍斃一些男孩子。李維特這時被射得半死半活的躺在坑穴底上。我們知道有一個從奧地薩來的獨眼德國人司維吉爾斯基，綽號叫「鎗王」。他被認為是「硬傢伙」殺人的無敵專家，他在幾分鐘內用鎗子擊斃了五十個從八歲到十三歲的孩子，這些孩子是被認為對工作毫無用處的人。我們知道有一個瘦瘠的、像吉卜賽人的SS隊員普萊費，綽號叫「老普萊費」，神色陰鬱而不喜歡說話。他是這樣消愁解悶的，他坐在營裏的污水潭上，窺伺偷偷地走來偷偷吃馬鈴薯皮的囚人，捉住了，就逼他們張開嘴，然後便放槍朝他們張開的嘴裏打進去。

我們知道殺人專家許華爾察和李台凱底大名。他們以射擊那些在薄暮時工作回來的囚人們來自娛，每天總要殺死二十、三十或四十個人。

這一切生物，身上連一點點人性都沒有。他們底歪曲畸形的頭腦、心地、靈魂、談吐、行爲、習慣，活像一幅可怕的漫畫，會令人想起是平時的特點、思想、情感、習慣和行爲。營裏的秩序，殺人的文書記錄，對於那種有點像德國大學高級學生中間流行的酗酒好鬪的玩笑似的可怖的玩笑的愛好，在血池中合唱的感傷主義的歌曲，他們在死囚們面前不斷地所說的話，他們底教訓和精確地印在專門小冊子上的虔敬的格言，——這一切都是由德國傳統所有的下列種種胎胚之中發育成的可怖的毒龍和爬蟲：極端的愛國主義、驕橫傲慢、利己主義、夜郎自大的過分的自信、對於自己小窠的拘泥而垂涎的擔心和對於一切生物的命運冷酷而漠然的鐵石心腸、那種認爲德國的科學、音樂、詩歌、語言、草地、馬桶、天空、啤酒、房屋都凌駕於全世界之上的那種狂妄而愚蠢的信念等等。這些人底罪惡和可怕的罪行是由德國國家的特質之中產生出來的。

這個像是具體而微的瑪依達納克的營就是這樣生活的，因此你會以爲世界上沒有更可怕的地方了。可是住在第一號營裏的人卻非常熟悉，知道有一個地方比起他們底營來更可怕，一百倍的可怕。

三 「死亡列車」

一九四二年五月，德國人在離勞動營三公里的地方着手建設猶太營——死營。建設是以迅速的節拍進行的，有一千多工人在裏面工作。在這個營裏面，沒有一樣是爲生而設備，一切都是爲死而設備的。這個營，按照希姆萊的計劃，是應該非常機密的，——一個人也不應該讓他活着從裏面出來。一個人也不許走近這個營。一公里外偶然通過的人便會不得到警告而就被開槍射擊。德國空軍的飛機也禁止在這區域上空飛行。列車沿着鐵路支線的特別分線送來的犧牲者到了最後一分鐘也不會知道他們將遭遇到的命運，運送列車的衛兵也不許進入營的內垣。當車廂駛近時，就由營內的SS隊員來擔當衛兵。普通由六十節車廂組成的列車在營前的樹林中分爲三段，車頭便每二十節一次挨次把車廂送到營裏的月臺旁去。車頭在後面推着車廂開去，停在鐵絲網旁邊，——這樣，無論是機師，無論是火夫，都越不過營的境界了。等車輛卸清之後，SS隊的值班的下士使用警笛召喚等待在二百公尺之外的新的二十節車。等所有六十節車全部都卸清的時候，營司令部方面便打電話去向站上召來新的列車，而卸清的列車則沿着支線向前開往採砂場去，在那裏裝了砂而開到特烈勃林卡、瑪爾吉尼葉車站時已經是載了新的貨物了。

這是特烈勃林卡位置便利的地方：載着犧牲者的列車可以從東、西、南、北四方開到這裏來。從波蘭城市華沙、曼特席寒茨、欽斯托霍伏、西德里茨、拉多姆，從勞姆霞、貝洛斯托克、格洛德諾和白俄羅斯的許多城市，從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保加利亞，從貝薩拉比亞都有列車開來。

在十三個月中間，不斷有列車開到特烈勃林卡來，每列車有六十節車廂，每節車廂上用粉筆寫着

150—180—200 的數目字。這數目字是表明車廂裏面所載的人數的。鐵路員工和農民們曾經偷偷地計算過這些列車。胡爾卡村（離營最近的居民點）裏的農民，六十二歲的卡齊米爾·斯卡爾辛斯基對我說，有些日子，單是沿着一條西德里茨支線便有六列火車經過胡爾卡，這三個月來，幾乎沒有一天沒有一列火車馳過。而西德里茨支線還不過是供應特烈勃林卡的四條鐵路之一。有一個修路工人，叫劉棲安·楚考華，是被德國人動員來在那從特烈勃林卡通到第二號營的支線上工作的。據他說，從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三年八月為止，在他這一個工作期間，每天沿着那從特烈勃林卡分出來的支線而開往營裏去的火車有一列至三列之多。每列火車有六十節車廂，每節車廂裏總不止有一百五十人。這樣的證據我們蒐集了好幾十個。我們即使把那些證人所述的開往特烈勃林卡的列車的數目約略減少兩倍，那末十三個月來載到這裏來的人數仍舊大約有三百萬之譜。但是我們卻仍舊回到這個數目字上來了。

這營築有外垣、貯藏國庫什物的倉庫、月臺和其他補助性的場所，但是所佔面積很小：780×300方公尺。如果你一剎那懷疑那載到這裏來的幾百萬人的命運，如果你一剎那假定德國人並沒有在他們一達到時便殺死這些人，那末就有問題了，那末他們這些能够組成一個小國或是組成歐洲一個大城市的居民的人到底到那裏去了呢？十三個月——三百九十六天——以來，列車總是裝着砂或是空着開出去，而抵達第二號營的人們中間卻沒有一個人回去。現在到了提出一個可怖的問題的時候了：「該隱^①，你帶到

①舊約創世紀：該隱殺其弟亞伯後，上帝問他道：『你兄弟亞伯在那裏？』

這裏來的那些人，現在在那裏？」

法西斯主義沒有能夠將他們罪大惡極的罪行保持秘密。但這可完全並不是因為有幾千人不由自主地做了證人的關係。確信不會有報應的希特勒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季——在法西斯軍隊獲得最大成功的時期——採取消滅幾百萬無辜者的決定的。現在可以證明，德國人進行殺戮的主要的數字是在一九四二年。確信不會有報應的法西斯黨徒顯示了他們的特長。嗯，如果阿道爾夫·希特勒戰勝了的話，他是會把一切罪行的痕跡都掩飾得乾乾淨淨的，他是會強逼所有的證人閉嘴不說的，——不管他們是幾萬而不是幾千。他們中間便沒有一個人會說一句話。現在不由得又要向那一些人低首致敬了，這些人在一九四二年秋季，正當全世界（現在是如此的喧嘩熱鬧和高奏凱歌）沈默的時候，在史大林格勒的伏爾加河岸的峭壁上向那背後沸騰着無辜者的血河的德國軍隊進行苦戰。紅軍——這才是阻止希姆萊保守特烈勃林卡底秘密的人！

現在證人們開口了，石頭和土地號泣了。現在在全世界的社會公道面前，在人類的眼睛面前，我們也可以挨着順序一步一步地在特烈勃林卡地獄中巡禮一周。這一個地獄，以但丁的地獄與之一比，那後者不過是撒旦的無害而又無聊的遊戲了。

下面所寫的一切，都是按照活着的證人們的陳述，按照從這營第一天成立起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這一天死囚們舉行暴動和放火燒燬死營而逃到林中去）為止的時間中一直在特烈勃林卡做工的人們底

口述，按照被捕的警察的口供等等所組成的。這些警察逐字證實並且在許多地方補充了證人們底故事。我親眼看見過這些人，而且和他們作過長久而詳細的談話，他們底書面供詞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所有這一切從各種不同的來源所得來的無數證據，從描寫司令的狗布里底癖好開始一直到殺戮犧牲者的技術方法和機器化屠場的設備的故事爲止，在一切細節上都很符合。

讓我們在特烈勃林卡地獄巡禮一周吧！

用火車載到特烈勃林卡去的是些什麼人呢？主要的是猶太人，其次是波蘭人、吉布賽人。到一九四二年春天，所有波蘭、德國、白俄羅斯西部各區的猶太居民都被驅逐到猶太區去。這些猶太區裏面——華沙、拉多姆、欽斯托霍伏、盧勃林、貝洛斯托克、格洛特諾和其他好幾十個較小的城市的猶太區裏面，聚集了幾百萬猶太人——其中有工人、手藝人、醫生、教授、建築師、工程師、教員、藝術工作者和不是以勞動爲職業的人，他們都帶着家眷、父母、妻子、兒女。華沙有一個猶太區裏面，有將近五萬人。顯而易見，這種囚禁在猶太區內的方法是希特勒消滅猶太人計劃的第一步。一九四二年夏季正是法西斯主義在軍事上獲得成功的當兒，這一個時候被認爲是適宜於實行第二步消滅肉體的計劃的時機。我們知道，希姆萊曾經在這時來到華沙，發出了相應的命令。準備特烈勃林卡屠場的工作日夜進行着。七月裏，最初的列車已經從華沙和欽斯托霍伏開往特烈勃林卡來了。人們得到通知，說是將他們送到烏克蘭去操作農事的。准許隨身攜帶二十公斤的行李和食物。有許多場合，德國人並且強迫他們的犧牲者購

買往「奧勃爾·瑪依當」的火車票。這是德國人稱呼特烈勃林卡的假定的名字。這是因為關於恐怖地的謠言迅速地傳遍了全波蘭，所以特烈勃林卡這個字，在把人裝到列車裏去的時候，對於SS隊員是已經不存在了。在將人裝進列車時的態度已經不會使人懷疑到乘客們所將遭受到的命運。塞在貨車裏的人總不止一百五十個人，普通是一百八十到二百。路程有時要延長到兩三天，一路上囚人們都得不到水喝。口渴的痛苦是那麼厲害，以致人們祇得喝自己的小便。衛兵們給一口水要取費波蘭貨幣一百元，而且他們錢拿到手之後，普通總是不給水的。人們在火車裏，互相擠壓着，有時甚至站着。每節車廂裏，尤其在望息的夏天，到旅行的終點的時候，常常要死上好幾個老人和生重病的人。因為一直到旅行的終點，車門一次都不打開的，所以屍體開始腐爛，毒化了車廂裏的空氣。夜間祇要有人燃點一枝火柴，衛兵便要向車廂的板壁放槍射擊。據理髮師亞伯拉姆·康恩講，衛兵向車廂板壁開槍的結果，使他那一節車裏許多人受傷，五個人被射死。

從西歐各國——法蘭西、保加利亞、奧地利等等——駛到特烈勃林卡來的火車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這裏的人，關於特烈勃林卡一無所聞，直到最後一分鐘，他們還相信是把他們運來做工的，加之德國人還用種種方法把移民們將過的新生活底舒適和美滿說得天花亂墜。有些列車所載的人，他們還深信是把他們送到國外，送到中立國去的，他們化了很大的代價向德國政府取得出國證和外國的護照。

有一次，有一列載着加拿大、美洲、澳洲的公民的火車抵達特烈勃林卡，這些人是因為戰事發生而

阻留在歐洲和波蘭的。經過了好久的奔走和付了大量的賄賂之後，他們才獲得往中立國去的許可。所有從歐洲各國開來的火車上都沒有衛兵，祇有普通為客服務的侍者，在這許多火車裏都有臥車和餐車。乘客們帶着笨大的箱子，大量的食物。乘客的孩子們在中途的車站上跑出來詢問奧勃爾·瑪依當就快到嗎？

偶而也有載着吉布賽人的列車，從貝薩拉比亞和其他各個區域開來。有幾次開到的火車裏裝載着年輕的波蘭人——參加暴動和游擊隊的農民和工人。

知道死亡即將逼臨而在極度的苦痛中去赴死；或是對於死亡完全不知不覺，當從安穩的火車的窗口向外窺望的時候，德國人卻已經從特烈勃林卡站打電話到營中去報告火車抵達和車中所載的人數了，——在這兩種情形中，那一種比較可怕，這是很難說的。

四 可疑的車站

爲了最後一次欺騙從歐洲來的人們，死營裏的鐵路的盡頭處佈置得像一座旅客車站。順着次序在那旁邊卸清乘客的二十節車廂的月臺上聳立着一所大廈，裏面有售票處，有行李間，有食堂；到處有「赴貝洛斯托克，此處上車」，「到巴朗諾維奇，此處上車」，「到伏爾考徹斯克，此處上車」等等的箭頭。列車抵站時，車站上有樂隊奏樂，樂師都是衣冠楚楚。穿着鐵路職工制服的守門人向乘客收票，讓他們

到廣場上去。三四千個負荷着囊袋和箱子的人，扶着老人和病人，走到這個廣場上去。母親們手中抱着孩子，大點的孩子緊依着父母，探究地環顧着廣場。這個被幾百萬隻人足所踐踏過的廣場上有一種驚惶而可怕空氣。人們尖銳的視線迅速地捉住了令人驚惶的小東西。在匆促之間打掃好的地上，——顯然是在這羣人出火車之前幾分鐘裏打掃起來的，——可以看到掉下來的東西：包衣服的小包袱，打開的箱篋，修面用的刷子，琺瑯的小鍋子。它們怎麼會掉到這裏來的？鐵道爲什麼忽然在月臺外面終止了，爲什麼長着黃草，爲什麼展延着三公尺高的鐵絲網？往貝洛斯托克、西德里茨、華沙、伏爾考微司克去的鐵路在那裏呢？新的警察環顧着整理領帶的男子、整齊的老婦人、穿着水手裝短上衣的男孩子、在這次旅行中設法將衣服保持得很整潔的身材苗條的少女、愛戀地整理着自己嬰兒所蓋的小被的年青的母親，他們看着這種種人，爲什麼要那樣地猶笑呢？所有這些穿黑制服的警察和SS隊的下級士官都像是一趕牲口進屠場的人。在他們看來，新到的人都不是活人。看着怕羞、愛戀、恐怖、擔心親人、擔心東西的表現，他們忍不住微笑了。母親們責備跑得離開她幾步的孩子，給他們拉拉上衣，男子們用手帕擦擦前額，點了香煙吸起煙來，少女們當一陣風吹來時，便整整頭髮和驚恐地揪住裙子等等，這種種情形使他們看了都覺得很好笑。老頭子們努力想在小箱子上坐一會，有些人腋下挾着書，病人們包着頭頸，這也使他們看了覺得好笑。每天通過特烈勃林卡的人有到二萬人之多。車站裏走出六七千人的那些日子便算是空閒的日子。廣場每天總有四五次要給擠滿了人。所有這幾千、幾萬、幾十萬人，他們底探問的駭懼

的眼睛，所有這些老老小小的臉，黑髮的和金髮的美人，彎腰曲背的和禿頂的老者，靦覷的未成年者——所有的這一切融合在一個合一的水流中，這水流將理智、人類的非凡的學術、少女的愛情、兒童的疑惑、老人底咳嗽、人類的心都吞食掉了。

新到的人們也戰慄地感到這個抑制着的、躊躇滿志的、嘲弄的目光底可異，這是優勝的活的畜牲朝着死人看的神氣。

在這短短的一剎那間，走上廣場的人們又捉住了一些不可了解而引起恐慌不安的小東西。

那邊六公尺高的巨大的鐵絲牆壁上密密層層地遮着開始發黃的松枝和寢被，鐵絲牆壁後面又是什麼東西呢？那些填着棉化的、五顏六色的、綢的和布的被頭也使人感到驚慌不安，這令人想起是那些到這裏來的人們底臥具裏面的被頭。這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呢？誰把它們搬來的呢？他們——這些被頭的主人又在那裏呢？爲什麼他們不再需要被頭了呢？這些縛着天藍帶子的人們又是誰呢？最近再三考慮過的一切——驚慌，暗地裏傳來的謠言都令人想起來了。不，不，這不會的。於是人們就驅除這可怕的念頭。廣場上的驚慌繼續了一會，或許是兩三分鐘，在所有來到的人完全走到廣場上之前的當兒。走出來的時候永遠是有耽擱的：每一羣人裏都有殘廢的人、跛足的人、年老的人和連腳都幾乎移不大動的病人。

五 「到『浴室』去」

可是現在大家都在廣場上了。有一個SS隊的下級士官響亮地、一個字一個字地、清清楚楚地叫來的人們把什物留在廣場上，到浴室裏去，隨身只可以帶私人文件、貴重物品和盥洗用具的最小的小包。站着的人們產生了幾十個問題：拿不拿內衣呢？可不可以解開包袱呢？堆在廣場上的東西會不會攪亂呢？會不會遺失呢？可是有一種奇異的力量逼得他們默默無言地急急忙忙跨着脚步，也不發問，也不環顧地向那用樹枝偽裝着的六公尺高的鐵絲牆壁裏的通道走去。他們走過像刺蝟似矗立着的防坦克柱，走過三人高的高聳的鐵絲網，走穿三公尺深的防坦克壕，重新又走過一團團扔在那裏的細鋼絲網，奔跑的人底腳絆在上面，像蒼蠅的腳絆在蜘蛛網上，重新又走過好幾公尺高的鐵絲網的牆壁。一種恐怖的感覺——注定遭劫的感覺，孤立無援的感覺——控制着他們：使他們既不能逃跑，又不能回去，又不能搏鬥，——大口徑機關槍底槍口從低矮而堅實的木礮塔上朝他們看着。喊救命嗎？但是周圍都是拿着自動槍、手榴彈、手槍的SS隊員和警察。他們是權威。他們手裏有坦克、空軍、土地、城市、天空、鐵道、法律、報紙、無線電。全世界都沈默着，都被那一夥奪到政權的褐色盜黨壓迫着、奴役着。倫敦沈默着，紐約也沈默着。祇有在幾千公里之外某處有蘇聯破隊在遙遠的伏爾加河岸上怒吼，頑強地報告着俄羅斯人民爲自由作殊死戰的偉大的意志，驚動地號召世界各民族來作戰。

車站前面的廣場上有一百個縛着天藍帶子的工人默默無言地、迅速而熟練地解開包袱，打開籃子和箱子，除下帆布囊上的皮帶。對剛到的一羣人所留下的什物進行分類和評價的工作。當心地裝好的縫紉

用具、線團、孩子頑的兔子、襯衫、被單、緊身短衣、小刀、修面用具、一束一束的信、照片、抵針、香水瓶、鏡子、小帽子、便鞋、用棉被縫就以備嚴寒時用的氈靴、女鞋、襪子、花邊、睡衣、一包一包奶油、咖啡、一罐一罐可可、祈禱穿的衣服、燭臺、書籍、乾麵包、提琴、兒童積木等等都飛到地上去。要在算好的時間內把這成千上萬的東西全部加以分類、評價，一部分選出來送到德國去，另一部分次等的、舊的、補過的則拿去焚化，做這種工作是需要有資格的。工人要是將一隻舊的厚紙箱子誤放到一堆選出來要寄往德國去的皮革製的行囊中，或是將一雙巴黎製的印着工廠商標的襪子誤扔到一堆舊的補過的襪子裏去，那他就要遭殃了。工人祇可以錯一次。錯二次是不准的。四十個SS隊員和六十個警察做「運輸工作」，——我們方才描寫過的特烈勃林卡底第一個階段便是這樣稱呼的：接列車，領來到的人羣出「車站」和上廣場，監視工人將東西分類和評價。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工人們常常觀衛兵看不到的當兒將在食物包裹找到的麵包、白糖、糖菓塞到口裏去。這是不准許的。他們准許在工作完畢之後用香水和香水分洗手和洗臉，——特烈勃林卡地方缺乏水，祇有德國人和警察們才能用水來盥洗。當那些還是活着的人們預備到浴室去的時候，對他們底東西所做的工作也將近結束了，貴重的東西送到倉庫裏去，信件、新生兒、弟兄、愛人的照片、發黃的結婚請帖——這許多寶貴的物件對它們底主人是彌足珍貴的，但是特烈勃林卡的主人們卻把它們視若敝屣，把它們聚在一堆，扔到巨大的窪坑裏面，那窪坑的底上放着幾千幾萬件同樣的信札、明信片、名片、照片、畫着出自兒童之手的漫畫和第一次用顏色

鉛筆畫的不熟練的圖畫簿。廣場馬馬虎虎地打掃過了，要準備迎接一羣新的死囚了。

接新來的人的經過情形並不是永遠像方才所描寫的。當囚犯們知道他們被運往那裏去的時候，便常常發生暴動。農民斯克里斯基曾看見，有兩列火車裏，人們打破了門戶衝出來，推倒了衛兵，向樹林那邊跑去。在兩次中，所有的人都被自動槍殺得一個不留。男子們隨身帶領四個從四歲到六歲的孩子。這些孩子也都被殺死。農婦瑪麗娜·高布斯也曾講述過那些和衛兵鬪爭的同樣的事情。有一次，她在田裏操作時，親眼看見有六十個從火車裏衝到樹林去的人被殺死。

可是現在這一羣人，已經走到一個新的廣場去，已經是在第二號營垣牆的內部。廣場上有一所龐大的營房，右面還有三座營房，其中兩座分派做堆衣服之用，第三座堆鞋子。再往前，西部是S隊員的房、警察的營房、食糧庫、養牲口的院子，停着汽車、卡車、裝甲車。這是普通的營的印象，像第一號營一樣。

在這營的院子的東南角上，有一塊用樹枝圍起來的空地，空地前面有一個掛着「病院」牌子的哨亭，所有一切衰老的人、患重病的人，都從預備到浴室裏去的人羣裏分出來，用昇牀擡到病院裏去。有一個東着白胸圍、左袖上圍着紅十字帶子的醫生從哨亭裏面出來迎接病人。「病院」裏發生的事情，我們在下面要講到。

六 女人的頭髮

處理新來的人的第二步工作的特點是用不斷的、簡短而迅速的命令來壓服人們的意志。這些命令是用德國軍隊非常引以自豪的著名的嗓子底音色來說的，這種音色乃是顯出德國人是屬於統治人種的「證據」之一。字母 h 是喉音的，同時又是很硬，發出像鞭子所發的聲音。

「Achbung!」那 SS 隊下士官在鉛般沈重的寂靜中對着人羣說，他的聲音吐出許多月以來連續着每天要像背書似的重複好多次的話：

「男人留在原處，女人和孩子在左面的營房裏把衣服脫掉。」

據目擊者所述，這時通常總要開始發生一幕慘不忍觀的慘劇。母愛、夫婦之愛、天倫之愛的偉大的情感暗示人們，他們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握手、親吻、祝福、淚珠、說得很簡略的言語，人們將全部的愛、全部的痛苦、全部的柔情、全部的絕望的言語……等等都放在這些言語中。SS 隊的「攻心專家」們知道，須要立刻將這種情感撲滅、閉塞。這些「攻心專家」們知道在全世界所有一切牲畜屠殺場裏施行的簡單的法律，知道在特烈勃林卡地方畜生應用到人類身上的法律。這是最緊要關頭之一：父女、母子、祖孫、夫妻生生地被拆散了。

這時又對着廣場說「Achtung」，「Achtung」！。就是在這一時刻，還要淆亂人們的理智，用一種希望，用一種偽裝做生的法律而其實是死的法律來欺騙他們。那同樣的聲音斬釘截鐵地一字一字說道：

「女人和孩子在進入營房時把鞋子脫掉。襪子放在鞋子裏。孩子的襪子放在孩子的漏空鞋、皮鞋和便鞋裏。要做得正確！」

並且馬上又說：

「到浴室裏去，隨身帶着貴重的東西、文件、錢幣、毛巾和肥皂……我再重複說一遍……」

女人的營房裏有一個理髮所——用軋剪將赤裸裸的婦女的頭髮剪光，從老嫗頭上除下假髮。這一剎那心理上的感覺多麼怪異！這種死的剪髮，據理髮師們證明，最能使婦女們確信是要送她們到浴室裏去。少女們有時用手摸摸頭請求道：「這裏不齊，請你剪一剪吧！」普通，婦女在剪髮之後，就安靜下來，從營房裏走出去的婦女，幾乎每一個都帶着一小塊肥皂和折好的毛巾。有些年青的婦女惋惜自己美麗的髮辮而哭泣了。爲什麼要給婦女剪髮呢？爲了要欺騙她們嗎？不，這些頭髮是德國所需要的。這是原料……我問許多人，德國人怎樣處置這一大堆從活死人頭上剪下來的頭髮。所有的證人都說，這一大堆黑色的、金色的、淡色的頭髮，蜷髮和辮子都是經過了消毒，壓縮了裝在麻袋裏寄往德國去的。所有的證人都證明，這些頭髮是裝在麻袋內寄往德國的地址去的。可是怎麼利用法的呢？這個問題誰也答不出。祇有在康恩的書面供詞中才得到一個答案，消費這些頭髮者乃是海軍部——頭髮拿去塞滿

團，作技術的應用，編結潛水艇上的繩索。

我想這個供詞還需要補充的證實，一九四二年領導德國海軍的萊德爾海軍上將將來會將它告訴人類的。

男人們在院子裏脫衣服。從早晨來的第一羣人裏挑選出一百五十至三百個體力強健的人，利用他們來掩埋屍首，這些人普通在第二天上便要殺死。男子們脫衣服應該脫得非常迅速，可是卻又要正確，鞋子、襪子、內衣、上衣和褲子都要疊得整整齊齊。把東西分類的的工作是由「紅色」第二工作隊管理的，這一隊人是用紅臂章來和那些擔承「運輸」工作的人員顯示區別的。認為值得寄往德國去的東西，立刻送到庫房裏去。精細地撕去一切金屬的和絲質的記號。餘下的東西拿去燒燬或是埋在坑裏。驚慌的感覺與時俱增。有一種可怕的氣味不時夾雜着鹽化石灰的氣息，嗅了使人很是驚慌不安。肥胖的、討厭的蒼蠅的數量大得莫明其妙。牠們怎麼會到這裏松樹和踏得荒蕪的土地中間來的呢？人們驚惶而窒息地呼吸着，戰慄地觀察着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東西，因為它們也許能够解釋、暗示和揭開死囚們將遭遇的命運的神祕之幕。龐大的蒸氣鑿掘機又爲什麼在南方那樣轟轟地作響呢？

七 「收銀處」

新的手續開始了。赤裸裸的人們被領到收銀處，並叫他們交出文件和貴重物件。那一個可怕的、催

眠的聲音又喊道：『Achtung! Achtung! Achtung!……藏匿貴重物件者處死。』

在用木板釘成的小哨亭裏坐着一個SS隊的下級士官。他旁邊站着SS隊員和警察。哨亭近邊放着許多木箱，貴重的物件便是扔到那裏面去的——一隻放紙幣，一隻放硬幣，一隻放手錶，一隻放戒指，一隻放耳環和放鑲寶石的別針，一隻放手鐲。文件就飛在地上，這些文件世界上已經沒有人需要的了，持有這些文件的活死人，再過一點鐘就要被埋在坑裏了。可是黃金和貴重物件卻要經過精細的分類，有幾十個珠寶匠在斷定金屬的成色，寶石的價值，鑽石光澤的成色。

多麼奇怪的事情！這些畜生，一切的東西都要利用——皮、紙張、織物，凡是可以對人類服務的一切，這些畜生都覺得需要和有用處，唯有世界上最寶貴的——人類的生命——卻被他們糟塌。多麼聰明智慧的頭腦，多麼正直的靈魂，多麼可愛的兒童的眼睛，多麼親切的老婦的臉龐，多麼值得以美麗自傲的少女的頭，——這種種，造物主是費了無限的年代才創造成的，——而這一切卻都像默默無聲的巨流似的沈到虛無的深淵裏去了。世界和大自然在艱鉅的創造生命的工作中創造的東西，祇要幾秒鐘就給消滅了。

這裏在『收銀處』旁邊起了轉變——這裏結束了精神虐待，使人處於渾渾沌沌的催眠狀態中和熱病中，把他們在幾分鐘中從失望扔入絕望，從看見生的境界扔到看見死的境界。這種精神虐待是這機器化屠場的屬性之一，它可以幫助SS隊員工作。等掠奪活死人的最後一步行動來到的時候，德國人便急變

了對待自己犧牲者的作風。他們折斷了婦女的手指，將戒指拉下來；撕裂了耳垂，將耳環奪下來。

八 「一去不返之路」

在最後階段上，機械化屠場需要迅速促進效能的新原則了，所以「Achtung」那個字也被別的字代替而用了霹靂似的、嘯聲的「Schneller! Schneller! Schneller!」——快點、快點、快點，跑到虛無中去！

從最近幾年來的殘酷的實踐中知道，一個赤裸裸的人馬上會失去抵抗的力量，不會再進行反抗命運的戰鬥，立刻會和衣服一同失去了生命的本能的力量，對於命運逆來順受地把它當作是天命。不屈不撓的生的渴望成爲消極而冷漠。可是爲了要保險自己，SS隊員補充地在機器化屠場工作的最後階段上運用一種使人耳聾的可怕的方法，使人陷入心理和精神震盪的狀態。

這是怎樣做的呢？

那是突然激烈地運用不合理的、毫無意義的殘忍的方法。那些脫得一絲不掛的赤裸裸的人們仍舊頑強地繼續是人，而且比那些包圍着他們的穿着德國軍隊制服的畜生要高上千倍。他們仍舊在呼吸、觀看、思索，他們底心仍舊跳動着。他們手中的肥皂和毛巾被奪下了。他們五個人一行地排了隊。

「Hands hoch! Marsch! Schneller, Schneller!」^①

①「手舉起來！前進！快些，快些！」

他們走上一條通到殺場去的筆直的林蔭路，路兩旁種着花草和小樅樹，長一百二十公尺，闊二公尺。這林蔭路的兩邊佈着鐵絲網，而且肩並肩地站着穿黑制服的警察和穿灰制服的SS隊員。路上鋪着白砂，那些舉起手向前走的人們在這鬆軟的砂上看見新鮮的赤足的字印：小孩的、婦女的、十分小的兒童的、沈重的、老人的腳底的字印。砂上這些模糊不定的痕跡便是不久之前走過這條路的幾千個人留下的一切，他們像此刻在這條路上走着的新的四千個人那樣地走過，也像在這四千人以後、再過兩點鐘、在樹林的鐵道支線上等着挨次而來的幾千人那樣地走過。他們像昨天和十天前走過的人那樣地走過；像明天之後再過五十天和將要走過的人們那樣地走過；像特烈勃林卡地獄存在的整整十三個月中走過的人們那樣地走過。

德國人稱這條林蔭路爲「一去不返之路」。

有一個人形的怪物，姓蘇霍米爾，裝腔作勢地故意把德國話說得怪聲怪氣地喊道：

「孩子們，孩子們，快些，快些，快些，浴室裏的水已經要冷了！快些，孩子們，快些！」說着他便哈哈大笑，蹲下身來，手舞足蹈。舉起手的人們在兩列衛兵中間，在槍桿和橡皮棒鞭撻之下，默默無言地走着。孩子們奔跑着，好容易才跟上成年人。在這最後的悲慘的通路上，所有的證人都指出一個人形動物SS隊員采普夫底獸性。他是專門殺兒童的。這動物力大如牛，常常出人意外地從人羣中抓出一個孩子，或像揮棒似地將他向上揮舞起來，再將他底頭撞在地上，或是把他分裂成兩半。

當我聽到這個顯然是女人所生的動物時，我覺得所講到的關於他的事情是不可思議的，而且是難以相信的。可是當我親耳聽到許多直接的證人複述這些故事時，我看出，他們所講到的這件事好像是和烈勃林卡地獄一般的制度並不矛盾，而且是分不開的細節之一，所以我使相信這個動物是可能的。采普夫底行動是需要的，這些行動正是促進死囚們精神震盪的，這也是壓迫意志和意識的不合理的殘酷性底表現。他在法西斯國家的巨大的機構裏面是一個有用而且是必需的小螺旋。

我們不必驚恐大自然竟會產生出這樣的變種者，在有機的世界這種怪物還少嗎？——獨眼的動物，雙頭的生物，和這些怪物相符合的精神變態和精神退化等等什麼都有。可怕的是另一種：這些生物本來是應該作為心理學的現象來施以隔離，加以研究的，而在某一個國家裏，他們竟作為一羣積極活動的公民而存在着。他們底荒謬的觀念、病態的心理、異常的罪行竟成為法西斯政府的必需的原素。幾千，幾萬，幾十萬這樣的怪物便是希特勒德國的支柱和基礎。這些穿着制服、帶着武器、掛着帝國勳章的怪物在整整好幾年中是歐洲各民族底生命的全權主宰。我們要恐懼的不是這些怪物，而是那將他們從孔隙裏、黑暗裏和地底下召喚出來的國家。這些孔隙裏、黑暗裏和地底下的地方把他們造成下列各處所必需的、有用的、難以取代的東西：華沙城下的特烈勃林卡、盧勃林的瑪依達納克、貝里席采、薩比布爾、奧斯維赫姆、巴比·雅爾、奧地薩城下的道瑪聶夫卡、明斯克城下的特洛斯強采、立陶宛的泊那雷、以及其他幾十幾百所牢獄、勞動營、科罰營、殺人營。

這一型或那一型的國家都不是從天而降地給予人類的，國家的制度是各民族的物質和精神的態度所產生的。而這才是應該好好地考慮和好好地恐懼的……

九 美麗的石頭建築物的——「浴室」

從「收銀處」到刑場的路要走兩三分鐘。被鞭撻和被喊聲震得耳聾的人們走到第三個廣場，這些受驚的人們在一剎間停住了。

他們前面聳立着一所美麗的建築物，那是用石頭所造而以木頭做點綴的，造得像一所古代的廟宇。五級寬闊的水門汀臺階通達幾扇低低的、但是寬闊的、厚實的、裝飾得很美麗的門。入口處種着花，放着大花瓶。四周卻被混亂所控制着——到處可以看見堆積如山的新掘出的泥土，巨大的蒸氣鑿掘機發出軋軋的聲音，用自己的鋼整拋出幾噸黃砂土。被它底工作所掀起的塵土滿佈在土地和太陽之間。從早到夜挖掘埋人巨坑的大機器底轟轟聲和幾十頭德國牧羊犬的拚命吠叫的聲音混合在一塊。

這殺人建築物的兩傍通着狹軌鐵道線，穿着寬大的工裝的人們推着能自動傾倒貨物的小貨車沿着那些軌道走去。

殺人建築物的那些寬闊的門慢慢地打開。這所殺人大工廠的首領斯密特底兩個下手在入口處出現了。這是兩個暴虐狂者和精神病者：一個身材很高，有三十來歲模樣，兩肩渾厚，臉孔淺黑色，帶着笑

容，愉快而興奮，頭髮烏黑；另外一個，年紀輕些，身材不高，頭髮褐色，雙頰作淡黃色，活像是狂飲了許多酒之後的樣子。

那個高個子的手中握着一根一公尺長的厚實的煤氣管和一根皮鞭，另一個佩着劍。

這時SS隊員們放出一羣受過訓練的狗，牠們撲到人羣裏去，用牙齒撕扯死囚們的赤裸裸的身體。SS隊員們一面野蠻地吶喊，一面用槍柄驅趕那些好像是失去了知覺似的婦女。

建築物的內部則由斯密特的下手活動，他們把人們趕進煤氣室的敞開的門裏面去。

這一個時候，建築物旁邊出現了特烈勃林卡諸司令之一，顧爾特·法朗士。他用皮帶牽着他底狗巴里。狗底主人給他受了專門的訓練：向死囚們撲去，咬斷他們底生殖器。顧爾特·法朗士在營中的地位扶搖直上，從SS隊的下級士官一直昇到相當高的副隊長的官銜。這個三十歲的又高又瘦的SS隊員不但賦有組織機器化屠場的組織才能，他不但崇拜他底職務和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特烈勃林卡——這裏一切事情都是在他孜孜不倦地監視之下進行的；——而且他是一個相當拘泥的理論家，他喜歡綜合和解釋自己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在這淒厲的幾分鐘內，最好能够讓羅馬教皇，勃萊爾斯福特先生和其他一切希特勒主義的最人道的擁護者來到這所「煤氣室」大廈之前，當然讓他們以觀衆的地位而出現。那末他們就能够以新的論證來充實自己的博愛的說教、書籍和論文了。人性的力量是偉大的；人一天不死，人性也一天不死。當短促而可怕的歷史時期，當畜生征服人類的時期來到時，被畜生殺害的人是會把自己精神

的力量、清楚의思想和愛的熱情一直保持到最後一口氣的。而殺害人的畜生呢，卻仍舊還是一個勝利的畜生。在人類這種不朽的精神力量中，有一種陰鬱的殉難精神，犧牲的死人克服活着的畜生的勝利。一九四二年最艱苦的日子中，理性克服獸性的瘋狂、善克服惡、光明克服黑暗、進步力量克服反動力量的勝利的曙光就在這裏面。籠罩在血淚的原野和苦難的深淵之上的可怕的曙光，從飲恨而死的母子的號哭聲中和老叟臨死的殘喘聲中昇起來的曙光。畜生和畜生的哲學預報着世界和歐洲的末日，不過那赤色的血並不是末日的色彩，那是死亡的、但是卻以自己的死亡來戰勝的人性底血。人仍舊是人，他們不接受法西斯主義的道德和法律，而用所有的方法，用自己的人的死亡來和它們鬭爭。

十 「這裏安睡着人」

有許多關於特烈勃林卡的活死人們不把人的形狀和模樣、而把人的靈魂保持到最後一分鐘的故事，聽了使人撼動到靈魂的深底，夢魂爲之不寧！關於那些竭力要拯救自己兒子而因此做了許多無望的偉大的婦女的故事，關於將自己的乳兒藏匿，塞在一堆被頭裏和用自己的身體庇護他們的年青的母親的故事。沒有人知道，並且也已經永遠不會有人知道這些母親的名字了。據說有些十多歲的女孩子們帶着天真的聰明安慰她們的號哭的父母，有一個男孩子在「煤氣室」進口處喊道：「媽媽，不要哭，俄羅斯人會報仇的。」沒有人知道，而且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這些孩子叫什麼名字。據說，有幾十個死囚曾經鬭爭

過，他們以一個人抵擋一大隊武裝着自動式武器和手榴彈的SS匪徒，他們站着，胸部被幾十粒子彈射穿而戰死了。據說，有一個年輕男子，將刀刺死一個SS軍官，有一個從華沙的暴動的猶太區載來的少年，神奇地避開德國人的耳目藏匿了一個手榴彈——在已經脫得精光的時候，他把手榴彈扔到一羣劊子手中間去。據說，有一羣暴動的死囚和警察及SS隊進行了一整夜的戰鬥。槍聲和手榴彈爆炸聲直響到天明，當太陽升起時，廣場上佈滿了戰士的屍骸，每人身旁都橫着他們底武器，——從柵欄上抽出來的杆杖、刀和剃刀。這塊土地將來無論再經過多少時間，可是永遠沒有人會知道這些犧牲者的名字了。據說，有一個高身材的少女在「一去不返之路」上從警察手裏奪下一枝馬槍，和幾十個向她射擊的SS隊員搏鬥。有兩隻畜生在這次戰鬥中被殺死，有一隻畜生的手臂被打斷。他成了獨臂而回到特烈勃林卡去。那少女所遭受到的侮辱和體刑是慘無人道的。她底名字大家都不知道，而且也沒有人尊敬它。

不過這是不是會這樣呢？希特勒主義奪去這些人的生命、財產，想把他們底名字從世界的記憶中洗去。但是他們所有的人——用身體庇護自己孩子的母親，擦去父親眼中淚珠的孩子，用刀來搏鬥和扔手榴彈的人，在夜戰中壯烈犧牲的人，像古希臘神話中女神似的、以一抵十的赤裸裸的少女，所有這些進入虛無中去的人們，萬世保留着最好的名字，這名字是希特勒——希姆萊黨徒們所不能踐踏到地底下去的，——人的名字。歷史在他們的紀念碑上要寫着：「這裏安息着人。」

據離特烈勃林卡最近的胡爾卡村裏的居民們陳述，有時被殺婦女的呼聲可怕得使全村莊的人都感到

惶惶失措，跑到遠遠的樹林裏去，以免聽到這種刺人心腑的、穿過巨木、天地的呼聲。後來呼聲突然靜下來，一會兒又重新那樣突然地發生了，仍舊是那樣的可怖、刺人心腑、刺人骨頭、頭蓋、靈魂……這樣每天要重複三四次。

我向一個被捕的劊子手盤問關於這些呼喊的詳情。他解釋說當放出狗來和把死囚們全體趕進死亡大廈的那一剎時，婦女們便叫喊起來了。「他們看見了死，而且那裏面非常擁擠，他們受到狠命的鞭打，狗撕裂他們的身體。」

當煤氣室的門關上時，便突然寂靜了。等到有一羣新來的人被送進「煤氣室」時，婦女們的呼聲重又起來了。這樣一天之中要重複兩次、三次、四次，有時五次。特烈勃林卡屠場不是一所普通的屠殺場。這是採用現代大工業生產方法而組織成的機器化屠場。

十一 工廠中的設備

特烈勃林卡並不是一開始就像我們所描寫的那樣一所真正的大工場。它是逐漸逐漸生長、發展和建造新的作場的。起初造了三間規模不大的煤氣室。在建造這些煤氣室的期間，來了好幾列車，因為煤氣室還沒有籌備就緒，所以一切來到的人都是用硬傢伙——斧頭、鈍子、棍子打死的。SS隊員不願用槍聲向附近居民暗示特烈勃林卡的工作。最初的三間水門汀室規模並不大， 6×6 公尺，那就是說，每間

的面積是二十五方公尺。室高一百九十公分。每室有兩扇門，——一扇放活人進去，第二扇用作拖出中煤毒的屍屍。這第二扇門非常闊，——近兩公尺半。這些煤氣室是同建在一塊基地上面的。

這三間煤氣室沒有能够滿足柏林所賦與的機器化屠場的威力。

於是立刻着手建築上面所描寫的大廈。特烈勃林卡的領導者們非常自豪，因為所有瑪依達納克、薩比布爾、貝里席采各地蓋世太保殺人工廠的煤氣室，在威力方面、在生產力方面和生產量方面都落後得多了。

七百個囚人在五星期間建築新的殺人大工場的大廈，在工作最緊張時，有一位專家帶着自己的工作隊從德國來到此地着手做裝配工作。新煤氣室的總數有十間，對稱地分佈在一條寬闊的水門汀走廊的兩邊。像前面的三間一樣，每間煤氣室有兩扇門——第一扇門在走廊那一面，這門是領活人進去的，第二扇和第一扇平行，開在對面的牆壁上，用作拖出中煤毒的屍屍。這些門通到一個特殊的月臺上，這樣的月臺有兩個，對稱地分佈在這大廈的兩旁。月臺前通有狹軌鐵道。屍體便這樣傾倒在月臺上，而從那裏立刻又裝在小貨車裏，運到巨大的墓坑那邊去，這些墓坑正由巨人似的蒸氣鑿掘機日以繼夜地在挖掘。煤氣室裏的地板是造得從走廊那邊很厲害地向月臺傾斜着的，這樣顯著地加速了清除煤氣室的工作的速率。在舊的煤氣室裏，卸除屍體是用手工進行的；屍體是放在昇牀上擡出去和用皮帶拖出去的。每一室的面積，是 $\sim \times \infty$ 公尺，就是五十六方公尺。十間新煤氣室的總面積合成五百六十方公尺，連那在來人

不多時仍舊繼續工作的三間舊的也算進去，特烈勃林卡總共計有殺人工業的面積六百三十五方公尺。一間煤氣室裏同時可裝四百到五百人。這樣，十間煤氣室裝滿時，每次平均可以消滅四千五百人。特烈勃林卡的煤氣室至少每天要裝兩三次（有的時候，一天裝五次。）我們故意減小些數字，可以大概計算出，單是新的煤氣室，每天工作兩次，則在特烈勃林卡，一天之中便要殺死將近一萬人，一個月便將近三十萬。特烈勃林卡在十三個月中是每天工作的，假使我們即使減掉九十天修理和沒有火車到的空的日子，那末結果是整整有十個月是工作的。如果平均每月殺死三十萬人，那末，在十個月裏，特烈勃林卡便殺死了三百萬人。我們又遇到三百萬這個數字。第一次我們從故意約略減縮抵達的列車而得到這個數字。現在我們再重複一遍。

第一：根據證人們所述，特烈勃林卡是每天工作的，並且德國人違反了自己的習慣，星期日，甚至於連聖誕節、復活節和新年都是不休息的。

第二：上述每一間煤氣室裝人的數字是減縮得非常小的。特烈勃林卡在其他各殺人工廠之中是以沒有一個地方的煤氣室能裝得像它那樣緊密而著名的。一間煤氣室裏常常要結結實實地塞進七百到八百個活的肉體。孩子們和衰弱的人普通都是扔到那些站着的、擠得水洩不通的成人的頭頂上去的。

第三：我指出，平均各煤氣室每天裝人兩次。不過照所有的一切材料看來，平均是每天裝人三次。這樣，在有意識地極度減少一切材料時，在兩種情形之下——估計抵達特烈勃林卡的列車和估計煤氣室

殺人的威力時——我們同樣得到一個同一的可怖的簡直是瘋狂的十三月來殺人的數字——三百萬。

十二 工作過程

在煤氣室中殺人的時間要延續十分鐘到二十五分鐘。起初開放了新的煤氣室的時候，劊子手們無法馬上調整管理煤氣的方法，進行投以各種毒藥的試驗，所以犧牲者們要受到極大的痛苦，他們常常拖延兩三小時之久而不能就死。最早的時候，排泄與吸收的設備很不行，所以那時候遭難者們的痛苦要延長至八小時到十小時。爲了殺人，曾經應用過各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用一架作爲特烈勃林卡站的發動機用的重坦克的馬達來排泄製成的煤氣。這種製成的煤氣含有百分之二至三的碳酸。這種碳酸有一種特性，可以把血色素結成堅硬的化合物，所謂碳酸基血色素。這種碳酸基血色素比了酸化血色素要堅硬許多倍，後者是在肺部支氣管末端的透氣氣泡中的血和空氣的酸素相接觸時所構成的。在十五分鐘之中，人血中的血色素密切地和碳酸結合起來，因此人呼吸也是「徒然」了——酸素不到人的機構中去，發生了缺乏酸素的恐慌的徵兆：心臟瘋狂地努力工作，把血趕進肺裏去，但是血已經中了炭酸的毒，因此無力從空氣中收取酸素了。呼吸變得沙啞起來，發生了痛苦喘息的現象，知覺模糊下去，人就像受了絞刑似的死去。

在特烈勃林卡採用得最廣的第二種方法是用特種唧筒汲出室內的空氣——在這種情形之下，致人死

命的原因大概是和中碳酸毒時的情形一樣：剝奪人的酸素。

最後，第三種方法，用得比較少，不過用還是常常用的，那是用蒸汽殺人，這種方法是以剝奪人體機構中的酸素為基礎的：蒸汽逐走室內的空氣。

此外也曾用過各種毒物，但是這不過是試驗而已；大量殺人的工業方法還是上面說過的兩種。

所以，特烈勃林卡機器殺人工廠的工作的全部過程歸納起來是這樣：野獸逐漸逐漸剝奪去人從開天闢地以來按照神聖的生活法則所享有的一切。

先剝奪去人的自由、家、祖國而送到無名的森林中的荒地上去。然後在車站廣場上剝奪去他的東西、信件、親戚朋友的照片，此後又在營中垣牆之後剝奪去他的母親、妻子、孩子。然後再剝奪去這赤裸裸的人的文件，把它投入火中：因此人的名字給剝奪去了。然後把他驅入一個有着很低的石頂的走廊——又剝奪去了他的天、星、風、日。

於是最後一幕的人的悲劇來了，——他越過了特烈勃林卡地獄的最後一個境界。水門汀的室門砰然一聲關閉了。門門是非常完善而複雜的：有厚實的門門、齧合子和許多鈎支持着這一扇門。所以是打不開的。

我們是否有膽量默想一下那關在這些房間裏的人們在最後幾分鐘中的感覺和心境？當然，他們不說話……裏面擠得要死，骨頭也因此而要折斷了，胸腔壓得氣也透不出，他們一個緊挨一個站着，淌着最

後的粘性的死汗，他們站着像一個人。有人，也許是一個智慧的老人，費力地說：「高興些吧，這是最後一下了。」有人嚷叫出激烈的咒罵的話……難道這種神聖的咒罵的話會不實現嗎？……母親以超人的努力想爲自己的孩子擴展地方，——即使讓他在臨死時呼吸到百萬分之一的空氣，也會減輕母親的最後的關心。有一個少女舌頭僵硬地問道：「可是爲什麼要把我悶死，爲什麼我不能喜歡和有孩子呢？」但是頭暈了，喘息緊壓着喉嚨。在那氣息奄奄的呆滯的眼睛中閃動着的是些什麼圖畫呢？是童年，幸運的承平時代，最後的這一次難受的旅行嗎？有人面前閃動着車站前第一個廣場上的那一個SS隊員底嘲笑的脸。「現在才明白他爲什麼笑！」知覺模糊下去，於是可怕的最後的痛苦的時刻來了……不，室內所發生的事情簡直是無法想像的……死人的身體站着，慢慢兒地冷下去。呼吸支持得最長久的，據目擊者言，是兒童。過了二十至二十五分鐘，斯密特的下手們朝着小眼裏望進去看看。打開那些通月臺的室門的時候到了。穿着工裝的囚徒們，在SS隊員喧鬧督促之下開始撤去屍首。因爲地面是向月臺那一面傾斜的，所以有許多屍身是自己倒出來的。據擔任撤清房間的工作的人們告訴我，死者底臉是蠟黃的，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的被害者的鼻和口中都流出一點血來。生理學家們是能說明它的道理的。SS隊員們一面交談，一面檢閱屍首。假使有人還活着，呻吟或者蠕動，就用手槍把他打死。然後有幾隊武裝着牙科醫生用的鉗子的人拔下那些預備載走的被害者底白金與金的牙齒。這些牙齒按照價值分門別類地裝箱運到德國去。假使SS隊員們覺到拔活人的牙齒比較便利，那他們當然也不會多加考慮而會像他們取

下活的女人們底頭髮那樣地做了。但是拔死人的牙齒顯然是比較方便和容易。

屍首裝在小型貨車上運到大墓坑那兒去。把他們一個一個密接地並排放在那裏。坑還沒有填沒，等待着。而當那些「煤氣室」剛開始要撤清屍首的時候，擔任運輸工作的隊長便在電話中接到了一個簡短的命令。隊長吹了一下警笛，向司機發了個信號，二十輛新的車廂便慢慢兒地馳近那有着「奧勃爾·瑪依當」車站形狀的月臺。又有三四人帶着皮箱、包裹和食物，走上車站廣場。母親們手裏抱着孩子，年齡較大的孩子挨在父母的身邊，注意地四面看看。在這被數百萬隻人腳踐踏過的廣場上似乎有一種可怕而不安的感覺……爲什麼鐵路忽然在車站的月臺之後終止，而長着黃色的草和蜿蜒着三公尺高的鐵絲網……

所以接收新到的人羣的時間是算得很精密的，死囚們踏上「一去不返之路」的時候正是最後一批屍首從「煤氣室」運到墓坑的地方。墓坑還是沒有填沒，等待着。

於是過了一些時候，又傳出了隊長底警笛，又有二十節車輛馳出林子，慢慢兒地開近月臺。幾千新到的人帶着皮箱、包裹、食物走上廣場，四面看看。在這被數百萬隻人腳踐踏過的廣場上似乎有一種可怕而不安的感覺……

營司令坐在車輛調節管理處，四周堆着文件與計劃。他打電話到特烈勃林卡去，於是從各後備鐵路、上軌軌作聲和轟轟作響地開出六十節車廂的列車。列車被SS隊員擁圍衛警着，武裝着手機關槍和自動

槍，沿着那在兩列松樹之間通過的軌道開去。

巨大的蒸汽鑿掘機工作着，嗚嗚地叫着，日日夜夜掘出幾百公尺長和許多公尺深的新的巨坑。這些坑也沒有填沒，等待着。等待的時間並不多。

十三 毀屍滅跡

一九四三年冬盡的時候，希姆萊在一羣蓋世太保大員簇擁之下來到特烈勃林卡。希姆萊這一羣人先乘飛機飛到營區，然後坐了二輛輕快的汽車開進正面的大門。來到的人大多穿着軍裝，但是有幾個是文官，也許是專家，穿着皮衣，戴着呢帽。希姆萊親自把營檢閱了一下，有一個看見他的人告訴我們，這位殺人部長走近巨溝一聲不響地看了好久的情形。他的隨員站在稍遠的地方，恭候亨利·希姆萊視察那已經一半充滿了屍首的巨塚。特烈勃林卡是希姆萊大企業公司中最大的一個工廠。當天，這位SS軍司令的飛機就飛走了。離開特烈勃林卡的時候，希姆萊下了一個命令給營司令部，驚動了所有的人——大隊長封·普菲恩男爵，副大隊長柯羅爾和法朗士上尉吩咐立刻着手焚燬已經埋葬的屍首，燒得一個也不剩，屍灰則運出營外去，散放在田野裏和道路上。地下已經有了幾百萬具屍首，所以這一件工作是非常複雜和艱難的。此外，並且命令以後不必掩埋用煤氣毒死的人而應該立刻就地燒燬。爲什麼希姆萊會作這一次視察之行和親自斷然發出這樣重視的命令呢？原因祇有一個——就是紅軍的史大林格勒的勝利。

俄羅斯人在伏爾加河上所施行的打擊顯然是很厲害的，過了幾天，柏林方面第一次考慮到了責任、報仇、清算等等的問題，所以希姆萊親自乘了飛機飛到特烈勃林卡去，命令立刻把他們在離華沙六十公里地方所犯的罪行的痕跡掩滅。俄羅斯人在伏爾加河上向德國人施行的猛烈的打擊引起了這樣的回聲。

起初，燒燬屍首的事情完全弄不好——屍首不肯燃燒；雖然，發見女人的屍體燒得比較旺。曾經化費了大量汽油和其他油類來燒屍首，但是這樣代價太大，而效果卻微乎其微。看樣子，這件事情好像陷於僵局了。但是結果找到了出路。從德國來了一個SS隊員，這是一個年近五十的男子，身坯很結實，是一個專家。那一種專家希特勒政權產生不出？——有殺小孩子的專家，有絞殺人的專家，有建築煤氣室的專家，有科學地有組織地在一天中毀滅幾個大城市的專家。現在又出現了發掘和燒燬數百萬具屍體的專家。

在他領導之下，開始動手設立幾座爐竈。這是一種特別的爐竈，因為無論是盧勃林的火葬場，無論世界上那一個最大的火葬場也不能在短促的時期中燒燬數量這樣大的屍體。蒸汽鑿掘機挖掘了一個溝。這溝長二五〇——三〇〇公尺，闊二〇——二五公尺，深五公尺。溝底上距離相等地全線裝着三排鋼骨水泥柱子，每一根柱子高出底面一〇〇——一二〇公分。這些柱子是作為沿着全溝鋪放的鋼梁的基礎之用的。在這些鋼梁之上橫放着鐵軌，各鐵軌之間的距離為五——七公分。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大爐竈的爐牀。此外，還鋪設了一條從墓坑通抵爐溝的新的狹軌鐵道。不久又建造第二個同樣大小的爐竈，後來

又造了第三個。每一個爐牀可以同時容納三五〇〇——四〇〇〇具屍首。

後來運到了第二架「巴迦爾」——巨型蒸汽鑿掘機，之後不久又到了第三架。工作日日夜夜地進行着。據參加焚燬屍首工作的人們說，這些爐竈像是龐大的火山，熾烈的熱氣能燒焦工作者的臉，噴出的火燄高達八——十公尺，又濃又黑的煙柱一直捲到高空，濃烈沉重地和一動不動地籠罩在空中。附近村子裏的居民每逢夜裏在三四十公里之外也可以看見這火燄高高地升起在那圍住在營四周的松林之上。燒焦的人肉的氣味充滿着所有的鄰近的地方。當風向位在三公里之外的波蘭營那方面吹去的時候，那地方的人常常爲這種難聞的惡臭所窒息。從事這種焚燬屍首的工作的是八百名囚人——這一個工作人員數目超過了任何那一個巨大的冶金工廠的熔鑄爐工場或者馬登式熔鑄爐工場裏的工人數目。這一個龐大非常的工場在八個月中日日夜夜地不斷工作，但是還無法應付這幾百萬具掩埋了的屍體。的確，同時一直還有新的人羣送來受煤毒的死刑，這也增重着爐竈的負荷。

十四 SSS式的幽默

也有從保加利亞開來的列車。SS隊員和巡警們很歡迎這些列車的來到，——這些人受着德國人和當時的保加利亞法西斯政府的欺騙，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運來了大量珍貴的東西，許多好吃的農產品、白麵包。後來又有列車從葛洛德諾和貝洛斯托克開到，再後來則有從發生過暴動的華沙的猶

太區開來的列車，有載着暴動的波蘭農民、工人和兵士的列車開到。還到過一羣來自貝薩拉比亞的吉布賽人，其中約有二百名男子和八百名女子和兒童。這些吉布賽人是步行而來的，他們後面跟來了許多運貨馬車；他們也是受了欺騙，而且這一千人祇在兩名警士警衛之下送來的，甚至連這兩名警士也沒有知道是把這批人送死去的。據說，那些吉布賽女子看見了那所漂亮的「煤氣室」大廈，還高興得拍手，他們到最後一分鐘也沒有猜想到他們將遭遇的命運。這使德國人尤其感到高興。

SS隊員們對於那些來自發生過暴動的華沙的猶太區的人殘忍地加以捉弄。他們從人羣中把女人和孩子分出來，不把他們帶到煤氣室去，而把他們帶到焚燬屍首的地方去。他們強逼那些驚駭得要發瘋的母親們帶領自己的孩子在火光融融的爐牀之間走去。爐牀上的火燄和煙霧中有幾千具奇形怪狀的屍首，他們好像活轉來似的轉側跳躍和痙攣蠕動，死去的孕婦底肚子熾熱得爆裂開來，未出世就被殺害的孩子在裂開的母胎裏燃燒着。這種景象可以使任何心腸最硬的人底理智都要昏迷，不過德國人的打算不能說錯，孩子們投到自己母親身邊去，發瘋地狂叫：「媽，要把我們怎麼樣，燒掉嗎？」母親們竭力想用手掌遮住孩子們的眼睛，這對於身為母親的人所起的影響要強上一百倍。但丁在他的地獄中也沒有見過這樣的景象。

以這樣的遊戲來取樂了一下之後，德國人真的就把孩子燒死了。

這種事情簡直讀起來也會使人感到無限難受。望讀者相信我，——寫起來也不勝難受。也許有人會

問：「爲什麼要寫，爲什麼要回憶這一切呢？」

作家的責任是訴述可怕的事實，讀者的責任是知道這可怕的事實。無論那一個人，假使他避免走過這地方，或者遮住眼睛走過這地方，他就侮蔑了對於死者的紀念。無論那一個人，假使他不知道一切事實，也就無從了解我們神聖的紅軍拚死對抗的是怎樣的敵人，是怎樣的怪物。

「病院」也是重新經過改裝的。從前，病人是被帶到圍着樹枝的那地方後面去的，他們在那邊遇到一個假裝的「醫生」而被殺死了。殺死的老人和病人的屍體則用擔架運到總的墓坑那邊去。現在掘了一個圓的坑穴。坑穴四周，像運動場四周那樣，排着矮凳，離開邊沿這樣的近，以致於坐在矮凳上的人簡直就逼臨在坑穴之上。坑穴的底上設着爐牀，上面燒着屍首。病人和老人送進「病院」之後，就由「護士」們把他們安坐在矮凳上，朝着那以人體構成的篝火。看着這種景象取樂了一番之後，那些食人獸就放槍射擊這些坐着的人的白髮的後腦和彎曲的背：射死和射傷的人都倒在篝火之中。

我們知道德國式的那種呆笨的幽默，但是我們對它的評價向來不高。活在世上的人們中間，有那一個能够想像得出特勒勃林卡的SS式的幽默、SS式的娛樂和SS式的遊戲是怎麼回事。

他們舉行死囚的足球比賽，強逼他們玩「官兵捉強盜」的遊戲，組織死囚的合唱隊，死囚的舞蹈。德國人的宿舍附近設立着一個動物園，籠子裏養着許多最不會傷人的森林裏的野獸——狼、狐，而地球

上所有的最可怕的豬一樣猛獸卻自由自在地坐在白樺樹木凳上聽音樂。他們甚至還爲死囚們寫了一首專門的歌：『特烈勃林卡』，歌中有這樣二行：

“Für uns giebt heute nur Treblinka, Das unser Schicksal ist.” ①

這些渾身血污的人們在臨死之前的幾分鐘中還要被逼着學習合唱愚蠢的感傷的德國歌：

“……Ich brach das Blümlein und schenkte es dem schönsten geliebten Mädchen……” ②

營的總司令在一羣死囚中挑選出了幾個孩子，殺死了他們的父母，給這幾個孩子穿了最好的衣服，給他們吃糖菓，和他們遊戲，後來，過了幾天，這種娛樂他玩得厭了，就命令把這幾個孩子殺死。

主要的娛樂之一乃是強奸和侮辱每一羣死囚中選出來的年輕美貌的婦人與少女。早上，強奸者們自己把她們送進「煤氣室」。希特勒政權的支柱和法西斯德國的驕傲的SS隊員在特烈勃林卡就是這樣取樂的。

這裏應該指出，這些生物完全不是機械地執行別人意志的人。所有的證人都看到這些人有一個共通的特點：愛好作理論的研討和哲理的推究。他們都嗜好向死囚們發表演說，向他們吹法螺，闡釋特烈勃林卡的將來的偉大意義。他們詳盡地闡釋他們自己的人種超過於其他一切人種的優點，他們冗長地議論

①「我們現在祇剩了特烈勃林卡，這我們是命該如此。」

②「我採下一朵小小的花兒，把它送給親愛的美人兒……」

德國的血統、德國的性格，議論德國人的使命。

他們的信仰在希特勒、盧森堡的書中，在郭培爾的小冊子與論文中都有得講述到的。

像上面所描寫的那樣，工作和娛樂了一下之後，他們就像正人君子似的深入睡鄉，連惡夢也不做一個。他們從來不感到良心的痛苦，因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良心。他們做體操，熱烈地注意自己的健康，喝牛奶，而且非常關心自己生活的舒適，他們在自己住宅四周建立圍着柵欄的小庭院、繁盛的花壇和亭臺樓閣。他們常常一年中有幾次休假到德國去，因為長官們認為他們的「工場」是非常有害的，他們關懷地珍惜他們的健康。在家裏的時候，他們高傲地昂着頭，對於自己的工作是不言的，這倒不是因為他們覺得這種工作可恥，而不過是因為他們是嚴守紀律的人，不敢破壞簽過名的證書和莊嚴的誓約。當他們每晚挽着妻子到電影院裏去，轟聲大笑和踏着釘鐵的皮靴作聲的時候，他們和最平常的居民之間的區別是很難分清的，但是這卻是些畜生，的確確是SS畜生。

十五 瘋狂的暴動

一九四三年夏天的時候，這一帶地方非常炎熱。好幾個禮拜沒有雨，沒有雲，沒有風。燒燬屍首的工作進行得熱烈到了頂點。爐竈日日夜夜燃燒了已經近六個月，而燒燬的死人還祇一半多一點點。

做燒燬屍首的工作的囚徒們受不住精神和肉體雙方面的極度痛苦，每天有十五人至二十人自殺。有

許多人故意破壞紀律，找尋死的機會。

「到得一顆子彈，這是奢侈品。」有一個從營裏逃出來的柯蘇夫斯克青年對我說。有人說，註定活在特烈勃林卡比了註定死在特烈勃林卡要可怕許許多多倍。

灰燼都運到營垣後去。德國人動員了胡爾卡村的許多農民，叫他們把灰燼裝載在貨車上，運出去撒在那經過這殺人營而通到波蘭科罰營去的沿路上。受到囚禁的兒童們拿着鏟子均勻地把灰燼分散在路上。有時候，他們在灰燼中發現合金的金幣、合金的牙齒。這些孩子被呼做「黑路上的孩子」。這條路給灰燼染得烏黑了，像一條服喪的黑紗。汽車的輪子特裏特別地在這條路上嚙嚙啐啐地響。當我坐着車子走過這條路的時候，老是聽見車輪底下發出輕輕的哀傷的嚙啐聲，彷彿是怯弱的怨訴。

通過樹林和田野，從這殺人營達到波蘭營去的這一條灰燼的黑紗，彷彿是悲慘地象徵着把那墮在希特勒德國的斧頭之下的各民族結合在一起的可怕的命運。

農民們搬運灰燼從一九四三年春搬到一九四四年夏。每天有二十輛貨車開出來做這件工作，每一輛貨車每天要搬運六次到八次，每次裝載七至八普特^①的灰燼。

德國人強制八百名做燒燬屍首工作的人唱的特烈勃林卡歌中，有幾句是叫囚人們馴順與服從的；爲了做到這一點，答應給他們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小小的幸福」。在特烈勃林卡的地獄生活中真會有幸

①蘇聯的重量單位，合一三·六八公斤。

福的一天，那才怪呢！但是德國人錯了，——不是馴順與服從把這一天贈給特烈勃林卡的死囚的。這一天是英勇大膽的人們的瘋狂所產生的。囚人們產生了暴動的計劃。現在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再可喪失了。他們都成了死囚，他們每天的生活是受難和痛苦。他們都是目擊可怕罪行的證人，沒有一個人會得到德國人的饒恕，「煤氣室」在等待他們大家；工作了幾天之後，也會把他們送到那裏面去，而在另外一羣囚人中再選出新人來頂替他們。祇有幾十個人活了不止幾天和幾小時，而是幾星期和幾月，——那是熟練的工人、木匠、泥水匠，為德國人服務的麵包師、裁縫、理髮師。他們也建立了一個暴動委員會。當然，祇有死囚和祇有充滿着不共戴天之仇而急想報復的人才能籌劃出這樣瘋狂的暴動計劃。他們不消滅特烈勃林卡，誓不逃走。結果他們是把它消滅了。工人宿舍裏開始出現武器了：斧頭、刀、棍子。爲了得到每一把斧頭和刀，他們化了多大的代價，冒了多大的危險！爲了逃避搜查和將它們藏匿到宿舍裏去，需要用多少驚人的忍耐、狡計和手腕。爲了澆灌和放火焚燒營裏的建築物，所以並且貯藏了汽油。這汽油是怎樣積蓄起來和怎麼像蒸發溶化似的消失的呢？爲了做到這一點，是需要超人的努力、緊張的智力和意志、非常的蠻勁的。最後，還掘了一個通到德國人的軍火庫底下的大穴道。這裏也是蠻勁幫助了人，大膽的神明保佑着他們。從軍火庫裏運出了二十個手榴彈，一挺機關槍，幾枝馬槍，幾枝手槍。這一切東西都隱沒在那些陰謀暴動者們掘好的祕密窟裏。參加陰謀的人，五人一隊地分成了好幾隊。龐大而複雜的暴動計劃中，最微細的一切小地方都顧到。每一隊都有精確的任務。每一個機械地精確的任務

都像發瘋似的驚人。第一批人擔任襲擊那些有警察架着機關槍守望的塔。第二批應該突然進攻那些在營中各廣場之間的通路旁徘徊走動的哨兵。第三批進攻裝甲汽車。第四批割斷電話線。第五批攻擊營房。第六批在鐵絲網中打通道路。第七批在防坦克壕上架橋。第八批用汽油澆灌營中的建築物和放火燒燬之。第九批毀壞一切容易毀壞的東西。

甚至於這些計劃逃走的人們的金錢的調度也都預先佈置好。聚集金錢的華沙地方的醫生幾乎毀了全部事業。有一次，隊長發現他的袴袋中可以看見有一厚疊紙幣——這是醫生預備藏到秘密窟中去的某一批金錢。那隊長一面裝做沒有看見什麼，一面卻立刻把這事報告顧爾特·法朗士知道。這當然是一件非常的大事。法朗士親自來審問醫生。他立刻猜疑到事情不妙，究竟死囚們爲什麼要錢呢？法朗士開始自信而從容地審問，地球上再也沒有像他這樣善於拷打的人了。所以他深信，地球上是有沒有人能支持得了他這位有名的顧爾特·法朗士所知道的拷打方法的。但是這位華沙的醫生的機智超過了他。他服了毒。有一個參加暴動人的對我說，在特烈勃林卡，從來沒有這樣的努力想挽救一個人的性命。法朗士顯然感覺到，這垂斃的醫生帶走了一個重要的秘密。但是德國毒藥的效力很可靠，所以秘密仍舊是秘密。

七月底的時候，天氣熱得悶煞人。打開那些墓塚時，像許多大鍋似的發出蒸氣來。刺鼻難聞的惡臭和爐竈的熱氣把人們薰得要死，拖屍首的人都疲乏不堪，他們自己也像死人似的倒到爐牀上去。幾千萬隻飽食過度的蒼蠅在地上爬，在空中嗡嗡地響。屍首燒到了最後十萬具了。

暴動指定在八月二日舉行。放一聲手槍作爲是暴動的信號。成功的旗幟祝福着神聖的事業。空中升起了新的火燄，不是沈重的、充滿着濃煙的燃燒死屍的烈燄，而是鮮豔熾熱的、狂烈的火災的火。營裏的許多建築物着火燒起來了，暴動者們覺得好像太陽也拉開自己的身體，在特烈勃林卡上空燃燒，舉行自由而光榮的祝典。

射擊聲響起來了，被暴動者們佔領的塔上的機關槍開始咯咯地吼叫。榴彈的爆炸聲像真理的鐘聲似的響了。空氣給轟隆隆和辟辟拍拍的聲音震動着，建築物塌毀下去，噓溜溜的子彈聲掩過了屍首上的蒼蠅的嗡嗡聲。晴朗的空中恍動着染有血跡的斧頭。八月二日這一天，特烈勃林卡地獄的土地上流了SS隊員們的惡血，火光炎炎的藍天奏着凱歌和慶祝着復仇的時辰。這裏重演了古代的歷史：自以爲是最優秀人種的代表生物，高聲呼喊“*Achtung, Mützen ab!*”^①的生物，以聽了使人戰慄的統治者的口吻呼喊：“*Alle r-r-r-transport!*”^②叫華沙人走出自己的家而上刑場去的生物，這些生物，當處死幾百萬名婦人孩子的時候，他們對於自己的威力多麼有把握，但是當事情一達到了真正的死鬪的時候，他們竟都哀求苦憐地成爲卑鄙可憐的懦夫了。他們驚慌失措了，他們像耗子似的竄來竄去，他們忘記了像惡魔般地籌劃好的特烈勃林卡的保衛計劃，忘記了預早組織好的能射死一切人的火力，忘記了自己的武器。

① 『注意！脫帽！』

② 『大家出來！』

但是這是否值得談論呢？而且是否會有人對此驚異呢？

過了兩個半月，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薩比布爾殺人工廠裏發生了暴動。這一次暴動是一個名叫薩塞珂的蘇軍俘虜組織的，他是羅斯托夫人，是一個政治指導員。那裏也重演了特烈勃林卡所發生的事，——餓得半死的人們竟應付了數百名染滿了無辜者的血跡的SS隊匪棍。暴動者們依靠那些在營裏的鐵工場中打造的斧頭應付了警衛隊，有許多人的武器是細沙。薩塞珂吩咐預先把沙裝滿在衣袋裏，用它來撒瞎哨兵的眼睛……但是這應該驚異嗎？

當特烈勃林卡燒了起來，暴動者們默默無聲地告別了人民的屍灰，跑到鐵絲網外去之後，四面八方有許多SS隊和警察隊衝來追擊這些逃走的人。幾百頭警犬放出來跟蹤追擊。德國人並且動員了空軍。戰鬪在樹林裏和沼澤上進行，所以在許多暴動者中，能活到我們這一個時候的人很少。

十六 憑弔遺跡

八月二日之後，特烈勃林卡不存在了，德國人燒完了剩下來的屍首，拆毀了石頭建築，卸去了鐵絲網，燒完了暴動者們沒有燒完的木頭營房。炸燬和運走了死亡大廈裏的設備，消滅了爐子，運走了蒸汽鑿掘機，無數巨溝都填了泥土，火車站的建築拆卸得一塊石頭也不剩，最後，路軌也拆去，枕木也運走了。營的領土內種植了羽扇豆，殖民斯特萊賓建築了一所自己的房屋。現在是連這一所房屋也沒有了，

也被燒掉了。德國人爲什麼要做這一切呢？要掩沒特烈勃林卡地獄裏殺人數百萬的痕跡嗎？但是難道這是在做得到的嗎？列車從全歐各地載着死囚開到刑場去的事情是有幾千幾萬證人所知道的，難道能強制這些證人緘口不言嗎？那種死沈沈的火光和煙在空中出現了八個月，幾十個村鎮的居民是日日夜夜看見的，這難道是掩飾得掉的嗎？延續了十三個月的可怕的婦孺的哭聲至今還在胡爾卡村農民的耳朵裏，難道這種哭聲是強制忘得了的嗎？有許多農民曾經從營裏把屍灰運到附近道路上去運了有一年之久，難道能強制這些農民閉口不說嗎？有許多曾經從開創之日起一直至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結束的最後一天爲止在特烈勃林卡屠場上工作的見證人，有許多能够一致而正確地講述每一個SS隊員和警察的情形的見證人，有許多能够一步一步和一時一刻地複述特烈勃林卡日常生活的見證人都還活着，難道能够強制這些見證人閉口不說嗎？現在已經沒有人會對他們嚷叫“Mitzen ab!”了，現在已經沒有人會把他們送到「煤氣室」裏去了。希姆萊現在已經無權控制自己的下手了。他的下手現在低着頭，戰戰兢兢的手指不住拉扯自己上衣的邊沿，嗓音模糊而適度地講述他們那些好像是瘋狂的囁語似的罪行的故事。那佩着史大林格勒獎章的綠緞帶的蘇聯軍官把這些兇手的口供記錄在一張一張的紙上。門口有一個哨兵緊抿着嘴唇站着，他的胸上也佩着史大林格勒獎章，他那給風吹黑的瘦臉很是嚴肅。這是人民公判的臉。在史大林格勒之戰中得勝的軍隊中有一個部隊抵達了華沙城下的特烈勃林卡，難道這不是驚人的象徵嗎？亨

利·希姆萊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感到轉側不安可不是沒有道理的，他飛到特烈勃林卡可不是白來的，他下令建造爐竈焚燬遺跡，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不，他是白忙了一陣！史大林格勒的勝利者到了特烈勃林卡，從伏爾加到維斯杜拉河的路程好像很短。現在特烈勃林卡的土地也不願意做惡人們所爲的罪行的參加者了，它從自己身內挖出希特勒黨徒們企圖藏在它身內的被害者的骨頭和一切的東西。

我們到特烈勃林卡營的時候是九月初，就是在暴動發生那天之後過了十三個月。這屠場工作了十三個月。德國人企圖掩沒該屠場工作的痕跡的活動進行了十三個月。

寂靜。沿鐵道矗立着的松樹的樹梢微微的搖動着。這些松樹，這些沙土，這殘剩於地面的老樹株，就是幾百萬人的眼睛從慢慢兒地馳近月臺的車廂裏望出來所看到的。黑路之上的灰燼和搗碎的殘渣噁噁地輕聲作響。路上德國式般整齊地鋪着染成白色的石子。我們走進營去，走在特烈勃林卡的土地上。羽扇豆的莢殼輕輕一碰就破裂，輕輕地發出爆裂的聲音而自動破裂開來；幾千幾萬顆小豌豆撒得一地。小豌豆掉下的聲音，莢殼裂開的聲音溶進那連續不斷的哀傷而輕微的音樂中去。彷彿，從地下深處裏傳來隱隱約約的送葬的小鐘聲，又悲哀、又豪放、又安靜。土地在腳底下撼動，又鬆又肥，彷彿富足地灌滿了亞蘇油的特烈勃林卡的深不可測的土地，像深海似的波動着。這一個圍着鐵絲網的空地所吞食的人的生命，比了地球上所有的海洋在有人類以來的全部時期中所吞食的還要多。

土地裏吐出搗碎的小骨頭、牙齒、物件、紙，它不願意隱藏祕密。

物件也從爆裂開的土地中，從它沒有痊癒的創口中露出來。這裏是一半腐爛的被害者們的襯衣、褲子、便鞋、發綠的煙匣、手錶的輪盤、削筆刀、剃刀柄、燭臺、飾着紅絨球的童鞋、繡着烏克蘭刺繡的毛巾、花邊的內衣、剪刀、抵針、奶罩、綳帶。後來從地縫裏透露到地面上來的是大量食器：鐵鍋、銅精杯子、茶杯、長柄大鍋、長柄小鍋、小壺、罐頭、調味瓶架、兒童用的小杯子……後來深不可測的腫起的土地中，彷彿有一隻手把德國人掩埋的東西推到世界上來，地面上露出一半腐爛的蘇聯的護照、保加利亞文的記事簿、華沙和維也納的兒童的照相、書法拙劣的孩子寫的信、一本小詩集、抄在一小張黃紙上的祈禱文、德國的物品配給證……到處還有幾百個精工磨琢的裝香水用的小瓶，有綠色的、有粉紅色的、有藍色的……在這一切東西之上有一般難聞的腐臭之氣，無論是火、太陽、雨、雪、風都無法克服它。幾百隻樹林裏的小蒼蠅在一半腐爛的物件、文書和照相上爬行。

我們沿着深不可測的撼動着的特烈勃林卡的土地一直走過去，後來忽然站住了。前面有黃得像燃燒着的銅一樣的波浪形的濃頭髮，這是被踐踏到地底下去的少女的又細又軟的美髮，旁邊還有淡色的捲髮，過去些在淡色的沙土上還有許多沈重的黑辮子，再過去還有許許多多。這大概是一袋，祇有一袋，忘記運走的頭髮中的東西。這一切全是事實！但願這一切是夢的這種最後的怪誕的希望破滅了。羽扇豆的莢殼不住的響着，小豌豆撞擊作聲，好像地底下真的傳出無數小鐘的送葬的鐘聲。而且好像，心立刻將停止跳動了，它給非人類所忍受得了的那種哀傷、那種痛苦、那種悲哀所攫住了。